肉蒲團　一二四

双紅堂
小説
96

第

敘

壺天尺地耳、此中日月別具晶瑩前人握金爲持玉杵痛群人之漆々黒々也於是借三藏西遊事、洪敷汪行、筆々丹砂言々石髓、世人蓬々詡詡、謂此小說奇品、讀至鬧天赫地、美鬼屠妖、筋斗騰四天之下、金箍撞百怪之顱、便貯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科 2028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NOT TO BE REPRODUCED

目凝神、掀髯咋舌、世間有此
孫悟空、神通滑溜、一至於此
余從旁睨之、合掌嘆息曰、佛
佛錯認了、也唐僧那得真經
即此便是迦葉撰文曇花窑
諦、孰讀西遊、何必再誦參同
契也、乃今情隱先生、通身具
眼、百孔飛香、取日膏月汁、燒
成五彩、于萬卷破爛之餘、自

躍自舞、一日拍案大叫、以為
糟粕原屬神奇、迷川即是寶
筏、不必頭上加頭、屋尖添屋、
一笑千金、便是三乘七寶、香
閨繡閫、可全慈室急門、踰垣
即能飛錫、穿穴自會乘杯、睚
眦不尽、確〻真如不二、請謝
勿見的〻戒律無訛、於是捉
筆鏤空、呼蛋布架、寫而為肉

蒲團、施羅大不得於有生之車、發揮之以盜情、隱大有得於無生之理、抒寫之以賊鐵圍高迴、鐵舩無渡、鬧鏁重二何處通霄、一線不是饞鷹搏兔餓虎擒羊、手郵得見金烏東耀玉杵西輝、其夜未央、却被此賊劈個天明地朗、且崑崙為諸山之祖、賽之則更上之孤峰、寂二可投得在皮布袋否也余則進一偈曰、乎賊自竊家寶、孤峯撞碎崑崙、今日雙九焰破、方知賊是家親咦、讀此書者、猶作西遊小說觀、却又是行者騰空相去八萬四千里之外矣

丁酉夏五之望、函陵如二居士敬題、

肉蒲團小說目次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布袋皮寬色鬼好奸雄脅攝人

揃擅路濶寬家債主住相

逢

既一作晩

叢一作藂

肉蒲團小說 一名覺後禪

情痴反正道人編次

情死還魂社友批評

第一回

止淫風借淫說法　談色事就色開端

詞云

黑髮難留朱顏易變人生不比青松名消利息一派落花風悔殺少年不樂風流既放遂衰翁王孫輩聽歌金縷及早戀芳叢　世間真樂地

小令二字一作詞
華一作單

笑来笑去、還數房中、不比蓮華境、歡始愁終、得趣朝ニ燕、爾酣眠處、怕響晨鐘、掙眼看乾坤覆

載一幅大春宮

這一首小令名曰滿庭芳草説人生在世朝ニ劳苦、事ニ愁煩、没有一毫受用处、還羨那太古之世開天闢地的聖人制一件男女交媾之情與人息ニ労苦解ニ愁煩還不至于十分憔悴、照拘儒説来、婦人腰下之物、乃生我之门死我戶、據達者看来人生在世若没有這件東西、只怕頭髮還要早白幾年、壽还要

太監与宦者閹官同
公ニ老公
婆ニ老婆

要畧少幾歲不信但看世間的和尚、有幾个四五十歲髮根不白的、有幾个七八十歲肉身不倒的、或者説和尚、雖然出家、一般也有去路、遠則偷婦人近則狎徒弟、也與俗人一般、不能葆元固本所以没壽、這等請看京裡的太監不但不偷婦人連偷婦人的器械都收拾了、不但不狎徒弟、連狎徒弟的把柄都没有了、論理就該少嫩、一生活上幾百歲纔是為何面上的皺紋更比別人多些、頭上的白髮更比別人早些、名為公ニ実像婆ニ、京師之内、只有掛長壽匾額

的、平人没有起百歲牌坊的内相、可見女色二字原於人無損、只因本草綱目上面、不曾載得這一味、所以没有一定的註解、有說他是養人的、有說他是害人的、若要這刹比驗起來、畢竟還是養人的物事、他的藥性與人參附子相同、而亦更相為用、只是一件人參附子雖是大補之物、只宜長服、不宜多服、只可當藥、不可當飯、若還不論分兩、不拘時変、儘飽吃下去、一般也會傷人、女色的利害与此一般、長服則有陰陽交濟之功、多服則有水火相尅之弊、當藥則有

寛中解鬱之樂、當飯則有傷精耗血之憂、世上的人若曉得把女色當藥、不可太疎、亦不可太密、不可不好、亦不可酷好、未近女色之際、當思曰此藥也、非毒也、胡為懼之、既近女色之際、當思曰此藥也、非飯也、胡為溺之、如此則豈但陽不亢陰不閉、世無亢札之民、亦可使内無怨女、外無曠夫、即于王者之政、亦不為無助矣、只是一件這種藥性与人參附子件〻相同只有出產之処、與取用之法、又有些相反、服藥者不可不知、人參附子是道地者佳、出產者服之無益、

女色這件東西、倒是土産者佳、道地者不惟無益、且能傷人、何謂土産、何謂道地、現在的婦人、自家的妻妾、不用遠求、不消錢買、隨手拈来、就是此之謂土産、任我横眠倒臙、没有阻撓、隨他叩戶敲門、不擔驚恐、既無傷于元氣、且有益于宗祧、交感一番、渾身通泰、豈不謂之養人、艶色出于朱門、喬粧必須綉戶、家雞味淡、不如野鶩新鮮、舊婦色衰、爭似閨雛少艾、此之謂道地、若見此等婦人、眠思夢想、務求必得、初以情挑、継將物贈、或踰墻而赴約、或鑽穴而言私、饒伊色膽如天、到底驚魂似鼠、雖無誰見、似有人来、几流汗少而恐惧汗多、精液通從毛孔洩、兒女情長而英雄氣短、鬢眉常為捉奸髭、試身不測之洲、亙搆非常之禍、暗傷陰陽、顯犯明條、身被殺、無償命之人、妻當存了、猶有失節之事、種種利害、慘不可當、可見世上人于女色二字、断断不可舍近而求遠、揀精而択肥、厭平常而求怪異、做這部小説的人、原具一片婆心、要為世人說法、勸人窒慾、不是勸人縱慾、為人秘淫、不是為人宣淫、看官們不可認錯他的主意、說話

洲一作洌

德

讀四語毛髮俱竦好色者當銘座右

說話的（ヨビヤクル言）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包甕一作窒甕

的你既要使人遏淫窒慾、為甚麽不著一部道學之書、雖持風俗、却做起风流小說来、看官有所不知、但凡移風易俗之法、要像大禹治水一般、因其勢而利導之、則其言易入、近日的人情、怕讀聖經賢傳、喜看稗官野史、就是稗官野史裡面、一一歆聞忠孝節義之事、喜看淫邪誕妄之書、風俗至今、可謂靡蕩極矣、有心世道者、豈可不思挽回、若還箸一部道學之書、勸人為善、莫說要使世上的人將銀錢買了去看、就如好善之家施捨經藏的上般刊刻成書、裝釘成套、賠了帖子送他、不是折了包甕、就是扯了吃烟、那裡肯施捨眼睛去看不看、不如就把色慾之事去歆動他、等他看到津津有味之時、忽然下幾句針砭之語、使他瞿然歎息道、女色之可好如此、豈可不留行樂之身、常遠受用、而為牡丹花下之鬼、務虛名而丢實際乎、又等他看到明彰報應之处、輕輕下一二點化之言、使他幡然大悟道、姦淫之必報如此、豈可不留妻妾之身、自家受用、而為隋珠彈雀之事、借虛錢而還實債乎、思念及此、自然不走邪路、不走邪路自

然夫愛其妻、二敬其夫、周南召南之化不外是矣此
之謂就事論事、以人治人之法不但做稗官野史之
人當用此術、就是經書上的聖賢亦先有行之者不
信但看戰国之時、孟子對齊宣王、纔說王政那宣王
是声色貨利中人王政非其所好只隨口賛一句道、
善哉言乎孟子道、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宣王道寡
人有疾寡人好貨孟子就把公劉好貨一段、做人家
的話去、引進他宣王、又道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他說
到這一句已甘心做桀紂之君只當寫个不行王政

的回帖了、若把個導學先生、就要正顔厲色規諫他
道、色荒之事、從古帝王莫有規箴庶人好色則亡身
大夫好色則失位、諸侯好色則失国天子好色則亡
天下宣王若聞此言、就使口中不說心上畢竟回覆
他道、這等寡人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用先生不着了、
誰想孟子却不如此反把大王好色一段風流佳說
法的住他、使他聽得與致勃然住手不得想太王在
走馬避難之時、尚帶着姜女則其生平好色一刻離
不得婦人可知如此淫蕩之君、豈有不喪身亡國之

如此看書真是必然之理却従来讀書人都未経道破

理。他却有个好色之法、使一国的男子都带着婦人避難。大王與姜女行楽之時、一国的男子婦人也在那边行楽、這便是陽春有脚、天地無私的主化了、誰人不感頌他、還敢道他的不是、宣王聽到此処、自然心安意肯、去行王政、不復再推寡人有疾、不然焉知他不又把寡人好酒寡人好氣的套話来諌遜的番。孟子這段機権、真是火裡生蓮的、看官買去當経史讀、不可作小説観、凡遇叫看官処、不是釘砭之諦、就是點化之言、須要留心體認、其餘形容交媾之情墓

道来包甕吃烟者皆橄欖書也橄欖初吃時苦回味好

寫房幃之楽、不與近于淫褻、總是要引人看到収場処、纔知結果、纔識警戒、不然就是一部橄欖書、後来縱有回味、其如入口酸齒、人不肯咀嚼何、我這番形容摹寫之詞、只當把棗肉裹着橄欖引他吃到回味處也、莫厭攤頭絮繁、本事下回便見、

評

這部小説慧看極矣、吾知書成之後、普天之下無一人不買、無一人不讀、所不買不讀者、惟道學先生耳、然而真道學先生未有不買不讀者、

獨有一種假道學、要以方正、欺人不敢買去讀耳、抑又有說、彼雖不敢自買、未必不債人代買、雖不敢明讀、未必不背人私讀耳

第二回

老頭陀空張皮布袋　小居士愛坐肉蒲團

詩云

慾海微茫似不深　却同弱水比浮沈
饒伊輕似蜻蜓翼　點着波痕没處尋

話說、元朝致和年間、括蒼山中有一個頭陀、法名正一、道號孤峰、他原是處州郡學一個噪名諸生、只因性帶善根、生下來弥月之時、在襁褓之中、不住的咿〻唔〻、就像學生背書一般、父母不解其故、有個行脚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僧、上門抄化、見丫鬟抱在手中、似啼非啼、似笑非笑、僧人側耳聽之、說他念的、是楞嚴大藏真經、此子乃高僧轉世、就向他父母乞為弟子、父母以為妖言、不信、大來教他攻習舉業、雖則一覽數行、過目成誦、怎麼功名之事、非其所願、屢次棄儒學佛、俱被父母痛懲而止、不得已出來應試、齒髫就入泮、入泮就幇補、及至父母亡後、他待三年服闋、將万金家產盡散與族人、自己縫一個大皮袋、袋盛了木魚經藏等物、落去頭髮竟入山修行、知道的稱為孤峯長老、不知道的只呼他做皮布袋和尚、他的修行与無僧不同、不但酒肉淫邪之事戒得甚堅、就對僧家本等事業之中也、有三戒、那三戒

不慕緣　不講經　不住名山

人問他為甚麼不慕緣、他道學佛之事、大抵要從苦行入門、須不住的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使饑寒之慮日迫、饑寒之慮日迫、則淫慾之念不生、淫慾之念不生、則穢濁日去、清淨日來、久之自然成佛、連經也可以不必念、况也可以不必持也、若還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終日靠着施主拿來供養、腹飽則思閒步、體煖

筋

請看三種議論有隻字經人道過否即此便知作者是何的襟是何見解豈作說之人哉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嚱一作幟

前事一作前車

則愛安眠、間步而見可慾安眠即成夢想無論學佛不成種〻落地獄之事、不求而自至矣我所以自食其力戒不募緣人問他為甚麽不講經他道經嚱上的言語、是佛菩薩說出來的、除非還是佛菩薩纔解得出其餘俗口講經猶如痴人說夢經一番詮釋多一番支離、當初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夫以中國之人讀中國之書尚且不敢求其甚解況以中国之人讀外國之書而可妄加翻訳乎我不敢求為佛菩薩之功臣倶免為佛菩薩之罪人而已以此知愚守拙戒不講經人又問他為何不住名山他道修行之人須要不見可欲使心不乱天下可欲之事不獨在聲色貨利之中、就是適體之清風娛情之皓月悅耳之禽鳥可口之薇蕨一切可愛可戀使人依徊不能去者皆是可欲一居勝地便有山靈水怪引我尋詩便人撇不下當年筆墨月姉風姨攪人入定使我坐不安子夜蒲團所以入名山讀書者學業不成入名山學道者名根難淨況且那一処名山沒有燒香的女子随喜的仕官、月明柳翠之事乃前事也我所以撇

寫

活游地獄則死入天堂乃僧家至理今之為僧者皆享盡天堂之福欲他日

了名利来住荒山不過要使耳目之前無可沾帯的意思聞者深服其言以為從古高僧取末発他只因有此三戒不求名而名日彰遠近之人發心皈依者甚無他却不肯輕收弟子要察他果有善根絶無塵念者方纔剃度畧有一毫信不過使拒絶不收所以出家多年徒弟甚少獨自一個在山凹之旁構幾間茅屋耕田而食汲泉而飲〇一副対聯貼在屋柱上道

學佛無安樂身須活遊遍一十八層地獄

參禪非容易事向已坐破幾千百个蒲團

即此一聯便見他生平的苦行一日秋風蕭瑟木脱蟲吟和尚清晨起来掃了门前的落葉模了佛前的淨水裝香已畢放下蒲團就在中堂打坐偶然忘乃閉關忽有一女弁書生帶兩個家僮走進門来那書生的儀表生得

神如秋水態若春雲貌抓潘安腰同沈約面不傳粉而白皙有如婦人唇未塗脂而紅骴究同处女眉長能過目體弱不勝衣戴一頂漆黑縐

紗中雅称面龐如冠玉穿一軸鮮紅刻絲履怪移
脚步似凌雲
這是他直身的俊俏合体的風流還不過言其大概
若把他五官四肢逐件形容起来就做幾十節賦幾
百首賛也還還摹抓不盡別的雖然秀麗還與人相去
不遠猶有那雙眼睛更覺生得異樣忘見他異様有
西江月詞為証
西睃細如織玉雙眸湛比寒晶瞳人黑白太分
明光焰常流不定　遇見男兒似白一逢女子

看一作着
字一說法

偏青常嫌阮籍欠多情不作紅顏水鏡
這種眼睛就是世上人的所說的色眼有色眼之人大
約不喜正觀偏思邪視別処用不着惟有偷看女子
極是專門他又不消近身隨你隔幾十丈路只消把
眼光一瞬便知好醜遇着好的就把眼色一丟那婦
人若是正氣的低頭而過不看到他臉上来這眼色
就丟在空處了若還世上有色眼婦人有男子一樣
毛病的那边丟来這边丟去眼角上遞下情書就鬧文
不得了所以不論男子婦人但生下這種眼睛就不

送坐一作叙坐

是吉祥之兆喪名敗節皆由于此看官們的尊目若有類此的不可不慎披時這書生走進门來対佛像拜了四拜對和尚也拜了四拜起来立在旁边端然不動和尚起先在入定之時不便回禮直待完了工課方纔走下薄團也深深回了四拜送坐已定就開口問其姓名書生道弟子乃遠方之人世遊蘇淅中別号未央生聞得師父乃一代高僧兩间活佛故此齋戒沐浴前来拜仰說話的你方纔說和尚問其姓名他為何不稱名不道姓却說起別号来看官要記

得元末之時士風說異凡是讀書人不喜稱名道姓俱以別號相呼故此人都另有個表德有稱為某生的有稱為某子的有稱為某道人的大約少年者稱生中年者稱子老年者稱道人那表德的字眼也各有所義或是情之所鍾或是性之所近隨所二字以命名只要自己明白不必人人共曉書生只因性耽女色不喜日而喜夜又不喜後半夜而喜前半夜見詩經上有夜如何其夜未央的兩句故此斷章取義名為未央生當時和尚見他稱譽太過媿不敢當回

了幾句謙遜的話其時尾鐺之中齋飯已熟和尚見
他徒步遠来必然饑餓就留他吃了晨齋兩个对坐
談禪機鋒甚合原来未央生性極聪明不但精研举
業凡三教九流之書無不流覧這禅機裡面別人千
言万語參不透的他只消和尚提頭一句就徹底了
然和尚口中不說心上躊躕道好個有知識的男子
只怪造化賦形有錯為何把一副學佛的心胸配一
個作孽的相貌我看他形容察他举止分明是个大
色鬼若不把他收入皮布袋中将来必致鑽穴踰墻

擒一作擣

釀禍閨閫天地间不知多少婦人受其淫毒我今日
不見則已見了擒亂之人而不為與生弭乱非慈悲
之道也即便他孽根已固不可動移我亦自盡其心
而已就对他道貧僧自從立心度世以来這雙眼睛
閲人多矣那此愚夫愚婦不肯向善的固不足道就
是走来參禅的學士聽法的宰官也都是皆门外漢
大抵悟禅与悟道是兩種聪明悟道易悟禅難
在傳教中闻一知十的走到佛教中来只好闻一知二
誰想賢居士竟有如許早明以此學禅不數年可登三

早明一作英明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姓岳名鵬挙
謚武穆

筆一作第

証一作證

昧人生在世易得者是形体難得者是性靈易過者是時光難過者是劫數居士帯了作佛的資性来不可走到思魅路上去何不秉此朝氣未散之時割除愛慾遯入空門負僧雖是俗骨凡胎猶堪作他山之石果能発此大願力証此大因果百年以後上可配享子僧伽下亦不致聽命于閻刹居士以為何如未央生回覆道弟子逃禅之念蓄之已久將来少不得要帰此法門只是弟子尚有二願未酬難于擺脱如今年紀尚幼且待回去畢了二事安享數年不枉為

人一世到那時節然後来摩頂皈依未為晩也和尚道請問居士有那二願莫非是要筆名天府下酧所學立功異域上報朝廷麽未央生揺頭道不是功名二字雖是讀書人分内事然而必得者少不得者多當初劉蕡也曾下第李白亦平登科即有必中之才也須必中之命弟子豈能自司其命乎就是建功立業也有个大數若還天不容你建功人不許你立業縱有岳武穆之忠関雲長之義只好自盡其心自乗其身而已豈能必其有濟于国家這些名利関頭弟

說性一作訛性

子倒看得破所願不在于此和和尚道這等居士所願者畢竟是何叓未央生道弟子所願者乃是自己力量做得来自己心上信得過不是妄想不是難得的事不瞞師父說弟子讀書的說性聞道的悟性行文的筆性都是最上一流當今這些名士不過是勉强記誦移東換西做幾篇窓稿刻一部詩文就要樹幟詞壇縱横一世了揔弟子看来都是些假借要做真名士畢竟要讀盡天下異書交盡天下奇士遊盡天下名山然後退居一室著書立言傳于後世幸而掛名西榜也替朝廷做些事業而一之禍不齊老子牖下亦不失為千古之人故此弟子心上有私語二句道

要做世間第一個才子

初尚道這是弟一句了那弟二句呢未央生正待開口又後吞声却像怕和尚笑他不好說出的意思和尚道弟二句居士既然怕講待貧僧替說了罷未央生道弟子心上的事師父那裡說得出和尚道且待貧僧說来若還不是情願受罰只是說着了居士不

要假推不是未央生道師父若説得着不但是菩薩又是神仙了正要求你指引迷途豈敢遁辞推託和尚不慌不忙從容説道

要娶天下第一位佳人

未央生聽了不覺目睁口呆定了半晌方纔陪笑道師父真異人也這兩句私語是弟子心上終日念的師父竟像聽見的一般一口就猜着了和尚道豈不聞人間私語天聞若雷乎未央生道論起理来情慾之言不該對着法座講只是師父説到此処弟子不敢不以實告不瞞師父説弟子道心尚淺慾念方深從古以来佳人才子四个字再分不開有了才子定該有佳人作對有了佳人定該有才子成雙當今絶色佳人弟子常不曾見常見畧有幾分姿色的婦人都配着醜陋男子不能不為紅顔抱恨弟子的才華且不必説就是相貌也不差時常引鏡自照就是潘安衞玠生在今時弟子也不肯多讓天既生這等一个男人豈不生那般一个女子相配如今世上若没有佳人則已倘或有之求佳偶者非弟子而誰故此

瞞 暗 横本反

陪笑二字一作笑陪

全一作生

蹺丘妖反企

弟子年過二十尚未定親見不肯辜負才貌的意思待弟子回去覓着佳人成了配偶生一子以継宗祧那時節良願已酧無復他想不但自己回頭亦將勸化室人同登彼岸師父以為何如和尚聽了半晌不言冷笑一声方纔回覆道這等説来居士的念頭一毫不差只是全人造物的天公忒太有些不是若把一副醜陋形骸付與居士居士具一點不昧之靈或者反能歸于正果所以古来之人常有癩疾瘋症手折脚蹺因受天刑而成仙作佛者就是這種道理居士是因賦形之時天公忒驕縦了些就如父母愛子一般幼小之時惟恐損傷皮肉惱壞性情不忍打他一下罵他一句兒子大来只説皮肉性情是天地生成的父母養就的必無損壞之日所以任意去為非作歹犯下罪来受官府之鞭笞遭朝廷之刑戮方恨父母驕縦太過致有今日這副細嫩皮肉嬌傲性情不是好祥瑞也居士因你的相貌是第一個才子就要去尋第一位佳人無論佳人可得不可得就便得了一位只恐這位佳人他額角上不曾註写第一的

請問自向禪以来
隨你那一位高僧
說法那一部小說
勸人有如此明白
透徹使人喜聽
樂從否即欲不
以奇書目之其
可得乎

兩個字你見了強似他的又要翻起業来那好似這一位的佳人若與居士一般生性不旹輕易嫁人要等另一个才子的居士還好聚来作妾万一有了良人居士何以處之若断了妄想依舊不曾聚得另一位佳人若要千方百計求遂所願則種〻墮地獄之事從此出矣居士還是要墮地獄乎上天堂乎若甘心墮地獄只管去尋另一位佳人若還要上天堂請收拾了那些妄念来跟老和尚出家来央生道師父起先的話都說得津〻有味只是天堂地獄四个字未免有些落套不似高僧之言叅禅的道理不過是要自恬本末便身子立在不生不滅之處便是佛了豈真有天堂可上乎即便有些風流罪過亦不過玷辱名教而已豈真有地獄可墮乎和尚道為善者上天堂作悪者墮地獄果然是兩句套話只是你們讀書人事〻俱可脫套惟有修身立行之事那些舊套子一毫也脫不得無論天堂地獄明〻不爽即使設有天堂不可不以天堂為向善之階即使没有地獄不可不以地獄為作悪之戒你既然厭聞套話我且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有一作是

去了將来的陰報来說現在的陽報只是說来說去少不得又有套話起頭古語二句道

我不淫人妻　人不淫我婦

這兩句是從来極陳極腐極平常的套語了只是也上貪淫好色之人不曾有一個脱得套去淫人妻者妻亦為人所淫汚人女者女亦為人所汚若要脱套只除非不姦不淫則已若要姦淫少不得要被套話說着居士還是要脱套乎要入套乎若要入套只管去尋第一位佳人若要脱套請收拾了那些妄念来

跟先和尚出家未央生道師父這些言語極講得透徹只是為愚蒙者說法不得不講个尽情使他聽得毛骨竦然纔知警戒若對我輩說理恐亦不必如此天公立法雖嚴行法亦未嘗不恕姦淫必報者雖多姦淫不報者亦未嘗不少若還挨家逐戸去訪緝姦淫淫人妻女者亦使其妻女償人淫債則天公亦甚藜矣總之巡環之道報施之理大概不爽為不善者不可不知這就是勸化的大題目了何必如此膠柱

和尚道照居士這等誤来世上的姦淫亦有不報的

麽只怕天公立法並不曾使人漏網或者居士的耳目忠學署有使人漏網處拟貪僧看来淫人妻女而不報者古今並沒有一個書史所載俗口相傳者盈千累万我出家受戒之人不使出之于口居士請誠思之但是淫人妻女是得便宜的事旹対人說故知道的多妻女被淫是失便宜的事不旹対人說故知道的少內中還有妻瞞其夫女瞞其父連自家也不知道還說莫淫之報必無此事直到蓋棺之後方信古語不誣到那時節這句了悟的話又対人說不出

不同一作[illegible]向

起一作把

知

了無論莫了人的妻女總以妻女償人淫債只莫淫之念一動此時妻女之心不知不覺也就有許多妄念生出来了譬如自家的妻子生得醜陋不同與他交媾之時不十分起興心上想着日間所見的標致女子起妻子權當了他自取其樂焉如此時妻子心上不嫌丈夫醜陋想着日間所見的標致男子地丈夫權當了他自取其樂此等事家家有之人人有之雖無損于氷霜之操頗有傷于匪石之心亦男子好淫之報也举心動念尚且如此何况身入其室體獻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其膚而鬼神不見造物不嗔使其妻子為完名全節之婦乎貪僧這些言語都不是套話居士以為然否未央生道極講得入理只是一件還要請問師父有妻有女者淫了人的妻女還有妻女相報倘若是個無妻無妾的光棍沒兒沒女的獨夫淫了人的妻女〻了人的女把甚麼去還債這天公的法度也就行不去了還有一說一人之妻女有限天下之女色無窮辟如自家只有一兩個妻妾一兩個兒女卻淫了天下無限的婦人即使妻女壞事也就本少利多了天

公將何以處之和尚見他說到此処知道是塊頑石椎移不動的了只得用個半放半收之法就對他道居士談鋒甚利貪僧媿不敢當只是這種道理說無憑直待做出來方見明白居士請回待娶了佳人之後從肉蒲團上參諸出來方有實際貪僧自此以後不敢再饒舌矣只是一件居士有超凡入聖之具登峯造極之資貪僧實不忍捨萬一到豁然大悟之後還要來恵顧貪僧商量歸路不要因貪僧之言不華而中相見無顏竟自割絕了貪僧從明日起終朝

廣笨粗率宋
書王徵傳字

域目而得說罷裁半幅殘紙提起筆来寫五言四句的一首偈道

請拋皮布袋　去坐肉蒲團
須及生時悔　休嗟已蓋棺

將来折做幾折遞与他道袞笨頭陀不識忌諱偈語雖然太激実出一片婆心屈居士留之以為後日之驗說完立起身来竟像要送他的意思未央生知道見絕不便留連又重他是個高僧不敢悖ニ而去只下無限的婦人即使妻女壞事也就本少利多了海涵他日重来尚祈收納說罷依舊跪下来拜了四拜和尚也一般回礼送他出門又叮嚀了幾句方纔分別和尚的出処此回已盡後面只說未央生迷戀女色之事不復再敘孤峯矣要識高僧結果直到末回始見

評

未央生是一本戲文的正生孤峯乃末脚也但人執筆定將未央生說起引孤峯作過客此是小說家正派此獨首敘孤峯極其詳悉使觀者疑

孤峯後来或有淫行誰料却太不然直到打坐參禅忘記閨門處綫露出正意来使人捉摸不定此從来小説之變体乃作者爾畫窠臼处即使他人用此法又必使題旨錯乱頭緒紛然使觀者不弁誰賓誰主此獨眉眼分明使人看到入題处使自了然末後数語又提清線索不復難為觀者真老手也水滸而外未見其傳有謂與金餅伯仲者無乃淮陰洿灌乎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NOT TO BE REPRODUC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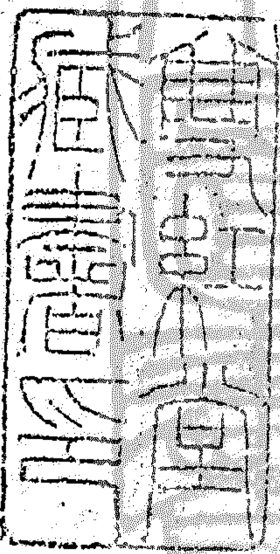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閙花叢

三四回

双紅堂
小説
96(2)

唧々音職衆声
噥々音冬多言 不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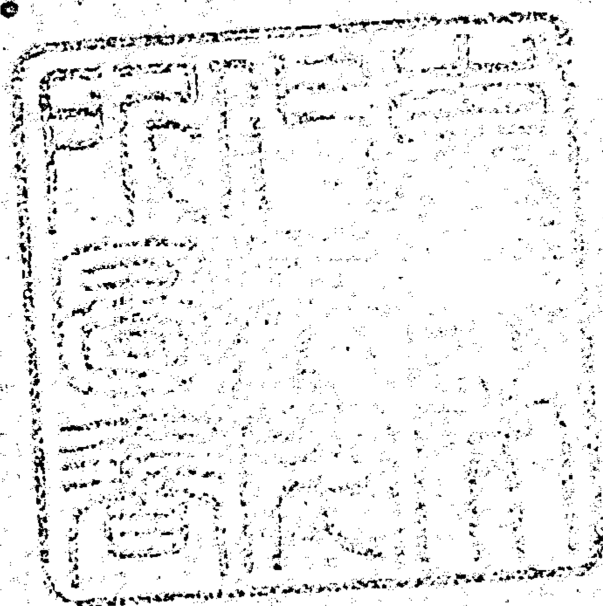
第三回

道學翁錯配風流婿、端莊女情移輕薄郎、

詩云

婦性從來總善淫、却非無自啓邪心、
枕邊不說崔家事、墻外誰挑卓氏琴、
情劇莫從堂上演、靡詞少向閨中吟、
休言野史傷風化、悟到頭來字々金、

却說未央生自從別了孤峯一路唧々噥々的埋怨道、好沒來頭我二十多歲的人一朶鮮花終開就要



2028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NOT TO BE REPRODUCED

敎人削髮修行去尋苦吃世上那有這樣不情的人我今日之來不過因他是由名士出家胸中定有些不同的見解要領畧他些禪機好助我的文思誰想竟受他許多怠慢口裡的刻薄也勾得緊了還做一首烏龜偈贈人敎人當得起當不起一個七尺昂藏的丈夫若做了官還要治天下管萬民難道自家一個妻子管不下等他做出別樣事來不成我如今偏要與他拗一拗不遇著好婦人就罷了倘遇著好婦人決不當面錯過畧做幾樁風流罪犯拚得把自家

閨門放緊些且看哏那個男人來討得債去不是誇嘴說隨你甚麽婦人嫁了我這樣標致丈夫就有別個男子引誘他只怕也看不上眼了那失節之事料得定是沒有的他方纔那一首偈論理就該扯碎了丢還他只是以後相見要塞他那張毒口沒有憑據我且留在這邊且看他後來見了悔過不悔過思量已定就將偈語搓作一團塞在衣帶之中回到家裡分付幾个伴當各路去傳諭媒婆要尋世間第一位佳人他原是个閥閱之家又兼有潘安之貌子建之

古板一作古怪

木那一个男子不願得他為壻那一個婦人不願得他為夫自從傳諭之後日々有幾起媒妁尋他說親小戶人家任憑他上門去相從頭看到脚底若是大戶人家要顧惜体面的或是約在寺院之中或是訂在荒郊之外兩下相逢以有心作為無意一般相得分明惹了多少婦人回去害相思他却一个也看不上眼有個媒人對他道這等看來別的女子都不是你的對頭只有鐵扉道人的小姐名字叫做玉香方纔配得你上只是他父親古板定不肯使人相你又定要相這椿事又是做不來的了未央生道他為何叫做鐵扉道人你為何見得他小姐標致既然標致人為何不肯使人見面媒人道這個老者是通縣有名的宿儒做人極其孤介家中有田有地無求於人生平沒有一個朋友獨自一個坐在家裡讀書隨你甚麼人去敲門他只是不開有一個貴客慕他的名不遠百里走去訪他敲了半日門莫說不開連答應也不答應那貴客沒奈何只得題詩一首寫在門上而去中間有兩句道

但知高士蓬為戸　誰料先生鐵作扉

他後來見了詩句道鐵扉兩字甚覺新異又且道得不差就把他做了別號叫做鐵扉道人生平沒有兒子止得一女生得如花似玉我們做媒的眼睛見千見万再不曾見有強似他的又且讀了一肚書都是父親所教提起筆來隨你詩詞歌賦沒有一件做不出他家的閨門極是嚴緊又不走去燒香又不出來看會長了一十六歲不曾出頭露面至于三姑三婆飛不進門一發不消說了只有那一日老者立在門前見我走過叫住問道你莫非是做媒的麼我應道正是他就把我引到家中指著女兒對我道這是我的小姐要招个像樣的女壻當兒子養老你可留心替我訪視我就把相公說上他道我也聞得他的才名但不知德行何如我又道相公少年老成毫無破綻只是一件他要親眼相一相纔肯下聘小姐這樣才貌自然是中意的但不知可肯容他上門他聽到此處就放下臉來道胡說只有楊州人家養的瘦馬肯與人相那有正經女兒許男子見面之理我見他

說了這一句就不好再講別話竟自出門來了故此知道這頭親事定做不成未央生聽了這些言語心上躊躕道我如今上無父母下無兄弟孤身一人明日娶了妻子靠那一個拘管就是自己行監坐守難道沒有出門的時節這老兄的心性如此那齊家的法度不問可知我若贅在他家不消我去堤防他自家的女兒自然會照管我就出門一世也不妨了那有這樣湊巧的事只是不相一相究竟不放心媒人的口那裡信得就對他道照你說來親事是極相當的畢竟求你生个法子使我窺見些影响只要大段不差也就罷了媒人道這個斷々不能你若不信只好去求籤問數卜之于神該做就做不該做就罷那鐵扉裡面定然是鑽不進的未央生道也說得是我有個朋友請仙判事極其靈驗待我請他回來判斷過了然後回你的話媒人答應而去未央生到了次日齊戒沐浴把請仙的朋友延至家中焚香誓首已畢就低聲禱祝道弟子不為別事止因鐵扉道人之女名為玉香聞得他姿容絕世要娶為妻但屬耳

聞未曾目擊所以請命于大仙如今所問也不在婦德之貞淫也不在女工之巧拙就是子息有無自有定數也不必預曉單問他容貌何如若是姿色果然好弟子就與他聯姻稍有不然即行謝絶伏望大仙明白坦易指引迷途勿示糢糊之言使弟子參詳不出祝完又拜四拜起來扶住仙鸞聽其揮寫果然畫出一首詩道

紅粉叢中第一人　不須疑鬼復疑神
只愁艶冶將淫誨　邪正關頭好問津

右其一

未央生見了這一首心上思量道這等看來姿色是好的了只是後面二句明白說他冶容誨淫難道這个女子已被人破了瓜去不成詩後既有其一二字畢竟還有一首且看後作何如只見仙鸞停了一會又寫出四句道

婦女貞淫總不差　但須男子善齊家
閉門不使青蠅入　何處飛來玉上瑕

右其二

回道人題

未央生見了回道人三字、知道是呂純陽的別號、心上歡喜道、此公于酒色二字、極是在行、他說好、畢竟是好的了、後面一首又破我心上之疑、可見此女原未破瓜、不過要我著意隄防的意思、有那樣古板丈人替我拘管、斷然沒事、後面兩句道、閉門不使青蠅入、何處飛來玉上瑕、也明明說他鐵扉之中無人鑽得進的意思、不必再疑惑了、就望空拜謝了純陽、叫人喚媒婆來、分付說、仙詩判得甚好、如今不消相得、你竟去說親罷了、媒人甚喜、走到鐵扉道人家、把未央生求親的意思、傳述一遍、道人道、他起先要上門相親、就是个重色不重德的人了、輕薄可知、我要招个有品有行的女婿、不要這等務外的人、那媒婆要趁媒錢、只得千方百計把巧話去回護、說他要相的意思、不是為色、只怕舉止輕佻、沒有福相、後來做不得夫人、如今訪得府上的閨訓甚嚴、小姐的閨德又備、故此心安意肯、特地央我來求親、道人見他說得近理、就許了親事、約定吉日過門、完姻、未央生雖然

太一作丸

人一作又

聽了媒人的話、信了仙詩之言、只因不曾相得、到底有些狐疑、直到成親之夜、拜堂已畢、同入綉房、定睛細看、方纔喜个不了、怎見得新人的好処、有新詞一首為証、

人窈窕、渾身滿面都堆俏、都堆俏、愁容可掬、顰眉難效、還愁不是新人料、腰肢太細如何抱、如何抱、如何抱、柔如無骨、將人驚靠、

右調憶秦娥

怎見得新郎與新人成親的樂処、也有新詞一首、為証、

羞郎一作差郎

星眸合処羞郎盻、枕上桃花歌兩瓣、多方欲閉口脂香、都被舌攻唇已綻、嬌啼歇処情何限、酥胸已透風流汗、眸開四目互相看、兩心熱似紅爐炭、

右調玉樓春

却說玉香小姐的容貌、真是天下無雙、人間第一、無可憎嫌的了、只是一件姿貌雖然有餘、風情未免不足、還有一二分不中丈夫之意、只因平日在家父訓

既嚴母儀、又肅耳不聞淫声、目不睹邪色、所讀之書、不是列女傳、就是女孝經、上面所說的話、都與未央生心事相反、所以言動舉止、未免有乃父之風、丈夫替他起个混名、叫做女道學、對他說一句調情的話、就滿面通紅、起來走了開去、未央生極喜日間幹事、好看婦人的陰物、以助淫興、有幾次扯他脫褲、他就高声大喊、却像強姦他的一般、只得罷了、夜間幹事、雖然也委曲承當、只是察他的意思、都是無可奈何的光景、但見其苦、不覺其樂、與他行方的套數、只好

行些中庸之道、不肯標新取異、要做隔山取火、就說犯了背夫之嫌、要他倒澆蠟燭、又說倒了夫綱之體、就是勉強要抬他兩脚上肩、也費許多拔山舉鼎之力、至于快活頭上、莫說不肯叫死叫活、助男子的軍威、就喚他幾聲心肝痒肉、也像啞婦一般、不肯答應、未央生甚以為苦、心上思量道、可惜一个絕色女子、沒有一毫生動之趣、猶如泥塑木雕睡在身邊、有何樂處、我如今沒奈何、只得用些陶養的工夫、變化他出來、就到書畫鋪中、買一副絕精絕巧的春宮冊子、

是本朝學士趙子昂的手筆、共有三十六幅、取唐詩上三十六宮、都是春的意思、拿回去、放在綉閣之中、好與玉香小姐一同翻閱、使他知道男女交媾之事、不是一端、其中有千變萬化、生發出來以備閨房之樂、可見往常那些套數、不是我創造出來的、古之人先有行之者、現有程文墨卷、在此、取來証驗、起初拿到之時、玉香不知就裡只說不是山水定是花卉、接到手中、就揭開細看只見開卷兩頁、寫著四个大字道、

漢宮遺照、

玉香思量、漢宮之中、有許多賢妃淑媛、一定是些遺像、且看是怎生一班相貌、就做得那様好事出來、及至揭到第三頁、只見一個男子、摟著一個婦人、精赤條々在假山石上幹事、就不覺面紅耳赤、發起性來道、這等不祥之物、是從那裡取來的、放在這邊、玷污閨閫、快叫丫鬟拿去燒了、未央生一把扯住道、這是一件古董、價值百金、我問朋友借來看的、你若賠得百金起、只管拿去燒、若賠不起、好々放在這邊、待我

把玩一兩日、拿去還他、玉香道、看此名畫法帖以陶養性情、這樣没正經的東西、看他何用、未央生道若是没正經的事、那個畫工也不去畫他、那个板藏的人、也不肯出重價去買他了、只因是開天闢地以來第一樁正經事、所以文人墨士、拿來繪以丹青、裱以綾絹、賣于書畫之肆、藏于翰墨之林、使後面的人知所取法、不然陰陽交感之理、漸々淪没、將來必致夫棄其妻々背其夫、生々之道盡絶、直弄到人無噍類而後止、我今日借來不但自己翻閲也要使娘子知道這種道理、纔好受胎懷孕、生兒育女、不致為道學令尊所悞、使我夫妻兩口後來没有結果的意思、娘子怎麼發起惱來、玉香道、我不信這樁勾當是正經事、若是正經事、當初立法的古人、何不教人明明白白在日間對著人做、為何定在更深夜靜之時暗室屋漏之處、瞞了衆人、就像做賊一般纔行這樁勾當、即此觀之、就可見不是正經事了、未央生笑道、這等說來怪不得娘子、都是你令尊不是、把你關在家中、不見天日、没有一个在行的女伴對你說々風

情、所以孤陋寡聞、不曉人事、只說普天下的男子、只有我一个風流、普天下的女人、都像你一般道學、日間不做此事、定要到夜裡纔動彈的、竟不曉得世上的夫妻、那一對不在日裡幹事、那一遭幹事、不是明公正氣使人知道的、我且問你、若還男子婦人、日裡不行房、這畫〻之人、怎麼曉得這些套數、怎麼描寫得這樣肖神、就像活的一般、使人一看就動興起來、玉香道、這等我家父母、一般也是夫妻、為甚麼不在日間做事、未央生道、請問娘子怎見得令尊令堂不

在日間做事、玉香道、他們若做、我畢竟撞着、為何生長一十六歲、並不曾撞着一次、莫說眼睛不曾看見、就是耳朶也不曾聽見、未央生大笑道、好懞懂婦人、這樁事、只有兒子看見不得、女兒聽見不得、除了兒女、其余的丫鬟使婢、那一个不看見、那一個不聽見、他們要做這樁事、畢竟待你不在面前、把門閂了、然後上場、若被你看見、就怕引動春心、思想男子、生出鬱病來了、故此瞞着你做、娘子不信、請問你母親房裡的丫鬟、說他兩个日裡幹事不幹事、玉香想了一

會道他們日裡也常關門睡覺或者是幹此事也不可知只是羞人答答的你看了我我看了你如何做得出未央生道日裡行房比夜間的快活實加十倍其間妙處正在我看了你你看了我纔覺得動興世間只有兩種夫妻斷不可在日間幹事除了兩種夫妻斷不可不在日間幹事玉香道那兩種夫妻未央生道

醜陋丈夫標致妻子此一種也

醜陋妻子標致丈夫此一種也

玉香問道為何這兩種人日間做不得事未央生道做這樁事全要你愛我我愛你精神血脈彼此相交方纔會快活若是妻子身上生得肌膚雪白又嬌又嫩就像美玉琢成的一般丈夫把他衣服脫了摟在懷中一面看一面幹自然興高十倍那腰下之物不覺又堅又硬又大了只是女子看了男人就像鬼魅一般身上的皮肉又黑又麤穿了衣服還不覺得此時脫了醜態露盡一毫掩飾不來況與雪白的肌膚相映八分醜陋的就覺有十二分妻子看了豈

醜陋男子切記

切記

講

不憎嫌、心上既然憎嫌、就要形于詞色、男子看見、不知不覺、堅硬的也軟了、廣大的也細了、快活事不曾做(不)得、反討一場沒趣、不如在夜裡行房、還可以藏拙、這是摽致妻子與醜陋丈夫幹事的樣子、那摽致丈夫與醜陋妻子行房的情弊、也與此一般、不消再說、我以說天地之間、只有兩種夫妻不可日間幹事、若是我和你這樣夫妻、白對白、紅對紅、嬌嫩對嬌嫩、若不在日間取樂、顯一顯肌膚、終日鑽在被窩裡面、暗中摸索、可不埋沒了一生、與醜陋夫妻何異、娘子不信、我和你試一試看、比夜間的趣味何如、玉香聽到此處、不覺有些醒悟、口裡雖然不肯、心上却要順從、但覺兩腮之上、紅暈漸生、眉目之間、騷容已露、未央生心上道、有些意思來了、本待就下手、只是此女慾心初動、飢渴未深、若就把甜頭到他、譬如饑漢見了飲食、信口直吞、不知咀嚼、究竟沒有實際、我且熬他一熬、急他一急、然後同他上場、就扯一把大師交椅、自己坐了、扯他坐在懷中、揭開春宮冊子、一幅一幅指與他看、那副冊子、又與別的春意不同、每一幅

實際一作奚所

上、前半頁是春宮、後半頁、是題跋、那題跋的話、前幾句是解釋畫上的情形、後幾句是贊嘆畫工的好處、都是名人筆蹟、未央生教他設身処地存想裡面的神情、將來纔好摹倣、就一面看一面念與他聽道、

第一幅乃縱蝶尋芳之勢、

跋云

女子坐太湖石上、兩足分開、男子以玉麈投入陰中、左掏右摸、以探花心、此時男子婦人、倶在入手之初、未逢佳境、故眉眼開張、與尋

春宮妙者甚多如此題跋得未曾有眞名筆也

常面目、不甚相遠也、

第二幅乃教蜂釀蜜之勢、

跋云

女子仰臥錦褥之上、兩手著實、兩股懸空、以迎玉麈、使男子識花心所在、不知妄投、此時女子的神情、近于饑渇、男子的面目、似于張惶、使觀者代為著急、乃畫工作惡処也、

第三幅乃迷鳥林之勢、

跋云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女子歛眠綉榻之上、雙足朝天、以兩手攀住男人兩股、往下直搗、似乎佳境已入、唯恐復迷、兩下正在用工之時、精神勃々、眞有筆飛墨舞之妙也、

第四幅乃餓馬奔槽之勢、

跋云

女子正眠榻上、兩手纏抱男子、有如束縛之形、男子以肩承其雙足、玉塵盡入陰中、不留纖毫余地、此時男子婦人俱在將丟未丟之時、眼欲閉而尚睁、舌將吞而復吐、兩種面目一樣神情、眞化工之筆也、

第五幅乃雙龍鬬倦之勢、

跋云

婦人之頭、歛于枕側、兩手貼伏、其軟如綿、男子之頭、又歛于婦人頸側、渾身貼伏、亦軟如綿、乃已丟之後、香魂欲去、好夢將來、動極返靜之狀、但婦人雙足未下、尚在男子肩臂之間、猶有一線生動之意、不然竟像一對已斃

之人使觀者悟其妙境有同棺共穴之思也
玉香看到此處不覺淫興大發矜持不來未央生又
翻過一頁正要指與他看玉香就把冊子一推立起
身來道甚麽好書看得人不自在起來你自已看我
要去睡了未央生抱住道心肝還有好光景在後面
一發看完了同你去睡玉香道難道明朝沒有日子
定要今日看完未央生知道他急了就摟住親嘴住
常親嘴把舌頭送過去他的牙門還緊閉不開若要
他伸過來一發不能勾了做過一月夫妻還不知舌
長舌短此番纔靠朱唇那尖而且嫩的舌頭不知不
覺已度過兩重牙門來了未央生道心肝我和你不
消上床就把這大師椅當了假山石照冊頁上的光
景摹擬一番何如玉香故意惱起來道那豈是人幹
的事未央生道果然不是人幹的事乃神仙幹的事
我和你權做一刻神仙就伸手解他的褲帶玉香口
雖不允手却允了搭在未央生肩上再不去阻撓未
央生把褲子脫下只見褲襠之中濕了一大塊乃看
畫之時淫水灠出的原故未央生把自家褲子也脫

了、扯他坐在椅上、兩脚分開、將玉麈插入陰中、然後脫他上身的衣服、為甚麼起先不由下而上、直到脫褲之後纔解上衣、要曉得未央生是个老在行、若先脫他上面的衣服、他心上雖然著急、外面還覺怕羞、畢竟有許多做作、且把要害処據了、其餘的地方、自然不勞而定、這就是行兵裡面擒王擣穴的道理、玉香果然不出所料、聽憑他鬆金訓解絲縧除了脚上褶褲不脫、其餘衫裙抹胸等件、一概卸得精光、為甚麼渾身衣服都脫了、只留褶褲不脫、要曉得婦人身

千古風流當推作者為第一其余談風月者猶弋阳戲子唱崑腔不過其鼓板耳

上的衣服、件々去得、惟有褶褲去不得、這是甚麼原故、那褶褲裡面就是脚帶、婦人裹脚之時、只顧下面齊整、上邊一段未免參差不齊、沒有十分好處、況且三寸金蓮、畢竟要一雙淩波小襪罩在上面、纔覺有趣、不然就是朶無葉之花、不耐看了、所以未央生得竅、只除這件不脫、替他脫完之後、把自己身上的衣服、也盡皆卸去、不留一絲、然後大整旗鎗、分開一雙小脚、架在椅上、挺起玉麈、向陰中左掏右摸、也像第一幅春宮尋覓花心的光景、掏摸了一會、玉香就把

搼

玉香可謂善學古者

刁頸

兩手、伸直、抵住了交椅、漸〻把陰戶湊將上來、迎合玉麈、玉麈往左、以左承之、玉麈往右、以右承之、忽然抵著一処、覺得裡面有些不同、似酸非酸、似癢非癢使人當不得、又使人離不得的光景、就對未央生道如今只是這樣罷了、不要左搠右搠、〻壞了人、未央生知道、花心已得、就依了他併力只攻一處、不去聲東擊西、漸〻放出手段來、由淺而深、由慢而緊、提了數百挺、只見玉香的雙手不覺來在身子後面、攀住兩股、往下直搗、竟不知是那裡來的力氣、起先一出、

是有意摹倣春宮、這些光景都是無心暗合、不知其然而然、連春宮上的神情、却像還有摹寫不到処、未央生、也伸手去、攀他兩股、要做个旗鼓相當、不想已浸在波濤洶湧之中、其滑如油、無可措手処、心上思量道、此女淫興已極、論理還該刁頸他一番、只是一頭一次開葷、須要等他吃个儘飽、待嘗著滋味之後、便好用養鷹之法了、就把雙足提起、放在肩上、以兩手抱住纖腰、盡根直抵、此時玉麈更覺麄大、塞滿陰中、不見有一絲空隙、又提了數百提、只見他星眼將朦、

雲鬟欲墜、却像要睡的光景、未央生撲兩撲道、心肝我知道你要來了、這椅子上難為人、到床上去完事罷、玉香正在要緊頭上、恐怕走上床去、未免要取出玉麈來、把快活事打斷了、況且此時手酸脚軟、動彈不得、要走也走 不上床、見他說這一句、只是閉了雙眼、搖頭不應、未央生道、心肝你莫非走不動麼、玉香把頭點一點、未央生道、我捨不得、心肝走、抱你上去、就是竟把兩雙手、緊緊摟住纖腰、口裡含了絳舌、抱將起來、玉麈留在陰中、並不抽出、還一邊行走、一邊抽送、做个走馬看花的出數、到了床邊、把玉香放倒、帶橫睡著、取枕頭襯在腰間、架起雙足、從頭幹起、再抽數百餘抽、玉香忽然叫起來道、心肝我要不好了、說得這一句、把手緊緊摟住、未央生口裡哼々嘖々、就像大病之人、要絕命的一般、未央生知道陰精已至、把玉麈頂住花心、兩脚懸空、用力一揉、也陪他洩了、兩个抱住睡了一刻時辰、玉香醒轉來道、心肝我方纔死了去、你知道麼、未央生道我怎麼不知道、這不叫做死、叫做丟、玉香道、怎麼叫做丟、未央生道、男有陽

精女有陰精、幹到快活盡頭處、那精就來了、將來未來之時、渾身的皮肉連骨頭一齊酥麻起來、昏〻沉〻、竟像睡去的一般、那精纔得洩、這就是丟了、方纔那春宮第五幅就是這个摸樣你看過了、難道還不省得、玉香道、照你這等說、丟過之後還會活轉來、竟是不死的麼、未央生道、男子與婦人幹一次、丟一次、還有陰精來得快的婦人、男子丟一次、他丟幾十次的、這叫做快活、那裡會死、玉香道、照像這樣快活、就死也情愿、何况不死、這等我以後日〻要丟

夜〻要丟了、未央生大笑道、何如我勸你不差麼、這副春宮冊子、可是件寶貝麼、玉香道果然是件寶貝、若買來放置家裡、時常看〻也好、只怕那朋友要來取去、未央生道、那是哄你的話、其實是我自己買的、玉香聽了、喜不自勝、兩个說完、起來穿了衣服、再看春宮、看到興高之処、重新又幹、夫婦二人、從這一日起、分外相投、愈加恩愛、玉香自看春宮之後、道學變做風流、夜間行房不行中庸之道、單喜標新取異、蠟燭也肯倒澆、隔山也容取火、那三寸金蓮、竟要擱在

在

丈夫肩上、過夜要放他下來、反要費些拔山舉鼎之力了、至于幹事的騷声助興的狂態漸々在行、一發不消說得、未央生要助他淫興、又到書舖中、買了許多風月之書、如綉榻野史、如意君傳痴婆子傳之類共有一二十種裝釘成套、放在案頭、任他翻閱、把以前所讀之書、盡行東之高閣、惟恐他棄新温故、又要露出道學本色來、他夫婦二口的枕席之歡、眞是琴瑟不是喻其和、鐘鼓不能鳴其樂、就画三百六十幅春宮、也還描寫他不盡、後人有詞一首、單說他夫妻二人、看春宮的樂處詞云、

疊坐綉窓前、斜倚香肩、揭開冊子共留連、始信合歡非隱事、今古相傳、 个々髩雲、偏鳳倒鸞顛金蓮十對九朝天、願學画中人到老、夜々神仙、

右調賣花聲

未央生至此可謂樂之極矣、只是一件、夫婦裡面、雖然極是和諧、翁婿之間甚覺有些不合、為甚麼原故、只因鐵扉道人是个古執君子、喜的是質朴、惱的是繁華、忌說的是風流、愛講的是道學、自從未央生入贅

之夜見他衣服炫麗、舉動輕浮、心上就覺有些懊悔歎一口氣道、此子華而不實、必非有成之器、吾女失所歸矣、只是聘礼已收、朱陳已結、不可改移也、只得將錯就錯、等他成了新事、要待成親之後、以嚴父勾居、把他磨鍊出來、做个方正之士、所以詞色之間毫不假借、莫說言語外錯、做事差池、定要訶叱他、敎訓他、說是行起坐臥之間、稍有不端正處、定要聒絮一番、古語道得好、

江山易改、秉性難易、

未央生少年心性、又兼父母早亡、不曾有大人拘束過的、那裡受得這般磨難、幾次要與他相抗、只怕妻子心上不安、有妨琴瑟之樂、沒奈何只得隱忍、忍到後來、忍不過了、心上思量道、我當初不過慕他女兒姿色、因他不肯遣嫁、定要招人、我所以屈志來就他、又不是貧窮之人、沒穿少吃、希圖丈人家產業來招布袋的、如何竟把太山勢來壓我、他那樣一个腐儒、我不去變化他、也勾了、他反要變化起我來、况且我這等一个風流才子、將來正要做些竊玉偷香膾炙

人口的事、難道靠他一个女兒、就勾了我終身大事、不成都像這等拘管起來、一步路也不許乱走、一句話也不容多說、若還做出件分外事來、倒不問我一个死罪、我如今仔細思量、與他拗又拗不得、忍又忍不過、只有一著、除非把女兒交託與他、只說要出門遊學、且往別處走走、如今世上第一位佳人、已被我娶著了、倘若遇見第二位、縱不能勾娶他、便做幾夜露水夫妻了、〻夙緣也是好的、主意定了、要先對玉香說過、然後請問丈人、又怕玉香貪枕枕席之歡、不放他去、若先受他一番阻撓、就不好再對丈人說了、只得瞞了玉香、背後與丈人商議道、小壻僻處山邑、孤陋寡聞、上少明師、下無益友、所以學問沒有長進之日、功名絕無到手之期、如今心上要拜別岳父、遊藝四方、使眼界畧寬胸襟稍大、但見有明師益友之處、就在那邊下帷、遇了場期、就到省中應試、或者博得一科兩榜、也不枉岳父招贅一場、不知可容小壻出去、鐵扉道人道、你在我家做了半年女壻、只有這一句話纔堪入耳、往常說的、都是些浪子之言、你肯

離家讀書、是極學好極向上的事了、我為甚麼不肯、
未央生道、岳父雖然見允、只怕令愛怪小壻寡情、新
婚未幾、就要遠出、如今照小壻的意思、只說出自岳
父之心、非干小壻之事、若是如此、方纔沒有牽滞、可
以率意徑行、道人道、極說得是、兩个人商量定了、道
人當著女兒、勸未央生出門遊學、未央生故意不肯、
道人正顔厲色、苦說一番、未央生方纔依命、玉香正
在得趣之時、忽然聽得丈夫要去、就像小孩子要斷
乳一般、那裡苦得過、少不得把行客餞了、又餞贐了

又贐、連出門以後的欠帳、都要預支了去、未央生也
曉得長途寂寞、一時未必有婦人到手、儘著力量奉
承、就像辦酒席的一般、雖然是為客而設、也落得自
家奉陪、一連幾夜的綢繆、眞是別人替他說不出、只
好夫妻兩口自家知道而已、未央生臨行之時、要留
一个伴當在家中給薪水、只因鐵扉道人是个酸嗇
主子、平素捨不得閒飯養家人、所以一門之中、只有
新丁三口、與兩个丫鬟、是妻家隨奩來的、此外並無
義僕、故此未央生要留下一個、就把往常隨身的小

子、都吽來立在丈人面前、聽他揀擇、誰想鐵扉道人、一个也不中意、為甚麼不中意、只因未央生平日是水陸竝進的、女色也好、男風也好、身邊所用的管家、沒有二十以外之人、不是梳油頭的俊僕就是穿華服的狡童、鐵扉道人心上、常要勸女壻逐去的、如今見說要他揀擇、心上躊躕道、家中薪水之僕、其實原少、一个只是女壻出門之後、女兒在家獨処、豈可容此妖冶之僮在門内出入、薪水事小閨門事大、斷不可貽悔于將來、對未央生道、這些游手靠閒之人只有你用得著我家無所用之、你都帶去、我若要人用、自然會討薪水之事、不消你記掛、未央生見他言詞峻絶、不敢强留、又怕他性子堅吝、不肯另討、只得留下幾兩買僕之資、將原舊家僮盡帶隨身而去、這一回、是未央生初配佳人的始末、此後奇遇尚多、靜聽各回分解

評

說道理勸人、使聽者毛髮俱竦、說情慾動人、又令觀者神魂俱蕩、不知者以道鼠兩端為作者

病。殊不知委曲動人处。正是刻意動人处。但思玉香未看春宮以前。是何等正氣。女子既觀覽以後。是何等淫態。婦人負淫貫賤。判于頃刻之間。皆男子導淫之過也。為丈夫者可不慎歟。

第四回

宿荒郵客心悲寂寞。消長夜戲口説風情。

詩曰

道学先生談道学。風流子弟説風流。
一般都要知音聽。不是知音話不投。

未央生別了丈人妻子。出門游学。信足所之。没有一定的方向。只要有標致婦人的所在。就是他安身立命之鄉。每過一府一縣。定要住幾月。他是个少年名士。平日極考得起。又喜結社。刻的文字最多。千里以

外。凡是讀書人沒有一个不知道他的所以到一処
就有一処明友拉他入社他把作文會文當了末着、
只有尋訪佳人之事是他第一件正經每日清晨起
來不論大街小巷定去巡歷一遍所見的都是尋常
女子。再不見有天姿国色他心上想的是這一件口
裡念頭的也就是這一件無論行起坐臥不住的嘍
聒道難道這樣好所在就沒个看得的婦人這兩句
話莫說在別処念不住口就上一次毛坑也少不得
說上幾遍起先還在沒人的去処自己嘟噥後來竟
成了慣相不管遇着生人熟客隨口就念出來那些
讀書朋友背後都叫他色痴一日在个荒郊旅店之
中。兩个隨身伴當一齊生起病來動身不得要出門
走走又沒个跟隨的人怕婦人家見了不像體面獨
自一个坐在下処甚覺無聊正在愁悶之際只見隔
壁房裡有个同下的客人走過來道相公獨坐在此
未免寂寞小人有壺酒在那边若不棄嫌請過去同
飲一杯何如未知先生道萍水相逢怎好奉擾要知
此人除非待小弟作東那人道被閱得讀書人是極喜

肮髒的相公為何這等拘執自古道四海之内皆兄弟又道人生何処不相逢小人雖是个下賤之人也極喜結交朋友只是相公前程遠大不敢高攀如今同在旅店之中也是難逢難遇就屈坐一坐何妨未央生正在悶極之時巴不得扯人講話又見他意思來得真誠就應允了同他過去他把未央生送在上面坐上自己坐在旁辺未央生再三不肯扯他對坐両个說了幾句閒話方說各問姓名未央生把自己的別號說了也問他是何尊稱那客人道相公讀書人纔有別號小人是个俗子那有這樣斯文表德只有个混名叫做賽崑崙數百里內外爲說起來人都曉得的未央生道這个尊称來得異樣爲何取這三个字那人道若說起來只恐相公要害怕就不害怕也要走開去不屑与小人對飲了未央生道小弟也是个豪侠之人不羈之士随你神仙鬼怪立在面前也不怕的至于貴賤賢愚一發不論豈不聞孟嘗門下有鷄鳴狗盜之雄荊軻游于燕市嘗与狗屠醵飲只要意氣相投有甚麽不屑賽崑崙道這等就不妨

奇峯突兀

真說了小人平日乃是个做賊的慣能飛墻走壁隨
你賊主人家有幾十丈的高樓幾百層的厚壁我只
除非不去就罷了若去尋他不消費些乙气力就直
入他卧榻之中把東西席捲出來不到兩二更也不
便他知道人說當初有个崑崙奴飛入郭令公府中
盜取紅綃出來他一生一世不過做得一次我不知
做了幾百次故此把我呼做賽崑崙未央生大驚道
你既然久做此事又出了名人乙都曉得難道不犯
出來賽崑崙道若犯出來就不爲豪傑了自古道拿
賊拿贓乙拿不着我就自己對他說他也不敢奈何
我這遠近的人設有一个不奉承我的惟恐得罪了
我乙要算計他我却也有些義气生平有五不偷未
央生道那五不偷賽崑崙道

凶不偷。 吉不偷。 相熟不偷。 偷過不偷

不提防不偷

未央生道這五種名目就未得有意思了請逐件說
一說看賽崑崙道人家若有顛沛之事或是生病或
是居喪或是有甚麼飛災奇禍他正在急頭之中我

賊中菩薩

賊中神道

若再去偷他就如火上添油他一發當不起了我所以不去人家有喜事或是娶妻嫁女或是生子壽誕或是起造搬移他正在吉慶頭上我若去偷他々生此賊物不至緊便他没有好綵頭將来做事就蹭蹬了我所以不去那一向不相識的人我知道他々不知道我或是知道我不屑与我相𠕂的我去偷他這不為過若過是終日相見拱手作揖的人去偷了他他就不疑我々見了他也覺得有些慚愧譬如我方緣請你吃酒你若拒絶我不来就是个驕傲之人把

賊中俠士

把住一作使他

我不放在眼裡了随你住在那裡将来也放你不過你如今依然過来又肯与我対坐這樣有趣的人我難道还好偷你不成那財主人家金銀多不過不當有人偷過的我去下顧一次只當抻他个抽豐何為之過若偷過一遍得了甜頭只管去騷擾他就是个貪得無厭之人了這樣事我也不做那起心中胆的人家朝々慮賊夜々防賊口裡不住的説賊他以不肖之心待我々就以不肖之心待他偷他這把住他知道我的見識高似他的容易料不著有得把賊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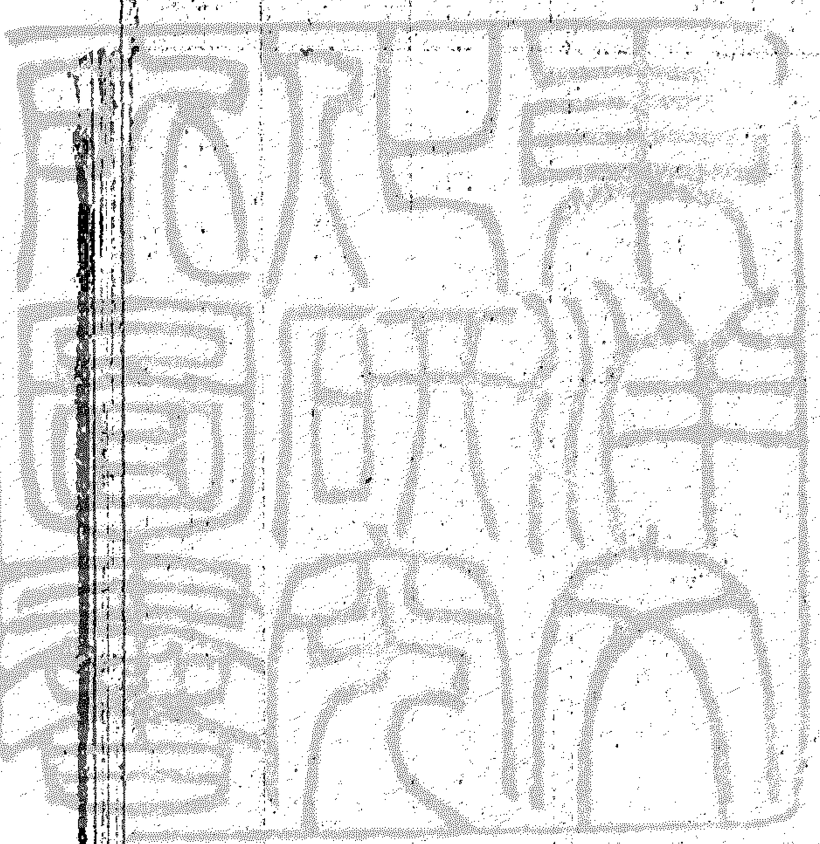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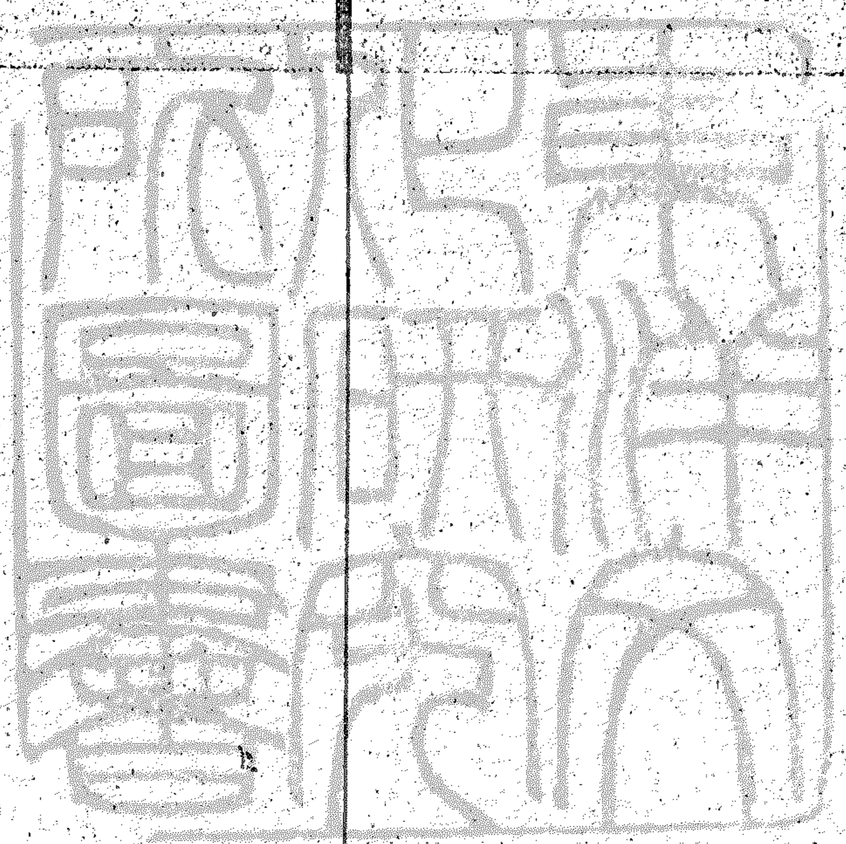
倘来一作身外

賊中豪傑

輕了。若是實胎大度之家、知道錢財是倘来之物、要
便手人偷去些、或是大門忘了不閉、或是房門設而
不閉、我若去偷他、就是個欺軟怕硬的人、真所謂鼠
竊狗偷、乃先師柳盜跖恥而不為之事、我豈肯做他、
這就叫做立不偷、是我生年得力的、所立遠近之人
見我有這些好处、所以明知我是賊、不以賊待我、明
知我做賊、不以賊防我、耳心与我相处、不以為玷辱、
我自己也說設有甚麼玷辱他、如今相云、若还不棄、
就在這裡拜个弟兄、以後有用着小人处、不嘗效勞、

近来讀書人所行之事皆賊所不屑為者倘大世界不但無人亦且無賊奈何

就是死也肯替、不像你們讀書人結拜的盟兄盟弟
有好事就来相幇、一見有患難、就推辭不管、這樣人
是我輩不屑做的、未央生聽他以前的話、不住的把
頭乱點、心上嘆息道、不意盜賊之中竟有這般豪傑、
我若同他相与、別处还用不着、倘若遇了絕世佳人、
如紅綃紅拂之類、在高门大宅之中、或是消息不通、
相遇或是身子不能出入、我就把他當了崑崙、何等
不便、今日相遇、或者是我該有奇緣、天使異人相助、
也不可知、思量到此、不覺手舞足蹈起来、後来聽說

要同他結拜心上就有些躊躇起來口裡雖應道知
此極好只是答應的光景不見十分踴躍賽崑崙知
道他意思就開口道相公口裡決了心上還未曾決
莫非怕有連累處麼無論小人的本事高強做賊的
事斷然不犯就是犯了些些來死便自家死決不攀扯
每事之人相公丕消多慮了未央生見他說破机關又
觧了疑慮就滿口應承不敢推就兩个人各些吩咐
辦了三牲祭礼寫些年誌生月就在店中歃血為盟
誓同生死賽崑崙年長未央生年幼叙了兄弟之称

兩个又同享祭餘吃到半夜杯盤狼藉要分别了各
房而睡未央生道兩处睡了大家都寂寞不如同在
小弟床上抵足談心消此長夜何如賽崑崙道也說
得是兩个人就把衣服脫了同床合被而睡未央生
未睡以前因与他飲酒說話没有閒暇士夫意把往
常念頭的言語丢了一日此時酒吃完了話講住了
纔爬上床還不曾睡倒就露些慣相来把那兩句話
一連說了几遍賽崑崙道據致婦人那一处没有覓
弟為何道這兩句莫非不曾娶弟婦要往各处求親

麽先生道男婦是娶過了只是一个男子怎麽滿
得一个婦人相処到老畢竟在妻子之外還要別尋
幾个換々眼睛終好不瞞長兄說小弟的心性是極
喜風流的富貴功名将來唾手可得都不放在心上
如今只有這樁事着緊此畨出來雖然以游学為名
都是為訪女色走過了許多州縣看見的婦人不是
塗脂挂粉粧飾他漆黑的肌膚就是戴翠頂珠遮蓋
他焦黄的頭髮那裡有一個本色婦人不消打扮自
然標致的所以小弟看厭了不住把這兩句放在口

頭發洩我牢騷不平之気賽崑崙道賢弟說着了天
下好婦人决不使人見面使人見面的决不是好婦
人且莫說良家子女就是娼妓裡面除非是極醜極
陋沒人愛的方談（談一作肯）出來倚门賣笑畧有幾分声價的
就坐在家中等人去訪他就去訪他還要推三阻四
直待請上幾遍方纔出來何况好人家兒女大人家
妻妾昔立在门前使人覷看你等要曉得當今之世
有好婦人沒有好婦人只除非來問我未央生聽見
這一句不覺昂起頭來道這又奇得長兄又不在風

月塲中着脚為何曉得這椿事賽崑崙道我雖不在
風月塲中着脚那風月塲中的事只有我眼睛看得
分明耳朶聽得多那就是當局的人也只好得其大
概罷了這些細微節目他那裡知道未央生道這是
甚麽原故賽崑崙道請問天下標致的女子還是富
貴人家多貧賤人家多未央生道自然是富貴人家
多了貧賤人家那裡討得起賽崑崙又道這等富貴
人家的標致女子還是臉上搽了脂粉身上穿了衣
服纔看得仔細還是臉去了脂粉脱去了衣服纔看
得仔細未央生道自然是洗脱去了纔見本色若臉
上有脂粉身上有衣服那裡辨得出賽崑崙道這等
就明白了我們做賊的人那貧賤人家自然不去去
走動的畢竟是珠翠成行綺羅作隊的去處自然看
見得多了去的時節又不在日裡定在更深漏靜之
時他或是脱了衣服坐在月明之下或是閑了帳幕
睡在燈影之中我怕他不曾睡着不敢收拾東西畢
竟要躲在暗處把這雙眼睛釘在他身上看他响不
响動不動直待他睡着了方纔動手所以那一刻時

面

底極看得仔細不但眉眼面龐體態肌膚一毫沒有躱閃總是那牝户之高低陰氣之多寡也都看得明明白白這數百里內外財主做官的人家那个婦人生得好那个婦人生得不好都在我肚裡你若要做這樁事只消來同我來央先生起先還在被窩之中側着耳朵聽他講話及至說到此処就不覺露出胸膛赤了脚蹬坐起來道有理大人家女子隨你甚麽人不得見就見也看不分明惟有你們相得到今日若不講起我手常時錯過這等還有一說你看了那樣

打手銃 独淫

標致的婦人那樣豐滿的陰物萬一動起興來難捨不定都怎麽必養出爺道起先女子的時節初見這種光景也熬不住常在背地之中對着婦人打手銃只當与他幹事一般後来見得多了也就不以為意看着陰户就像尋常動用的家伙一毫不覺得動情只是見他与丈夫幹起事來口裡哼哼嘖嘖陰中唧唧作响那時節未免又有些動興起來央先生見他說到至好処雖然坐在床上捫去不這還怕隔之三尺路聽不親切就摟轉身子瞭到一頭去聽書富

崙道你若不嫌褻瀆待我把耳聞目見的事說一兩樁使你知道我做賊之人是風月塞中的細作烟花路上的功曹不是个蠢然無知之物風流兩个字不曉得怎麽樣寫的未央生道妙極若得如此眞是与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了快請來賽崑崙道我生平看見的事也多不過從那裡說起如今隨你問一件來我就說一件罷了未央生道也說得是這等婦人裡面還是喜幹的多不喜幹的多賽崑崙道自然是喜幹的多了却一般也有不喜幹的大約一百个之中只有一兩个不喜幹其餘都是喜幹的只是這喜幹的裡面也有兩種有心上喜幹口裡就說要幹的有心上喜幹故意做那不要幹的光景待丈夫強他上場然後露出本相來的這兩種婦人倒是前面一種好打發我起先在暗處見他催丈夫幹事不顧羞恥只說是个極淫之婦通宵不厭的了誰想抽不上幾下就丟一丟之後也就精神倦怠想睡覺隨丈夫幹也罷不幹也罷不去扯扯拽拽使丈夫幹不得懶惰有心上要幹假說不要幹的婦人極難相

千古奇文

說我曾去偷一家見丈夫扯妻子幹事妻子只是不肯丈夫爬上身去又推下來丈夫只說果然不要幹竟呼呼的睡着了那婦人故意把身子翻來覆去要碍他醒來見碍他不醒又把手去搖他誰想丈夫睡到好處再不得醒他就高声喊起來道房裡有賊若把別个做賊的就要被他赫走了我知道他不是喊賊是要驚醒丈夫好起來幹事的意思果然不出所料只見丈夫赫醒之後他又把巧話支吾道方纔是猫捉老鼠跳一下响我誤聽了只說是賊其实不

挨

相干就把丈夫緊々摟住將牝戸在陽物旁边挨々擦々丈夫終動起興來上身去幹起先抽送的時節還勉強熬住不露聲抽到幾百抽上終漸々哼噯起來下面的流水流个不住等丈夫幹一會歇一會耐事个不住幹到半夜丈夫丢了他的騷興正發着他意思好不難過又不好教丈夫再幹只得掩声做氣部像有病的光景教丈夫摸胸揉肚不容他睡丈夫磨不過只得又爬上身從頭幹起一直幹到鷄鳴方纔歇息累我守了一夜正要收拾東西天又明了

字怕空字

只得潛身而出竟不曾偷得他所以聽得這種婦人、極難相似未央生道這便是了請問婦人幹事的時節還是會浪的多不會浪的多賽崑崙道那自然是會浪的多了都一般也有不會浪的大約十个之中有一兩个不會浪其餘都是會浪的只是婦人口裡有三種浪法口氣相同声音各別這些光景有我們聽得清楚那幹事的男子反不知道未央生問那三種賽崑崙道初幹的時節還不曾快活心上不要浪外面假浪起來好等丈夫動興這種声氣原聽得

出大約口裡呼喊身子不動嘴裡出來的字眼是清々楚々不混雜的幹到快活的時節心上也浪口裡也浪連一身的五官四股都浪起來這種声氣也聽得出只嘴裡出來的字眼是糊々塗々上氣不接下氣的到那快活不過精神倦了手腳軟了要浪々不出這種声気在喉嚨裡面不在口舌之間就有些聽不出了倒是這聽不出的所在使聽的人當不起我曾偷一家見他丈夫兩个幹事起先亂顛亂聳、响声如雷我外面聽了、心上一毫不動幹到後面、那婦人不响

了

不動、竟像被男子入死一般、我又側着耳朶、走到
近処去聽、只是喉嚨裡面噫々呀々、似説話非説話、
似嘆氣非嘆氣、我聽了那種光景、知道他快活極了、
不覺淫興大動、渾身酸癢、又不曾打手銃、那精竟自
也流出来、所以曉得婦人口裡又有這一種淫法、未
央生聽到此処、就像有个極淫的婦人在他耳朶跟
前浪的一般、也就渾身酸癢起来、那多時不洩的陽
精、不知不覺竟流了一席、還要問他別的話、不想天
也大明、兩个起来梳洗、也畢依旧対坐談心、少不得

是這些説話、説着有時倦怠、聽者再不厭煩、兩个綢
繆数日、交情愈如蜜了、未央生就對他道、小弟自出
門以後、也見了許多婦人、竟没有一个入眼、只説當
今之世、没有佳人、據長兄説起来、所見甚多、不止一
次、小弟生平以女色為性命、如今得遇長兄、可謂三
生有幸了、若不以心事相託、豈不當面錯過、要求長
兄把見過的婦人裡面、揀弟一个摽致的、生个法子、
使小弟經一經眼、若果然是絶色、不瞞長兄説、小弟
的賬、造是有紅鸞照命的生平一見了婦人、我不去

賊中亞賢

尋他々自然會來尋我、到那時節求長兄題个神通成其好事、焉知賽崑崙不就是崑崙再世、助小弟作青千牛手、賽崑崙搖頭道、這个使不得、方兄生平有偷過不偷之戒、偷過他一次、連財物尚不忍再偷、何況千有関名節的婦人女子、只好從今以後留心訪你尋訪來到人家、見在標致婦人、就不必偷他的財物、竟走回來与你商量、做成一樁好事、這還使得、未央生道、小弟有眼不識篤士、方纔的話唐突多了、只是一件、既蒙金諾、就要替小弟留心、若果然見了絶色婦人、千万不可偷他財物、不要見財起意忘了今日之言、若做得事成、小弟後來自然圖報、賽崑崙道這等說來、你果然有眼不識賢士、我若是想你圖報的人、又不肯拿那現在的穩了、怎肯不見財起意、就是你要圖報、也不過是到做官之後、許我打幾次豐、那打抽豐的銀子、也看得見、打你十次抽豐、不如我自己做一次賊、這様的報也可以不必、我如今許你一个標致婦人、大不得明日還你一个標致婦人、只要勾他上手的工夫、在你自家去做、我了不得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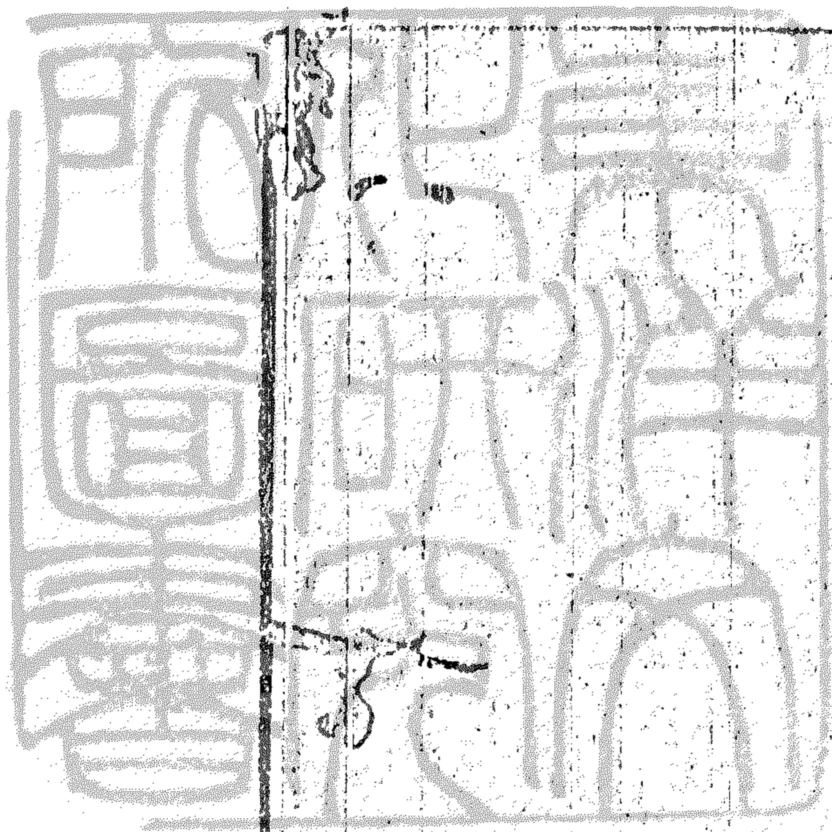
多未央生道那些試數是小弟的事行不消長兄記
掛賽崑崙道你如今既遇了我不消到別处去了且
在這邊僑寓同亭子讀書也不要慮我一个傢君看
見有好的就自己去做事我若看見有好的也走來
通報你兩路搜尋自然會遇着个把决不至落空了
未央生喜之不勝就央人去尋寓处臨別之際又扯
住他結了四拜方纔分別々的盟兄盟弟都是八拜
之交獨有他是十二拜後人有詩一首單說他好色
貪淫結交匪類的過處

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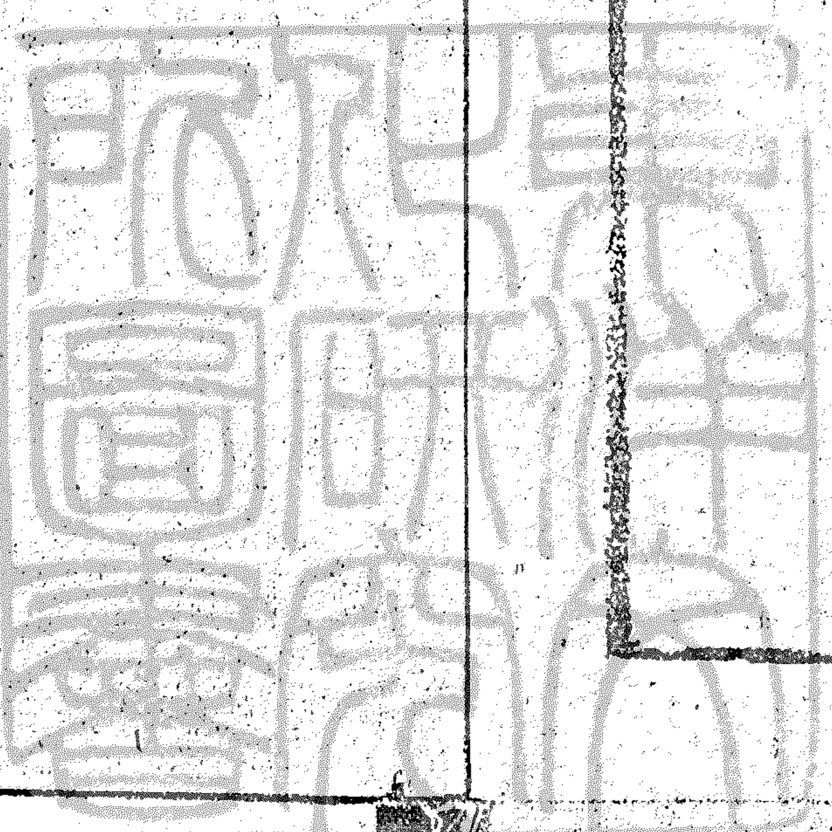
色欲迷人萬事昏　窮途認賊作崑崙
萑苻隊裡盟金石　鼠狗行中叙季昆
此膝已經爲賊屈　他年何以拜皇恩
知君不是無高見　世上于今此輩尊

評

賽崑崙的人品高似未央生十倍不是未央生結交匪類還是賽崑崙結交匪類耳〇孤峯之三戒賽崑崙之五不偷皆千古絶高絶快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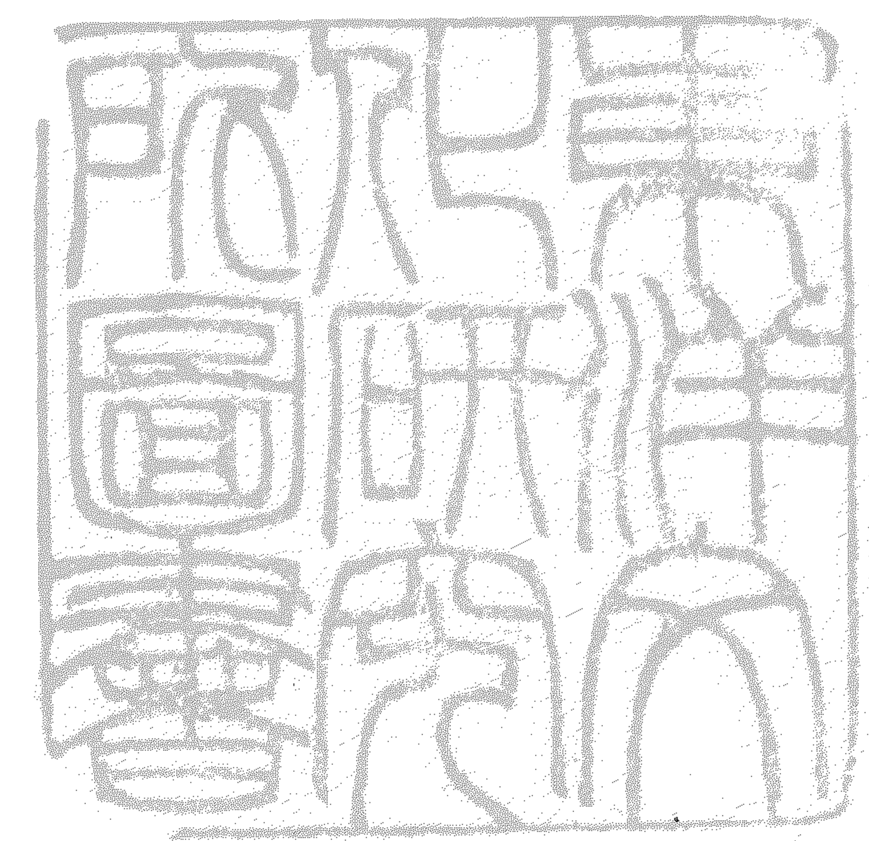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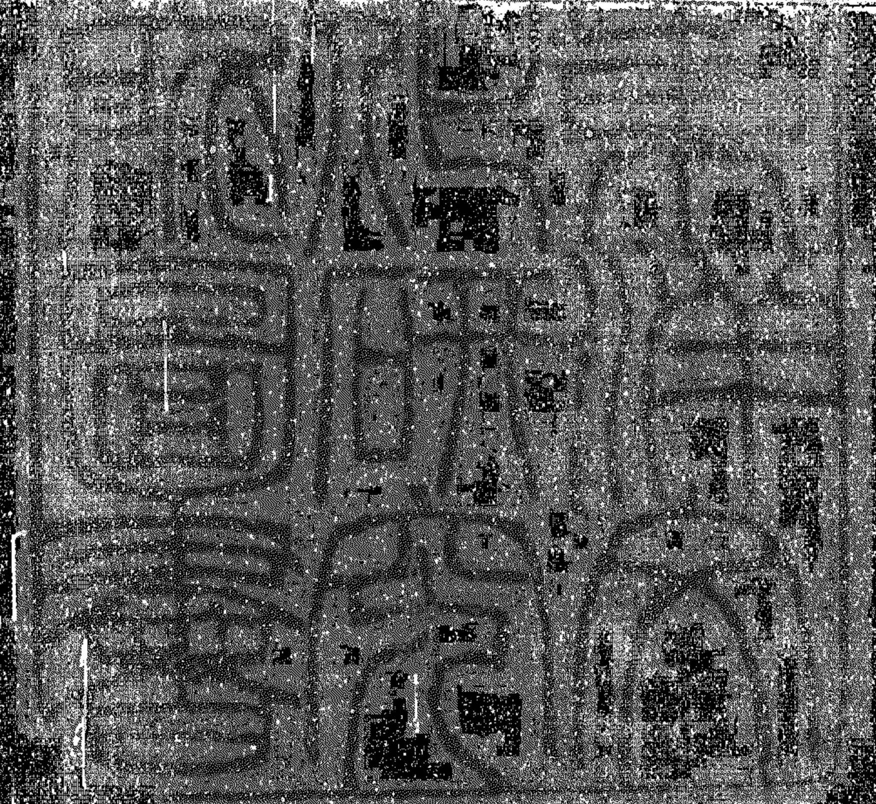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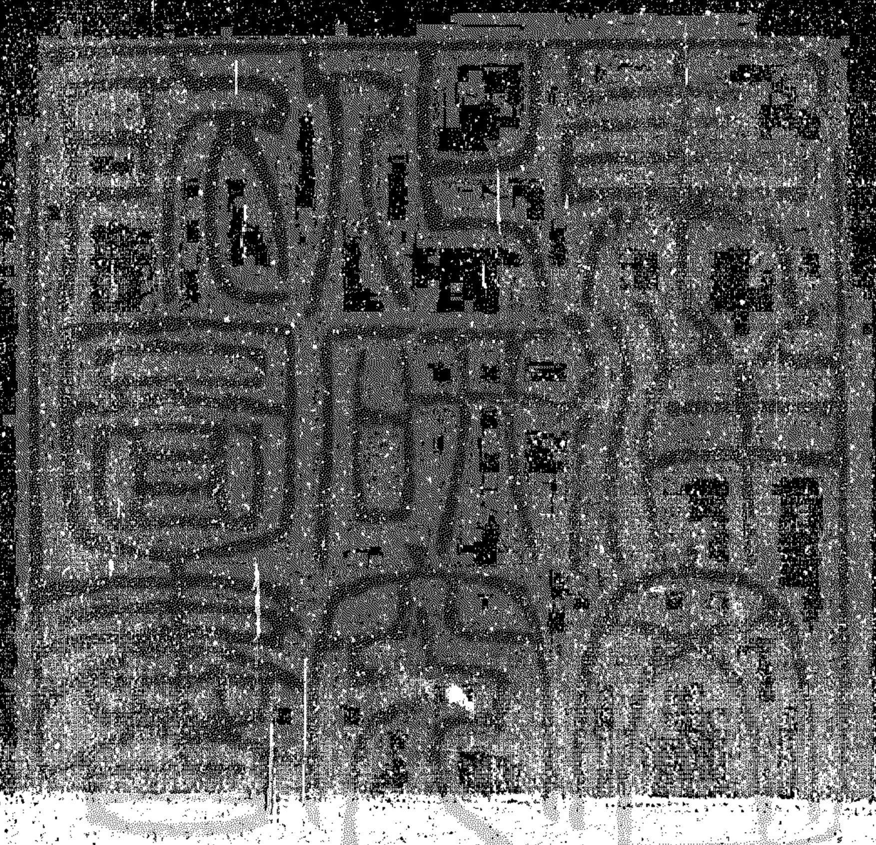






自有小說以来未經爾見者世即欲不傳其可得乎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肉蒲團

五 六回

双紅堂
小説
96(3)

第五回 選手姿叢造花名冊　徇情面寛收雪髮娘

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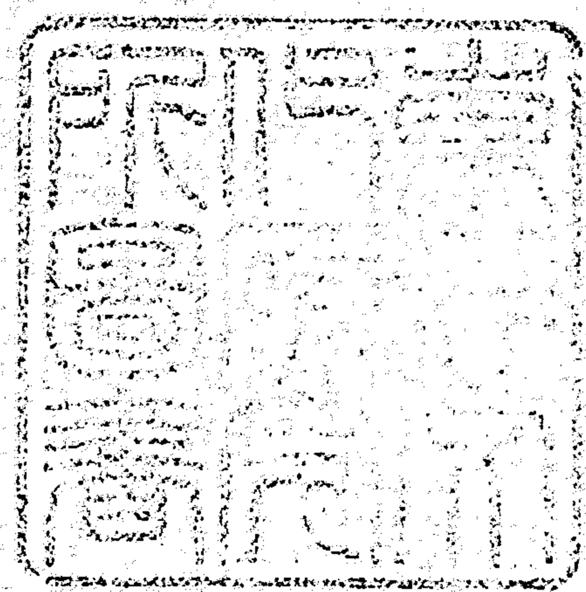
二八佳人貌及時　風情還到後来知

枕邊忌作羞郎面　陣上難容避敵師

已作娘親方老到　未生兒子尚嬌癡

但須留得手姿在　鬓點霜花總不遲

未央生自與賽崑崙别後搬在一个廟中作寓這廟是送子張仙的行宮裡面房間甚少往常是不寓客



科2028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無处不作波瀾

的只因未央生不惜重價別處一兩一月他情愿出二兩道士貪圖微利所以破拾祖与他住為甚麼他肯出重價不尋到別處去定要寓在廟中只因本廟的張仙極其靈驗遠近婦人来求子者極多未央生要借此處做个選場所以謀在這邊作寓果然進寓之後每日定有幾起仕女進来燒香那進来燒香的仕女又與別處燒香的不同十个之中定有一兩个將就看得這是甚麼原故難道未央生好出張告示禁止醜婦不得入廟早放標致的進来不成要曉得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無極不臻之語

各處寺院都有婦人燒香内中也有老年的也有中年的也有少年的老年中年的倒去了兩分少年的只得一分自然看得的少看不得的多了到此處燒香的女子都是為求嗣而来老年的經水已絕必無生理中年的經水將絕子興已闌所以進来求嗣的畢竟是此少年女子就有幾个老成的陪來也就不多了但凡女子到十四歲之外二十歲之内這五六年中間無論好歹面上都有些桃花色澤隱々動人所以十个之中定有一兩个將就看得未央生每日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闖丑禁切窺覘也]

[街沿一作階前]

請晨起来打扮得齊々整々就像戲臺上的正生一般不住在神座面前走来走去望見有婦人来就躲在張仙背後聽道士替他通誠又看他拈香礼拜他面龐態度看得一覽無遺然後攷其不倫從裡面闖出来那婦人見他姿容絶世又且飄々欲仙个々都吃一驚只說因自己心上至誠把泥塑的張仙拜活了下来迸子與他直待他走下街沿搖擺一會方纔曉得是人及至曉得是人那條魂靈已被活張仙勾去了弄得那些女子心花意乱或把眉梢致意或将眼角傳情都戀々的不忍回去也有故意掉下汗巾来的也有々心留下扇子去的未央生一日到晚定收着幾椿表記從此以後举止分外輕佻精神愈加放蕩竟說世間標致女人該是我受用的我這樣標致男子該是女人奉承的不叫做甚麽奇事自起先入廟之時就釘下一本袖珍冊子藏在夾袋之中上面題四个字道

廣收春色

凡是燒香女子有幾分姿色的就登記入冊如仕女

掉一作揨

你疑們

心細如想曲鈎方能作此種文字

某人年歳若干良人姓某名某住居何処都細〻註在下面那名字之旁又用硃筆加圈以定高下特等三圈上等二圈中等一圈每一名後面又做个四六批語就像鄉會場裡的硃卷一般形容他的好處說話的你方纔的話講脫節了婦人進来的時節他只好立在旁邊相一相面罷了連婦人自己的姓名尚且不知怎麼曉得他丈夫的名字連住処都記了下来難道好祉住婦人細〻的向他不誡着官你又不明白了但凡婦女入廟燒香定有个香火道士立

取

非如作詩賦古文可以適舒胸臆者也

在旁邊替他通誠必不得走到之時就問他姓甚麼名字叫甚麼年紀多少係那一位信士之妻住在何坊何里那婦人就不說也定有个家人使婢替他荅應未央生就在此時記在腹中待他去後所出冊子登記上去這有何難所以不上數月把一方的女色收羅殆盡只是一件他的考法雖想取法極嚴冊子上雖然錄了許多都是些一等二等的要那三圈頭意没有一个心上思量道我生平的志向原要娶也間第一位佳人起先在家裡要着的只說是第一位

孤峯之言驗矣

趕一作跑

了。照如今看起来与他一樣的儒多可見還筭不得第一位既然筭不得第一位天下的女色豈有下二了榜眼探花而無狀元之理畢竟有一位在那邊我還不曾遇着如今看来看去都是些中上之材只好存在這邊做偹卷若還終久遇不着就要拿来塞責了我且姑待幾日看以後進来的何如從此以後不但取法加嚴連考法也不恕了一日精神倦怠正在房裡睡覺忽然有一个家僮從外面趕進来道相公快起来看標致女子遲一刻就不得見了未央生連忙爬下床来戴新巾穿齊服又要照一鏡子未免躭擱了一會及至走到外面只見兩位少年女子一个穿銀紅一个穿藕色陪伴来的是个半老佳人都燒過了香要出去了未央生隔着許多路把那兩个少年女子大概一看真是巫山神女洛浦仙妃比往常取見的大不相類但凡看婦人的方法與看字画一般不用逐筆推求只消遠遠掛了看他氣魄氣魄好的自然是名筆若還氣魄淹滯又不生動就像印板印的一般那樣字畫随你筆墨精工不遇是画匠之画

所

風流才子之識

風流才士之識
倜儻名士之言
騷雅文人之筆
至此而不下序
者必読書識字
之人也

看手之字而已。有何貴重婦人家的姿色要等男子近身細看方纔露出好處来的。那婦人的姿色就有限了。若還是真正佳人不但隔水間雲礙礼阻竹掩不得。他的好處就是藏在門縫裡面躱在黑地之中那一種嫵媚之意自然會透露出来使男子見了真不知胡然而天胡然而帝。這種好處説在形體之中又不在形躰之中説在形躰之外又不在形躰之外使人解説不出。所以為奇。未央生見了這些光景不覺風顛起来見他要走還不曾出門就如飛趕去跪在門檻之外不住的磕頭把兩个家僮与香火道士。嚇得目定口呆。只怕婦人要発作。誰想他外面雖覚得風顛心上却有个佳意料那三个婦人若是肯走這條路的知道我見他生得標致愛他不過所以跪拜他雖在人面前不好回禮料想也决不發作若還是些正氣女子不拘情面的他若発作起来我只推是外面走来的人要拜張仙求嗣見有女眷在内混雜不雅所以不敢進去跪在門外磕頭他難道曉得我寓在廟中同我講話不成把這个鑽心計較放在

極奇極險
之筆是未
又知乎地
文人作怪
遂至行此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胞中立于不敗之地所以總敢如此果然那三个婦人不知就裡只說他是来嗣的都縮轉身去立在旁邊直等他拜完方總举步拜的時節那両个少年女子雖然也一般顧盼只是那種意思還在有意無意之間不覺得十分出像獨有那个半老佳人對着未央生十分做作自己掩了口不住的笑又把両隻手臂去礙那両个女子却像要他掉轉身来受拜的意思臨行之時還把未央生睃了幾眼方總出去未央生痴呆半晌不能出声將去一二里纔回香火道士道方總這三个是那家的女子這等生得標致道士見他輕举妄動幾千惹出事来還埋怨不了那裡肯對他說未央生要跟着轎子去踪跡他又知道去遠了追趕不上只見回到房中悶悶的坐心上思量道有這等可恨的事往常那些不中意的个个都曉得他姓名知道他住処偏是這両个極中意的一个也不知下落可惜一對絶世佳人当面錯過怎麽懊悔得了就取出那本冊子放在面前要添這両个上去怎奈提起筆来竟無名字可寫只得先記一筆在前

面、（面一作道）

某月某日遇国色二名不知姓氏姑就取衣之色隨意命名彷彿年齒性情開列于左以便物色

計開

銀紅女子一名年可十七八察其情意似于皈未久而慾竇初開者

批

此婦態若雲行姿同玉立朱唇綻處嬌同解語之花纖步移時軽若能飛之燕眉無憂而常蹙信乎西子善顰眼不倦而慵開應是楊妃喜睡更可愛者贈人以心而不贈人以物將行無雜珮之遺示我以意而不示我以形臨去少秋波之轉殆女中之隱士而閨内之幽人也置之巍等誰曰不宜

藕色佳人一名年可二十許瞻其神氣似適人雖久而原陰未劉（鑿）者

批

此婦手神綽約意致翩躚眉無待画之痕不煩京兆面有難增之色焉用何郎肌肉介肥瘦之間妝在瘦不可憎而肥不可減瀟束君

濃淡之際妙在濃似乎淺而淡似乎深所可
憐者幽情欝而未舒似當開不開之菡萏心
事含而莫吐殆未謝愁謝之芳菲所当与前
美並壓群芳同稱国色者也俟面試後再定

元冠

批評已畢心上又思量道這両位的姿色不消說了
就是那个半老佳人也不減少年丰致別的且不要說
只是那雙眼睛就是一件至宝了両个瞳人竟是會
說話的他起先丢上許多眼色我只因注意那両个
不曾回得他一眼如今想来甚不過意他年記雖然
畧大了些姿色雖約畧減了些身上的肌肉雖然畧
胖了些只是与那様標致婦人同行不是妯娌定是
親戚也就要看標致的分上寛待他幾分了況且又
肯幇情湊趣引那両个顧盼我分明是个觧人我若
尋得他着何愁那両个不入轂中只是沒頭沒脳救
我那裡去尋我如今也把他附在冊上加一个絶好
的批評一表報他自己的繾倦之情二来推那两个
的屋烏之愛三表若有尋着的時節就把這本冊子

時

送與他看先把他奉承倒了不愁他不替我做事就提起筆来先把第一行上国色二名的二字加上一點改做國色三名因他身上穿的是玄色紗衫就添出一个名字道

玄色美人一名年穀四九姿同二八覌其体致似怨事久疎而情焰甚熾者

批

此婦幽情勃動逸興遄飛腰肢比少婦雖寛眉黛與新人競曲聽紅不減祇緣花色本来濃肌瑩猶然莫見玉情主處好最消魂者双星不動而眼波自流肉烁幾同叢下電寸步未移而身容忽轉輕飄黠似嶺頭雲所當畧齒言情舍形取意者也即與二美㒵足奚多讓焉

寫完每一个名字上圏了三个大圏依旧折好了藏在夾袋之中從這一日起那張仙殿上去也得不去也得進来的婦人看也可不看也可只把這三个佳人時刻放在心上終日帶了這本冊子俗街去撞再不見一毫踪影心上思量道賽崑崙的見識最高路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数又熟、為甚麽不去問他、只是一件、他原許替我尋
一个、這幾日不見、想是去尋了、我若對他說、他只道、
我有了中意的、倒把担子去擱了、况且沒名沒姓、教
他那裡去查、我且放在肚裡、再等幾日、他或者尋一
个来報我、也不可知、別的東西、怕多、標致婦人、那怕
有幾十个、且把他的弄上手、再去圖這幾个、也不為
遲、自此以後、每日爬起来、不是出門閒撞、就是在家
死等、一日從街上走過、劈面遇着賽崑崙、就扯住他
道、大哥、向日所詳的事、為何不見回音、莫非忘記了
麽、賽崑崙道、時刻在心、怎麽會忘記、只是平常的多、
絶色的少、尋了這一向、近日纔遇着、不把、正要走来
報你、不想恰好撞着、未央生聽了、滿腹堆下笑来、就
对他道、既然如此、這塗次之中、不是說話的所在、請
到敝寓去講、与他綰手而行、一同入寓、把家僮打發
出去、两个閉了房門、商量好事、不知是那一家婦人
造化、弄着這个會幹的男子、又不知是那一家丈夫
晦氣、惹着這个作孽的婻夫、看官不用猜疑、自有下
回分解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評

從来小說家止有叙事並無議論即有議論亦在本事未叙之先數行一段做个冒頭一到入題之後即忙忙說去猶恐散乱難收豈能于文鋒对壘之時作揮麈談玄之事考此書者獨能于忙中騁暇熱處賣冷毎在緊急叙事中间夾一段舒徐議論自问自荅井井有條使觀者不但不厭其煩亦且惟恐其盡及至說完之後接叙前事又覺筋脉相聯毫無間隔真神手也此法自此公創之亦惟此公能之他人学用此法徒取厭倦而已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第六回

餙雉才漫誇長技　現小物貼笑大方

詩云

不是房中作幹材　休將末技惹愁貽

暗中誰見潘安貌　陣上難施子建才

既返迷魂歸楚國　向伊何事到陽臺

生時欲帶風流具　尺寸還須自剪裁

賽崑崙坐下地來先問末央生道賢弟這一向可曾有甚麽奇遇麽末央生怕他要卸擔只回沒有回過

之後接口就問道長兄方纔所說的是那一家在那一處多才年紀怎麼樣的姿色快請講来賽崑崙道我如今尋着的不止一个共有三个在那邊說来隨你揀擇但是三个之中只許你一个你却不要貪心不足都想要做起来這就成不得了未央生心上疑惑道我心上有三个他口裡也說三个莫非就是前日見的不成若果然是只要弄得一个上手那兩个自然會来何須要他幫助就回覆道豈有此理只要有一个也就勾得緊了怎敢做那貪得無厭之事賽

崑崙道這等纔好只是一件各人所好不同我說好的你未必說好有便有這三个還不知你中意不中意未央生道長兄見廣識多自然曉得好歹只有小弟中意的長兄未必說好豈有長兄說好的小弟反不中意賽崑崙道這等我且問你々還是喜肥的喜瘦的未央生道婦人家的身体肥有肥的妙处瘦有瘦的妙處但是肥不可勝衣瘦不可露骨只要肥瘦得宜就好了賽崑崙道這等說来三个都合着你的意思我再問你々還是喜風流的喜老实的未央生道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那自然是風流的好了老實婦人睡在身邊一些興趣之沒有倒不如獨宿的乾浄小弟幸平極怕的是老實婦人賽崑崙搖頭道這等說来三个都不是你的对頭末央生道請問長兄怎麼見得那婦人老實賽崑崙道這三个婦人不約而同總是一般的家數若論姿色都有十二分只是風流二字不十分在行末央生道這个不妨婦人家只要本色好那些情態度是教導得来的不瞞長兄說你弟婦初来的時節也是个老實頭一些風情也不諳被小弟幾日工夫

把他陶鎔出来如今竟風流不過了只要那三个婦人果然姿色好就老实些小弟自有変化之法賽崑崙道這也罷了我還有一件要問你〻還是一見了面就要到手的還是肯熬幾个月工夫漫〻伺候到手的末央生道不瞞長兄說小弟平日慾火極盛三五夜不同婦人睡覺就要夢遺如今離家日久又不曽去嫖一次這點慾心惱得緊了遇不着標致女子還可以勉强支持若見了好的又與他有些情意只怕就涵養不住了賽崑崙道這等丟了那兩个單說

絶妙形容出向情美人賦之上

這一个罷那両个是富貴人家女子一時雖得到手、這一个是窮漢的老婆容易設法我往常不到窮人家走動只因許了你這樁事終日放在心頭不論日裡夜裡遇了婦人定要看个仔細那一日偶然從街上走過看見這个婦人坐在門裡門外掛着一條竹簾雖然隔着簾子看不明白只覺得他面龐之上、紅光灼〻白焰騰〻意像珍珠宝貝有一段光鎚從裡面射出来的一般再看他渾身的態度又像一幅美人圖掛在簾子裡面隨風吹動的一般竟把我身子

逗留住了、走不過那閙門面去立了一會只見一个男子從裡面出來生得麤〻笨〻衣服又甚是襤褸背了一捆絲到市上去賣我就走去問他隣舍隣舍說他姓權因平素為人老實人就叫他做權老実那婦人就是他的妻子我還怕隔着簾子看不仔細過了幾日又從門首經過他又坐在裡面我就乘其不意掀開簾子闖進去只說尋他丈夫買絲他回我道男人不在家若要買絲家裡儘有取出来看就是、口便回我身上却坐了不動我就哄他取絲出来好看

近来大脚婦人首用高底藏拙不穿高底底正是賣美小脚處

他的脚手只見十个指頭就像藕著一般尖也尖到極處嫩之嫩到極處一雙小脚還沒有三寸又是不穿高底的一毫假借也沒有手脚雖然看見了還有身上的肌膚不能勾看見未知黑白何如我又聽个法子見他架子頂上還有一捆絲就对他道這些都不好那架子頂上的取下来看看何如他荅應了就擎起手臂去拿你曉得此時熱天他身上穿的不過是件單紗衫子擎起手来的時節那兩隻大袖直褪到肩頭上面不但一双手臂全然現在外邊連胸前的兩个肉峯也都隱隱躍躍露些影子出来真是雪一般白鏡一般光粉一般細膩我生平所見的婦人這就是第一等裡面算帳的了我因勞了他半日不好意思但得問他買了一捆絲来如今請問賢弟這个婦人你還是喜不喜要不要未央生道這等說来意是个十全的了有甚麼不喜有甚麼不要只是這个婦人怎麼就能勾見面見了面怎麼就能勾到手賽崑崙道不難總做些銀子不着我如今就拿幾錠銀子問你去伺候等他丈夫出門依舊用此面的法

子闖進去買絲你中意不中意一見就決了只要你愛他二再沒有不愛你之理終日对着那个麁笨丈夫左二實二一些情趣也沒有忽然見了你豈不動心你略做些勾引他的光景他着當面不惱我回来就替你商量做事管取三日之內定然到手到手之後就要做長遠夫妻也都在岁兄身上末央生道若得如此感恩不盡只是一件你既有這樣神出鬼沒的計較又有那樣飛墻走壁的神通天下的事只怕也沒有難做的了為甚麼這一个就做得来把那西

上理妙論乃為富貴人說法使他丑首非輕薄富貴人也

妙激法

个竟丢過一邊全不說起難道畢竟是窮漢好欺負那富貴人家不敢去惹他麼賽崑崙道天下的事除了這一樁随你甚麼事都是窮漢好欺負富貴人家難惹只有偷婦人的這一節倒是富貴人家好欺負窮漢難惹末央生道為甚麼原故賽崑崙道富貴人家定有三妻四妾丈夫睡了一个定有幾个守空房自古道飽煖思淫慾那婦人肚裡吃飽了身上盖煖了沒得思量单二想着這樁事想到沒奈何的時節若有一个男子鑚進被去他還求之不得豈肯推了出

来、就是丈夫走来撞見、若要捉住還官、又怕壞了富
貴人家体面、若要一并殺死、又捨不淂那樣標致婦
人、婦人捨不得殺、豈有獨殺丈夫之理、所以常有忍
氣吞声粧聾做啞、放條生路、等他走去的、那窮漢之
家、只有一个妻子、夜〻摟着睡覺、莫説那婦人為饑
寒所迫、不起淫心、就作起了淫心、與那个男子約了、
也没个幹事的所在、萬一偷摸上手、被他丈夫撞見、
那貧賤之人、是不顧体面、不借息情的、不是拿住送
官、就是一同殺死、所以窮漢極不好惹、富貴人家極

好欺負、未央生道、這極講得是了、只是既然如此、為
甚麼你今日所説的事、又與這兩段議論相反、賽崑
崙道、不足我做的事、與説的話相反、只因這一分人
家與那兩分人家所處的地位恰好相反、所以這一
家好設法、那兩个婦人、一時不能到手、未央生道如
今小弟心上已注意在這一邊了、只是那兩个婦人
何妨也説一説、等小弟知道、長兄的盛意、為我這樣
費心、賽崑崙道、那兩个婦人、一个有二十多歲、一个
只好十六七歲、他兩个在娘家是嫡堂姊妹、在夫家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秀才不讀書甚多遇着此輩寧可叫他秀才不可你爲讀書人也

家又是姻親妯娌、夫家世代做官、只有他丈夫這一輩、没有舉人進士、是兩个名色秀才、雖然在學、却是不讀書的、哥ニ叫做卧雲生、與那二十多歲的婦人做親、四五年了、兄弟叫做倚雲生、與那十六七歲的婦人成親、不上三月、兩个的容貌、也與方纔說的婦人一般、都有十二分姿色、只是一樣老実ら丈夫幹事的時節、身也不動、口也不開、看他意思、竟像不喜幹的光景、婦人又不好淫、丈夫又没有三妻四妾、夜夜一房宿歇、所以不好去算計他、要算計他、除非十方百計引動他的淫心、又要伺候他丈夫不在、方纔可以下手、這不是一个月兩个月的工夫、方纔說的、那賣絲婦人、一来容易見面、二来丈夫常不在家、所以容易設法、未央生見他說那兩个婦人的話、與前日所見之人、有些相似、心上還捨不得丟開、又对他道、長兄的主意雖然不差、只是也還有見不到處、你說那兩个婦人、差實没有淫心、所以不好下手、以怕他與丈夫幹事的時節、還是他丈夫的本錢微細精力短少、幹得他不快活、所以如此、若還遇了小弟、只

只、

怕那老實的、也會不老实起事、賽崑崙道、我看那两个男子本錢、也不叫做微細、精力也不叫做短少、只是與了極廣大極長遠的、也就筭不上了、我已有一句話、要請問賢弟、賢弟好色之心、如此堅切、想來畢竟有所恃了、請向賢弟的本錢、有多少大精力有幾時長、也要見教一見、教等劣兄知道你抜倆的深淺、好放心替你做事、未央生欣然道、這个不勞長兄掛念、不是小弟誇嘴說精力也還文特得去、本錢也還應付得来、随你甚麼大量婦人、定要等他吃得儘飽

飲得爛醉、方纔散席、決不像澀子請客、倒把飽的吃飢了、醉的吃醒了、埋怨替他邀客的人不達時務、賽崑崙道、這等就好了、只是畧說一說、也不妨、賢弟往常與婦人幹事、大概提到多少提數、方纔得洩、未央生道、這也不曾去數他、只是記得數目出来的、那本事也就有限了、小弟與婦人幹事、沒有甚麼規矩、只等他吃一一个無筭爵罷了、賽崑崙道、數目記不出、時辰是記得出的、大約耐得幾更天氣、未央生的美本事、其寔只有半更天、因要賽崑崙替他做事、恐怕說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推諉 推委

少了、他要備端推諉、只得加上半更、湊个整數就答應道、小弟的力量足〻支持得一更、若肯熬一熬、忍一忍、或者還延捱得幾刻、也不可知、賽崑崙道、這等說来也是平常的精力、不叫做高強、若是夫妻之間家常幹事、有這些本領也就好了、若還要隔家過舍去做偷營刼寨的事、只怕不是這樣平等力量可以做得来的、未央生道、長兄不消過慮、小弟前日買得有絶好的春方、在那邊、如今止為没有婦人、使英雄無用武之地、只要好事做得成、到那臨事的時節、擦

裡

春方既是臨傍補菜則角先生乃代考業師矣腫内空虛者乃其吃補藥不如煩先生代考還不露馬脚

得用些搽抹的工夫、不怕他不長久、賽崑崙道、春方只能使他長久、不能使他堅大、若是本錢麄大的用了春方、就像有才学的舉子、到臨考時節吃些人參補藥、走到塲屋裡、自然精神加倍、做得文字出来、那本錢微細的、用了春方、猶如腹内空虛的秀才、到臨考時節、就把人參補藥、論介吃下去、走到塲屋裡、補也只是做不出、若還只圖延捱、不論実際、就坐在号房裡、三日三夜、有何用處、況且春方是騙人的多、知道他驗不驗、我如今也不問你驗過不驗過、只說你的

本錢果然有多大幾寸長你且說一說看未央生道不消說得只還你不小就罷了賽崑崙見他不說就伸手去扯他的褲襠要他脫出来看未央生再三迴避只是不肯賽崑崙道若是這等孬兒就照會了你的精力又不叫做强健若還本錢再是耽小的萬一美得那婦人不疼不癢故意喊叫起来說你去强奸他怎麽了得到那時節弄出事来反是孬兒躭悞你了怎麽使得未央生見他講得激切只得陪个笑臉道小弟的本錢也看得過只是清天白日在明反面前取出来覺得不雅相如今長兄既然過慮至此沒奈何只得要献醜了就伸手下去把褲帶解開取出一副嬌皮細肉的陽物来把一隻手托住对着賽崑崙掂幾掂道這就是小弟的微本長兄請看賽崑崙走近身去仔細一覷只見

本身瑩白頭角鮮紅根邊細草蒙茸皮裡微絲
隱現掂来不响止因手重物輕摸去無痕應是
節疎節少量處豈無二寸穪来足有三錢外實
中虛悞認作蒙童筆管頭尖眼細錯称為胡女

憂愁憤懣之人読此莫不狂笑此書一出天下無愁人

烟箇十三處不能容二七妾童巖喜臨事時身
堅似鉄幾同絶大之蟶乾跛事後体曲如弓頗
類極麁之蝦米
賽崑崙把他陽物看一會又把他臉上看一會定了
半晌再不則声未央生只說見他本錢麁大所以吃
驚又对他道這還是罷軟的時節不過如此若到
振作之後還有可觀賽昆侖道罷軟時節是這等振
作起来也看得見小弟知道了請收進去罷說完這
一句不覺掩住了只大笑起来道賢弟為何這等不
知分量自家的本錢没有別人三分之一還要去偷
別人的老婆難道那婦人的陰物是一隻鞋子嫌他
家裡的楦頭小要把你的塞在旁邊做个木釘不成
我見你各処搜尋婦人只說定有絶大的家伙帯在
身邊使人見了要害怕所以不敢輕易借覌那裡曉
得是根肉擀頭只好放在陰毛裡面撑癢已經所在
是用他不着未央生道這件家伙也將就用得了或
者長兄自己的生得魁偉所以俯視一切把他不放
在眼裡不瞞長兄說小弟這根賤具也曽有人喝来

過的賽崑崙道有人喝采那未經破瓜的處女不曾出幼的孩童若見了他自然要贊嘆嘆幾句除了這兩種人只怕就與芬兄一樣不肯奉承尊具了未央生道照長兄說來難道世上人的肉具都大似小弟的不成賽崑崙道這件東西是芬兄常見之物多便不曾有一二千根是見過的只怕也再没有弟二根像尊具這般雅致的了未央生道別人的且不要管他只請問那三个婦人的丈夫他腰間之物比小弟的何如賽崑崙道比賢弟的强不多大也只大得一兩倍長也只長得一兩倍未央生笑一笑道我知道長兄的話不是真言乃不肯替小弟任事要借端推諉的原故如今試出來了我且問你那一家兩个的或者你夜間去偷他看見了也不可知這个賣絲的婦人據你說不過日間去一次又是与婦人講話不曾遇見男子怎麼知道他的東西比小弟的長大一兩倍賽崑崙道那兩个是目見的這一个是耳聞的我初見的那一日走去問他鄰舍他鄰舍對我說了姓名我又問他道這樣標致女子嫁了那樣麤蠢丈夫

棒搥

不知平日相得不相得。那鄰舍道他丈夫的相貌雖然麁蠢還虧得有一副爭氣的本錢所以將就遇得日子還不十分炒鬧我又問道他的本錢有多少大那鄰舍道量便不曾晉他量只見他夏天脫了衣服那件東西在褲子裡蕩来蕩去就像一根棒搥一般所以知道他的本錢爭氣我就把這一句話牢牢記在心頭今日定要問你借覩就是為此不然為甚麼沒原沒故借人陽物看起来未央生聽了這幾句縂曉得他是真話漸漸有些沒趣起来定了一會又對

点想妙論觸手心来便作者応按不暇行文至此真楽也

他道婦人與男子相處也不单為色慾之事或是憐他的才或是愛他的貌若是才貌不濟的就要靠着本事了小弟這兩件都還去得或者他看才貌分上恕我幾分也不可知還求長兄始終其事不可以一短而棄眾長把為朋友的念頭就中止了賽昆崙道才貌兩件是偷婦人的引子就如藥中的薑棗一般不過借他些氣味把藥方引入臟腑之中及至引入之後全要藥去治病那生薑棗子都用不着了男子偷婦人若沒有些才貌引不得身子入門入門之後

就要用着真本事了難道在被窩裡相面肚子上做
詩不成若還本錢微細精力短少的就把才貌兩件
引不身進去到幹事的時節一兩遭幹不中意那个
婦人就要生疎你了做男子的人既然捹了性命偷
着一个女子也要與他心投意合相處一生半世使
好若還只圖一兩遭快活為甚麼費這樣心机就如
我們做賊的人走到人家一次索性偷他一千五百
也不枉躭个賊名若只取他一兩件東西有名無實
倒不如不去了且不要說男子偷婦人要圖个長久

快活就是婦人家瞞丈夫偷着一个男子也可憐貴
多女隄防就多女驚嚇也把些実際到他等他收淚
幾十次幾百次使好若還一些受用也没有就像雌
雞受雄的一般裡面還不曾得知就完了悵豈不悞
他一生空壞了一塲名節自己心上也過意不去賢
弟不要怪我說都像你這樣的本錢這樣的精力只
要你得自家妻子不走邪路就句了再不可痴心妄
想去玷污人家女子今日還虧劣兄先到相體裁衣
若還不顧長短不問寛窄信手做去使衣服大似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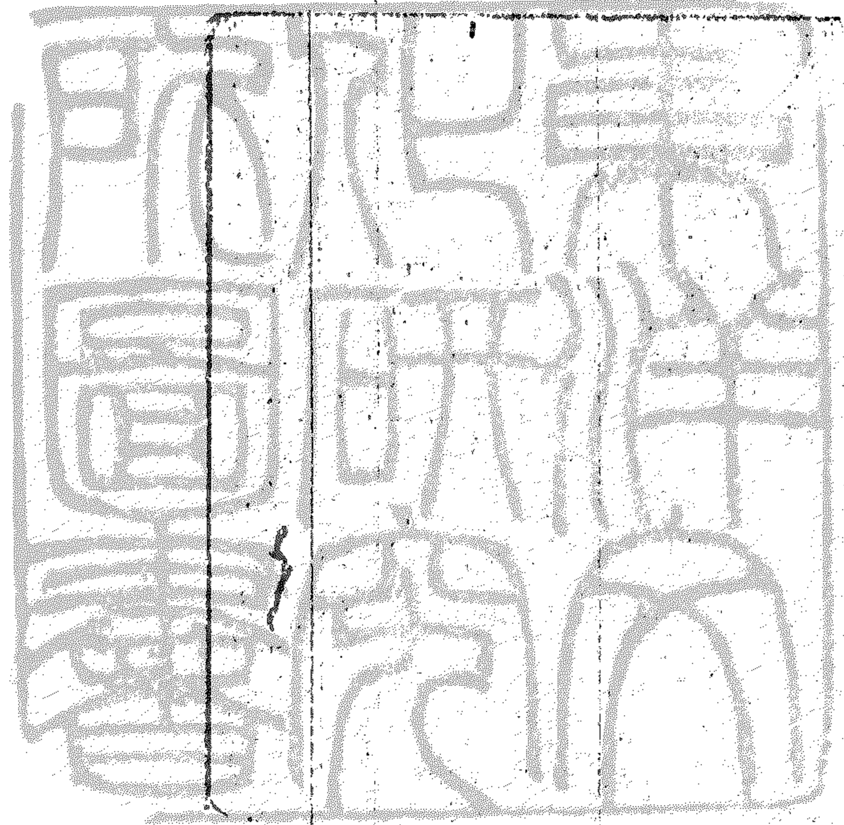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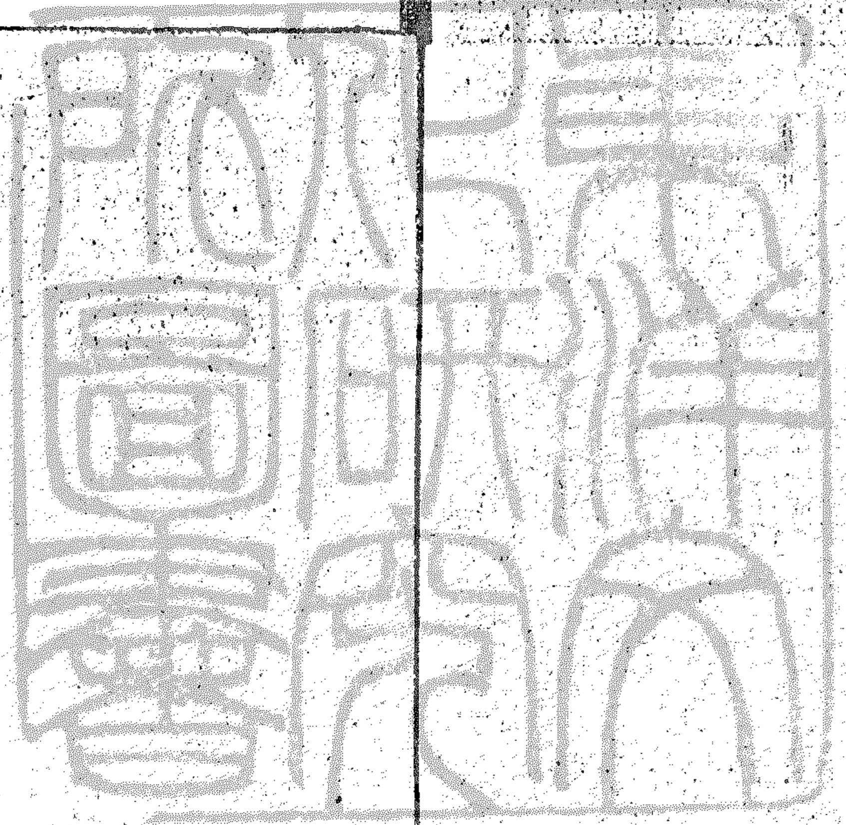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按寛而無當謂婦人牝戸寛大物微力不可得而當敵也

子豈不壞了作料、弄那婦人報怨也罷了只怕賢弟心上還要怪我謀事不忠故意尋那寛而無當的婦人來搪塞你、劣兄是个直性的人出言粗鹵賢弟不要見怪從今以後若是要銀子用要衣服穿劣兄只管送来若說起這搗事劣兄決不敢領命了未央生見他言語激烈料想好事不成知道他銀子衣服都是賊臓恐怕送来貽禍就回他道小弟雖在窮途貧斧還不曾告竭、麁布衣服也有幾件帶在身邊不労長兄破費賽昆侖又安慰了幾句就要别他起身未央生只致索然也没有心腸留客竟送他出門去了他從這一番掃興之後收心不收心改過不改過莫說看官不知連作者也還拿他不定真要做到下回方纔定局從此以前心術雖然壞了品行還不曾壞居然是个可以為善之人也

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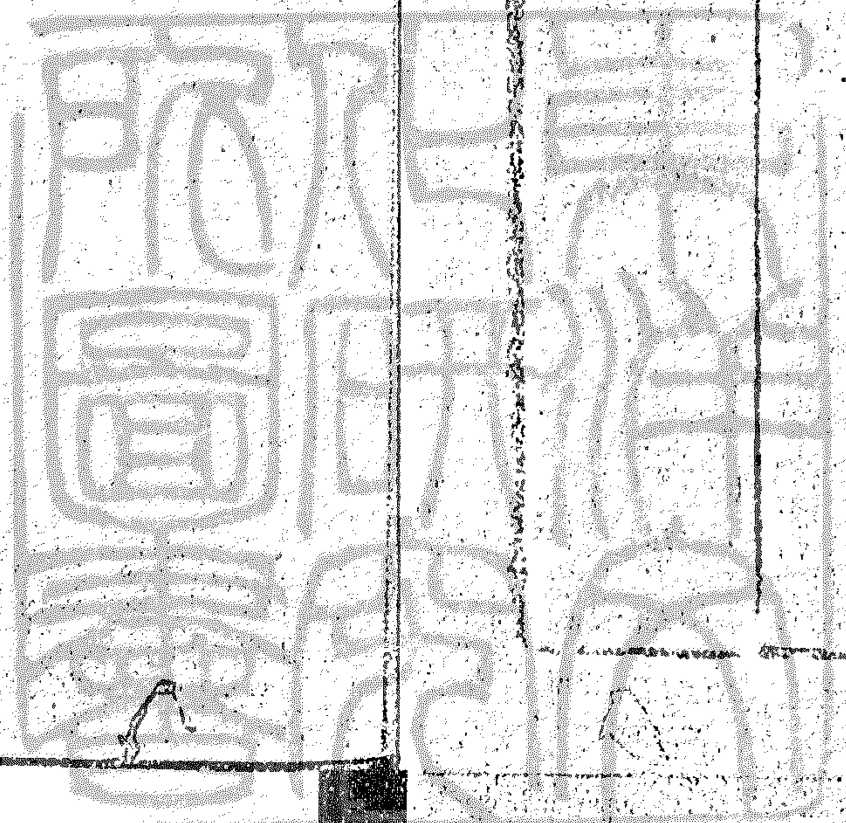
每一番議論之中定有幾个絶精的譬喻無不使人快心無不使人絶倒如春方乃臨場補藥才貌乃藥中引子之類不可勝數雖屬詼諧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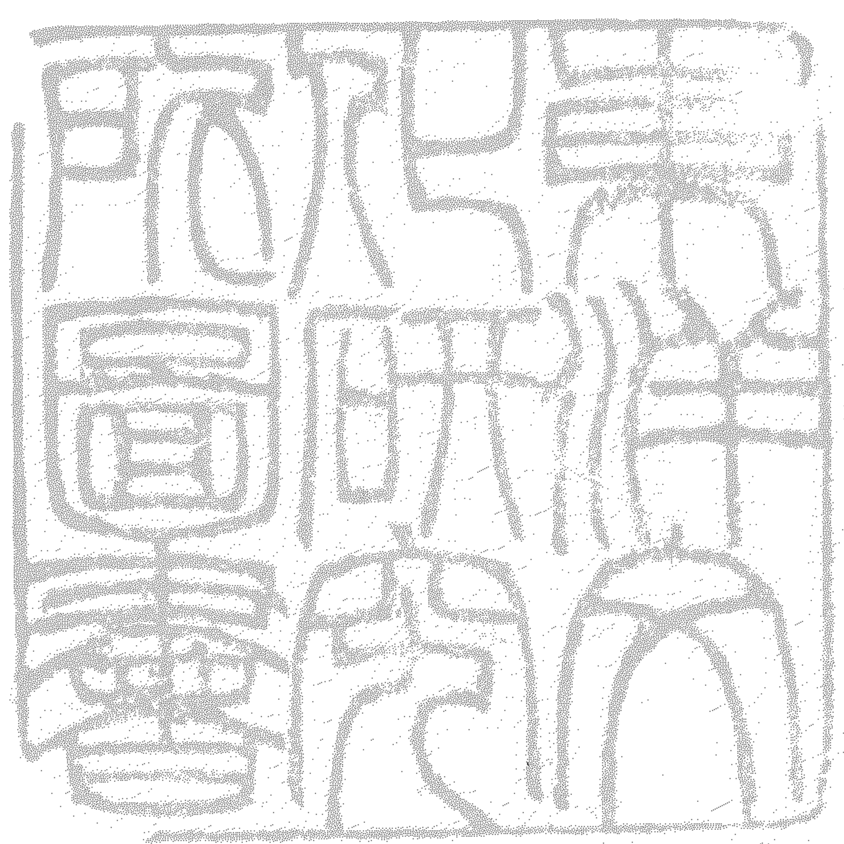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語實有至理存焉我竟不知作者的心肝有幾

萬幾千个孔竅而遂玲瓏至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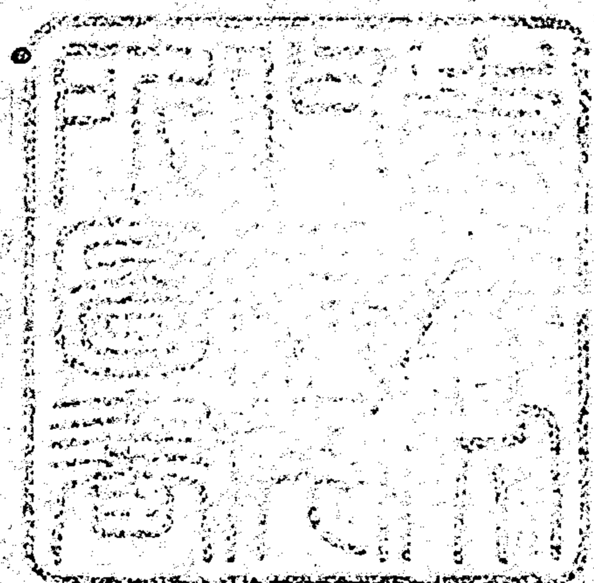




肉蒲團　巻四

双紅堂
小説
96(4)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科2028

第七回

怨生成撫陽痛哭　　思改正屈膝哀求

詞云

堪嘆人心不足未到窮途先哭更有不祥人喜處偏將戲設福祇為胸中多慾

右調如夢令

却說宋央生一團高興被蹇崑崙幾句話頭掃到脚底別過之後就像死人一般話也懶得說飯也懶得吃捫自一个坐在寓中反覆思量道我生長二十

實

多歳別的物事見也見得廣識也識得多只有陽物
這件東西其寒不曾多見平常的人藏在衣服裡面
自然看不出了只有那些年少的龍陽脫下褌来與
我幹事方該露出前件他的年紀輕似我物件自然
小似我終日所見都是小似我的所以就把我的形
大了我自己少年時節也曾做過龍陽與同窓時友
彼此相允他的年事與我相彷物事自然與我相同
我就習以為常只說由此觀之天下之物相似也照
他方纔說来所見之物没有一振不長大似我這等

我的竟是廢物了要似何用只是一件我在家中與
妻子幹事的時節他一般也覺得快活就是往常嫖
女容偷了鬚他們一般也浪一般也丢若不是這件
東西美得他快活難道他自己會浪自己會丢不成
既然我的是廢物為甚麼往常不麼如今忽然麼起
來可見他的話究竟不是真言還是推諉的意思猜
疑了一會又思想一會忽然悟轉来道不是這等說
妻子的牝户是件混沌之物從我闢出来的我的
多少大他的就多少寛我的多少長他的就多少深

似一作它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寛作是也

以短投淺以細投宕彼此相當裡面没有餘地所以纔覺得恢活譬如取耳一般極細的消息放在極小的耳朶裡面轉動起来一般也爽利若還是寛耳朶遇着細消息就未必然了前日賽崑崙説婦人有心上不浪口裡假浪之法爲知那些了鬟女客不是因得了我的錢財受了我的恩恵不得不奉承我心上其實不要浪口裡假浪騙我也不可知浪既可假豈有丢不可假者乎他今日這些説話雖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以後遇着男子要留心看他的陽物且看

與賽崑崙的話相合不相合就明白了從此以後與時友會文的時節明友小觧他也小觧明友大便他也跟去大便把明友的看一看又把自已的看一看果然没有一个不雄偉似他的就在路上行走看見野毛坑上有人觧手也定要斜着眼睛把他的陽物看个仔細天下的事再當不得一个疑心他起先説自已的大就遇着个薛敖曹也只説自已的強似他他不過中看而已未必果然中用如今心上惟恐自已的小就遇着个童男子也只覺得他强似我

我的就與他一般也未必像他堅硬這種念頭看官不要笑他已是他滌蕩邪的機會修德立行的根由當初閉門不納的魯男子坐懷不亂的柳下惠未必不是這種念頭扶持他做了千古的義士未央生自從此驗之後那慾心也漸々的輕了色膽也漸々的小了心上思量道賽崐崘的話句々是藥石之言不可不聽他還是個男子我前日彼此一番取笑尚且滿面羞慚沒有藏身之地萬一與婦人幹事美到半中間被他輕薄幾句我還是自己抽出來不幹的

好還是放在裡面等他嘔唾出來的好從今以後把偷婦人的事請收拾起來實々未幹我的已經只要美得功名到手攢些銀子討幾個處女做妾他的物件小似我的我自然只受奉承不受怠慢了何須賠了精神去做燒香擁佛的事美計已定東然從這一日起繳却閒情專攻舉業看見婦人來燒香不但不趕去看就在外面撞見也還要避了進來只怕炎熱之時衣裙單薄被婦人瞧見些影子要在肚裡暗笑至于街坊上行走看見婦人低頭而過一發不消

說了也虧他少年老成準〃〃熬了十幾日到半月之
後就有些〃大樣起來只把裙子外面加上一層肚兜
遮住所短一物不許婦人窺竊其餘一切所長依舊
皆在人前賣美一日從街上走過看見一个少年婦
人把一隻手揭開簾子露出半个面龐與對門的婦
人說話未央生遠〃望見就把脚勢放鬆一步勻做
三步走好〃慢〃的聽他声音看他面皃只見吐出來
的字眼就像簫声笛韵一般又清楚又嬌媚又輕重
得宜沒有一句話說完之後沒有些餘音鑽在人耳

朶裡不肯出去及至走到門前細看他面龐態度竟
與賽崑崙所說的話件〃相同也像珍珠寶貝有光
鋭射出來也像一幅美人圖在簾子裡隨風吹動心
上猜疑道他前日所說的莫非就是此人不成相了
一會走過幾家門面故意問人道這邊有个賣絲的
人叫做權老實不知他住在那裡那人道你走過了
方纔那簾子裡面有婦人說話的就是他家未央生
知道果然是了就復轉身来又看个仔細方纔回到
寓中心上思量道起先賽崑崙在我面前形容他的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標致我還不信只道他口裡雖說在行未必果然識貨那裡曉得竟是一雙法眼這一个相得不差那一家两个的自然也不消說了有這樣傾國的佳人又有那樣非常的俠士肯替我出力只因這一件東西不替我争氣竟把三个好机會都錯過了怎麽教人恨得過懊惱一番又把房門関上鮮開褌帯取出陽物來左相一會右相一會不覺大怒起來恨不得取一把快刀登時割去省得有名無實放在身邊現世氣了一會又埋怨道這都是天公的不是你當初既要嬌縱我就該驕縱到底為甚麽定要留些缺陷這才貌两件是中看不中用的東西你偏生賦得完備獨有這件要緊物事捨不得做情難道教他長幾寸大幾寸要你費甚麽本錢不成為何不把别人的有餘損些下來補我的不足就說各人的形體賦定了改移不得何不把我自已腿上的肉皮裡的筋渾身上下的氣力匀些放在上面也就勾了為甚麽把這上邊的作料反匀到别處去使人要用的又没得用不要用的反餘剰在那邊這豈不是天公的過處如

今看了這様標致女子不敢動手就像飢渇之人見了墳香的飲食口上生了疔瘡吃不下去的一般教人若不苦思量到此不覺痛哭起來哭了一會把陽物收拾過了蹺到廟門前去閒走遣悶只見照墻上面帖上一張簇新的報帖上面的說話又與別的報帖不同竟是一首四言絶句就像天公見他哭得可憐特地遣个神仙下界替他消愁解悶一般那報帖云

天際真人　來授房術
能使微陽　變成巨物

下寓字下脱某寺二字

這首詩是前面的大字後面空隙之處還有一行細字道

偶經此地暫寓某房願受者速來賜顧遲則不及見矣

顧一作顧

未央生把前面的詩與後面的字一連看上幾遍心上不覺大驚大駭狂笑起來道有這様的奇事我的陽物眇小正没擺佈怎麽就有如此的異人到這邊来賣術又恰好把一張報帖到我眼面来豈非天意就如飛趕進廟去封了一封贄見禮放在拜匣

之中教家僮捧了自已尋到寓處去只見那位術士是个童顏鶴髮的老人相貌也生得奇偉見他走到拱一拱手就問道尊兄要傳房術麼未央生道然也術士道尊兄所問的還是為人之學還是為已之學未央生道請問老先生為人之學便怎麼樣為已之學便怎麼樣術士道若單要奉承婦人使他快活自已不圖欲樂這樣的房術最容易傳不過吃些塞精之藥便腎水來得遲緩再用些春方搽在上面把陽物美麻木了就像塊頑鉄一般一毫癢癢不知到後

來去也得不丢也得這就是為人之學了若還要使自家的身子共婦人一齊快活他的陰物要知痛癢我的陽物也要知痛癢抽一下兩邊都要活抵一下兩邊都要死這纔叫做交歡這纔叫做取樂只是快活之極就未免要丢婦人惟恐丢得遲男子惟恐丢得早要使男子越快活而越不丢婦人越去而越快活這種房術最難須是修養的工夫做到八九分上再以藥力助之方纔有這種樂處尊兄要傳除非跟在下雲游幾年[illegible][illegible]的參悟出來方有實際不是一

捹 俗拚字 拚音潘 楚人凡揮棄物謂之拚

朝一夕可以傳得去的未央生道這等不能勾還是為人之學罷了這種要藥學生有在那裡不敢相求只是一件尋常的房術但能使之長久不能使其廣大方纔見尊票上有能使微陽变成巨物的八个字所以特来請教不知是怎麼樣一个方法就能改变得来術士道做法不同大低要因才而施分一要看他本来的尺寸生得何如第二就問要做的人拚本来尺寸之外要擴充多少第三還要問他熬得熬不得捹得捹不得纔定規矩不是信手就做的未央生道本来大的怎麼樣本来小的怎麼樣擴充多些便怎麼樣擴充少些便怎麼樣熬得捹得的使怎麼樣熬不得捹不得的便怎麼樣都求先生明白請教好待學生擇路而行術士道若是本來的尺寸原不十分短小又于本来尺寸之外擴充不多這種做法就容易了連那捹得捹不得熬得熬不得的話都不必問他只消用些麻藥敷在上面使他不辨寒熱不知痛癢然後把藥替他薰洗每薰一次洗一次就要搓一次扯一次薰之欲其長洗之欲其養搓之使其

顧

大扯之使其長長如此三日三夜就可比本来尺寸之外長大三分之一這種做法是人所樂從不必疑慮的所以不問他偏了一着若還本来的尺寸原生得短小又要于本来尺寸之外擴充得多這種做法就要傷筋動骨了所以要問他熬得熬不得捱得捱不得他若是个胆小的人不肯做利害之事就只好罷了若還是个只愛風流不顧性命的就放胆替他改造改造之法先用一隻雄狗一隻雌狗関在空屋裡面他自然會交媾起来等他一遇交媾不曾完事之時就把兩狗分開那狗腎是極熱之物一入陰中長大幾倍就是洩精之後還有半日扯不出来何況不曾完事趁這時節先用快刀割断然後剖開雌狗之陰取出雄狗之腎切為四條連忙把本人的陽物用麻藥麻了使他不知疼痛然後將上下兩旁割開四條深縫每一條縫内塞入帯熱狗腎一條外面把收口靈册即時敷上只怕不善用刀割傷腎管將来就有不拳之病若還腎管不傷再不妨事養到一月之後裡面就像水乳交融不復有人陽物狗腎之別再將

偏人倘欲酔熱則切狗切人不可後辨策

此膝又經一屈矣

養我時共婦人幹事那種勢趣就共狗腎一般在外面看来已比未做的時節長大幾倍放入陰中又比在外的時節長大幾倍只當把一根陽物变做幾十根了你道那陰物裡面快活不快活婦人心上歡喜不歡喜未央生聽到此處竟像已死之人要重新活轉来一般口裡還不曾荅應那一雙膝頭不知不覺矬将下去就跪在術士面前道若得如此恩同再造術士連忙扶起道尊兄若要做學生服事就是了為何行此大禮未央生道學生賤性好淫以女色為命無奈被先天所限使我胸中的志願再不能酧如今得見異人真是千載的希遇怎敢不行北面之禮就好造次奉求說完就喚家僮取禮過来自己親手遞過去道些須不腆暫為拜見之儀待改政之後自當竭力奉酧決不相負術士道這椿事說便是這等說十有九分還是做不成的這個威儀不敢輕領未央生道沒有甚麽做不成學生的賤性也是只愛風流不顧性命的若還託天做得好果使微陽变成巨物將来感恩頌德自然不消說了就或者有下手差訛

用力舛錯之事割傷了性命也是數該如此雖在九泉亦不敢怨恨老先生不必多疑術士道這个法則在下若還做不慣拿不穩怎敢以人命為戲所慮之事倒不在此只是改造之後有三樁不便處都有礙于尊兄所以不敢輕易任事須要逐件說過若還情願如此纔敢領命倘若三件之中有一件不情願就不好相強了未央生道那三樁不便快請講來術士道第一樁不便做過之後有一百二十日行不得房一行了房裡面就要傷損使人陽物皆兩下分開不但假的粘不牢連自己真的也還要爛去我起先所說熬得熬不得的話就是為此是說熬得不行房不是說熬得不怕痛也第二樁不便做過之後除非二三十歲的婦人方能承受未滿二十者就是已經破瓜未曾生有的初幹之時也要受許多磨難至于未曾出嫁的處女一發不消說了幹一个死一个決無倖全之禮要做這樁事除非戒了不娶頭婚不御少婦方纔使得不然豈但本人的陰德難全連代做之人罪過亦不小也第三樁不便做過之後一天的人

此老大要積陰德的人又不肯做此事了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力雖然有餘那先天的元氣割的時節未免漏洩了些定然不足生兒有女之事就保不定了即使有兒女至出来也都是夭亡者多長命者少我起先所說捹得捹不得的話就是為此是說捹得不娶頭婚不生兒女不是說捹得丟了性命不怕死也我看尊兄是个青年有志的人一来慾心大躁熬不得三月不想行房二來色心大貪保不得將来不幸處如三来年事甚輕愁怕令郎還不曾有就有也不多所以知道這三樁事都有礙于尊兄起先聽見之時但知其利不知其害所以歡欣鼓舞恨不得立刻動手如今知道利害自然不敢輕試了未央生道這三樁事一件也礙學生不着先生放心只管替我改造就是術士道怎見得礙不着未央生道我如今在客邊比在家裡不同就是不做此事尚且整日孤眠終朝獨宿難道做了此事反有甚麼走動不成那第一樁事是于我無礙的了有甚麼做不得天下的婦人只有結髮的妻子不可不娶頭婚其餘的婢妾都可以不論了學生的荊妻已經娶過可以不消慮得況且女

精于文者始精于情数語妙絶

色之中極不受用的是處女一毫人事不知一些風情不諳幸處女的人僅〻圖个名色而已有甚麽樂處要幹實事定用是二十以外三十以内的婦人纔曉得些起承轉合與做文字一般一段有一段的做法一般有一般的對法豈是開筆的蒙童做得来的那第二樁事不但于我無礙又且與我相投了有甚麽做不得至于子息一事别人看得極重學生看得甚輕天下人的子嗣克肖者少不肖者多孝順者少忤逆者多有幾个善繼的武周有幾个養志的曾子若還做倖生得个好的出来我做了現成人家受些他〻倫些現成飲食供養我只筭扯得个直不叫甚麽奇事若還生出个不肖不孝的来把家業敗去把父親氣死到那時節還悔恨當初多行了這一次房多瀼了那些膿血以致如此這是説有子的不過如此了况且天下的人十分之中定有一两个無子那是他命該絶嗣難道也是因改造陽物洩了元氣所以絶嗣不成我今日起了這点念頭就是个無子之兆了又自己情愿無子一定要割没有一毫轉念就

可見是天地祖宗曉得我後来無子所以聽我自割不来阻撓一發是無子之兆了命中無子割也没有不割也没有萬一命中有子到那臨割的時節元氣又會收歛起来不至于十分漏洩将来依舊会生兒育女生出来的兒女又一般会長命不致夭亡也不可知這摠是意外的事我不想他只打点做个無子之人就是了老先生所說之事學生熬也熬得捹也捹得老先生之所謂不便者皆學生之所謂至便者也如今不消疑惑竟替學生改造就是了術士道既

然尊意甚堅一定要做在下不好作難這等須要選个日子或是約在尊館或是屈到小寓須要做得隱靜不可使一人知道若有人知道走来竊看就不便行事了未央生道敝寓房間窄小又且往来人雜看見不雅難行此事不如還到尊寓来罷两个相約定了術士纔把贄儀收下問他年紀生月取出一本通書選了三四个日子都是火日陽物屬火取火旺則陽盛的意思内中又選一个與本命不相尅的方纔定了改造之期未央生千歡萬喜分别而去他生平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造孽之根皆始于此可見天下的房術是學不得的學了房術就尊壞了心術官府若要緝訪姦淫只消在春方舖子裡等從来没有買春方学房術草為奉承妻子者也

評

他人執筆定于賽崑崙掃興之後即説未央生知道陽物短小急〻尋人改正改正之後好叙淫慾婦人之事使看書之人精神踴躍無枝多幹少之蟻豈肯來入不看婦人一段使風流子帋忽变為道學先生以冷覌者之目作者獨于此處着意顧盼留連不肯即説過去者始有深意存焉非止故作波瀾使文情振動而已盖為姦淫之人留一退步使未央生果于此時改絃易轍則後来名節無傷陰德不損無妻妾償淫之事矣可見極惡之人一念回顧即是善士但不可于回頭之後再轉一念耳讀此書者當在此等處着眼則于粛肉之中嚼出橄欖之味作者深心不待終篇而始見也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偷香老手（イロヌスミノジヤウズ）

第八回

三月若薇修良朋利目　一番喬賣美美婦頎心

詞云

宋玉才情潘岳貌柳比風流花比人年少性子温存心不躁五般総是偷香料一便有兩樁難假冒緣要生成命要紅鸞昭七俱全尋窃竊只須拚着精神耗

右調蝶戀花

未央生別了術士回到寓中獨自一個睡了就把改造陽物以後與婦人幹事的光景預先揣摩起来不覺淫興大發心上思量道我是個久曠之人許多時的慾火都鬱在胸中不曾発洩朋日割裂之後那裡熬得不挙該趁此時未經割裂之先尋個婦人幹幾次只當吃一服大黄湯瀉々積滞纔好相到此處就有些睡卧不安要爬起来去尋妓婦又怕他有了嫖客不肯開門熬過一會又思量道我身邊現有救急的家伙為何不拿来用々都去了不曾上門的南門

大書笥幾歲一作大歲

去走那已經閉塞的北路就喚隨身一個家僮上床去聽把他推當了婦人恣其淫樂他隨身服事的共有兩個家僮這一個叫做書笥那一個叫做劍鞘書笥纔十六歲曰他識幾個字未央生把一應書籍都交付他掌管就像個藏書的篋子一般所以取名叫做書笥劍鞘大書笥幾歲未央生有一口古劍是傳家之物一向付與他收藏就像個護劍的套子一般所以取名叫做劍鞘兩箇的人物都一樣妖姣除一雙大脚之外其餘的姿色都與絕標致的婦人一般

劍鞘還老實些不會作嬌態未央生美便不時美他還不覺十分得意書笥年紀雖小性極狡猾又會幹事與未央生行樂之時能聳駕後庭與婦人一般迎合口裡也會做些浪聲未央生最鍾愛他所以這一晚不用劍鞘單叫他上來好發洩徃興書笥等他完事之後做出嬌聲來問道相公這一向單想婦人厭棄男子把我們抛撇久了為甚麼今夜高興沒原沒故忽然溫起舊帳來未央生道我今晚不足同你幹事是與你作別書笥道為甚麼作起別來難道你捨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小巧二字

得賣我不成未央生道怎麼捨得賣作這作別二字有個解說不是我與你作別是我的陽物與你的後庭作別書笥道這是甚麼原故未央生道你曉得我這幾日就要改造陽物了改造之後一根有幾十根大就是婦人家的陰物略二緊窄些尚且承受不起何況你們的後庭我和你今晚一幹之後就不能再幹了難道不是你別書笥道由他小巧些罷了為甚麼要改造他未央生就把婦人與男子不同喜大不喜小的話對他說了一遍書笥道這等你改造之後就要去偷婦人用我們不着了未央生道使是書笥道你去偷婦人必不得要一個使喚的隨身扈駕就把我帶在身邊若有多餘的婦人你瞧不了的賞我一個等我嘗二女色的滋味也不枉跟箇風月主人一塲未央生道這個容易飽將手下無餓兵正經的同我瞧了那手下的丫鬟任憑你瞧莫說一個就要幾斗個幾百個也有書笥聽了歡喜不過倒爬上身去澆了一廻本色蠟燭方纔下來未央生瞧到第二日備辦臨期所用之物買了一隻極肥極健的雄狗

又尋一隻雌狗相配分作両處養在寓中等到那一日叫書筒拿了自已一同過去又分付劍勒僃一臬酒隨後送来術士曰自已賣的是這種秘術所以尋的寓處就是箇極秘密的所在空地又多房子丈夫沒有閒雜人往來把門閉了極好做事見未央生走到就叫他取出陽物来預先上了麻藥好待臨期用刀那麻藥初搽上去就像冷水激了一下一激之後竟像沒了此物一般掐也不知疼撥也不覺痒未央生放了一半心知道割的時節沒有苦吃的了不多

一會酒已送到與術士一邊吃酒一邊等雄狗與雌狗幹事那两個騷畜生還只說雜主人肯行方便特地把他牽到僻靜處来便於作事省得那些雄狗走来争鋒雌狗走来吃醋攪擾他幹得不自在所以不敢拂主人的盛意走到一處就聯絡起来那裡曉得是個窮主人要問他借本錢的起先牽来的時節一個頭項裡原有一條索子後来並不曾解去如今等他幹到興高之時只消叫两個家僮捏住两根牽索用刀一扯那两隻狗自然分開做出個藕斷絲連的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樣子雄狗捨不得開交口便乱吠那両隻後腿還緊緊夾住陰物惟恐他開去雖想陽物夾不牢連陽物都扯去了雌狗也捨不得開交口便亂吠那両隻後腿還緊〻夾住陽物惟恐他出去誰想陽物夾不牢連陰物都帶去了術士割了狗腎下来就連忙剖開陽物每一條縫肉切一條狗緊帯熱塞進去外面敷上靈丹用汗巾裹紮好了两個依舊吃酒未央生這一晚就在術士寓中借宿夜間眠足之時又傳授了許多戰法到第二日纔回去将養這三個月之中也

虧他把持得定不但不看婦人不想慾事連自家新改的陽物眼也不去看一看手也不去摸一摸只當還是仍舊貫的一般直等過了一百二十日的関頭方纔解去汗巾把他刮洗出来仔細一看不覺大笑道魁梧奇偉果然改觀有此異物可以横行天下矣又過了一二日正要去尋賽崑崙求他終始前事不想他恰好走来對未央生道賢弟一向不出门在寓中靜坐想来举業的工夫自然長進多了未央生道举業的工夫還不過如此倒是房術的工夫畧長進

了些賽崑崙笑道資質不高長進出来也有限勸你不去講究他也罷未央生道長兄說的甚麽話士當三日不見便須刮目相待何況小弟別了三月難道就没些進益還受長兄的怠慢不成賽崑崙道就有進益也不過是些數衍的工夫濟不得实事譬如學武藝的人畢竟要身材魁偉氣力强健學起武藝來自然中用若還身材不上三尺力氣不滿十斤頸你終日去標演就是一十八般武藝件件俱能也只好在傀儡塲上殺賊罷了難道衝得真鋒打得寔仗不

成未央生道長兄一発差了豈不見三尺之童後来变成大漢豈不聞脫兎之師起先有若處女只有死人的陽物只會消不會長那有活人身上的東西不長不大便人料得定的賽崑崙道這句話劣兄就不信了十二四歲的孩子那鷄巴不曾出汁就會一日大似一日豈有二十以外之人陽物還會發作的就発也發不多不過論絲論毫決無論分論寸之理未央生道莫說論絲論毫就是論分論寸也看不出来除非發脟得幾倍方纔有些覺察賽崑崙道豈有此

理世上只有暴發的財主不曾見有暴發的陽物旣
然如此求取出来借與劣兄看一看未央生道前次
取出来受長兄許多怠慢就從那一日起寫了個立
誓不倍陽物的戒的貼在壁上再不在人面前出醜
了賽崑崙道賢弟不要取笑快措出來若果然長進
些待劣兄奉承幾句請罪他就是了未央生道口頭
奉承也沒幹除非尋件寔事等他做做一来試驗他
二来鼓舞他那纔見長兄作養人材的盛意賽崑崙
道也說得是但願如此我就把前日說的那樁事作

養他就是了未央生道這等說不淂依舊要出醜了
那時節是初冬天氣上身穿着綿襖下身穿着夾褲
他恐怕衣服礙礙午礙脚取出来看不仔細就把
一條鸞帶束在腰间先把衣衿塞起次將褲子卸下
然後把兩手捧住陽物就像波斯獻寶一般對着賽
崑崙道長進不長進看就是了賽崑崙遠遠望見還
只說那裡尋來的一段驢腎掛在腰間騙他及至走
近身去仔細相驗一番方纔曉淂是其貨就不覺睜
眼吐舌吃了一大驚問未央生道賢弟用甚麽方法就

把一根極猥雅的物事美得極雄壯起来末央生道
不知甚麽愿故被長兄一激之後他就平空振作竟
像要發狠爭氣的一般連我自家也禁止他不住賽
崑崙道你不要騙我看這皮膚上面現有刀痕四面
四條又另是一種顏色這畢竟是用甚麽巧術做造
出来的好〻對我直說末央生被他盤駁不過只得
把過着術士用狗腎補造的話細〻說與他聽賽崑
崙道賢弟好色之心堅忍至此可見是自進無退不
可阻撓的了劣兄沒奈何只得完你這樁心事喜得

今日還有幾錠銀子帶在身邊就同你撞到他家去
看機會末央生喜歡不過連忙換了一套衣服戴了
新巾同賽崑崙出去走到相近的所在賽崑崙把他
安頓在一處自己去打探消息不多一兩刻就帶着
笑臉走来報道恭喜恭喜也是你的造化只要有緣
還你今夜就成事末央生道面也不曾見怎麽就保
得今夜成事賽崑崙道我方纔去問隣舍隣舍說他
丈夫往遠處買絲去了有十幾日不得回來你如今
同我撞進去用心勾搭他只要他有些情意我晚間

扶○

自有方法送你進去包管有十來夜同他快活就是
了未央生道全靠長兄使持兩個連忙走去只見那
婦人坐在裡面絡絲賽昆侖把簾子一掀同未央生
一齊鑽進去道權太爺在家麼婦人道不在家出門
買絲去了賽昆侖道在下要買幾斤絲恰好大爺不
在卻怎麼處婦人道別家去買罷了未央生就接口
道絲怕沒處買只因一向是府上的主顧不好去摠
承別人況且別人家的絲未必清水不如府上買去
的放心婦人道既是舍下的主顧為甚麼我不認得

念○
脚○

賽崑崙又接口道大娘好記性幾夏天來買絲也還
着大爺不在是大娘親自交易從架子頂上取下來
賣與我去的難道就忘記了婦人道是記得有這一
次未央生道既然大娘記得可見不是空口來打價
的了如今只要有絲取出來交易就是為甚麼把自
家的生意推到別人家去婦人道絲便有幾斤不知
你中意不中意未央生道府上的絲豈有不中意的
還是越好了些怕我這瘷子家買不起婦人道好說
這等相公請坐了待我取出來賽崑崙就叫未央生

在上面坐了自已坐在下面上面進着婦人待他好調情的意思那婦人取出一梱絲來遞典末央生看遞便遞典他都是正顏厲色没有一毫顧眄之容末央生還不曾接絲到手就回覆道這梱絲顏色太黄恐怕用不得及至接到手中仔細一看又對賽昆侖道好古怪方絕大娘拿在手裡覚得是焦黄的如今接到我手上又會白起来這是甚麽原故故意想了一會又對賽崑崙道是了大娘的手忒白了些所以映得絲黄如今我的手黒所以把黄絲都映白了婦

人聽見這一句就把一隻眼睛凑着末央生的手相了一會纔回覆道相公的尊手也不叫做黒了説便説這一句也還是正顏厲色没有一毫嬉笑之容賽昆侖道他的手比了我們的不叫做黒若比了大娘的就不叫做白了婦人道既然覚得絲白為何不買末央生道這是賤手映白的可見不是真白畢竟要典大娘的尊手一樣顏色的方纔是好絲求取出来看看賽昆侖道世上那有這樣白絲只要像你臉上這樣顏色也就用得遇了婦人聽見這一句又把一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婁眼睛湊着未央生的臉相了一会方纔捨個歡喜之容對他笑一笑道只怕如今世上也沒有這樣白絲着官你道他為甚麼以前不笑直到此時纔笑以前不顧盼直到此時忽然顧盼起來原来這個婦人是一婁近視眼隔了三尺路就看不見人的起先未央生進去還只說是尋常買賣之人及至聽見酸子二字方纔曉得是個秀才也還只纔是尋常人物不把眼去相他因為睜眼看人有些費力所以遇見男子不大十分顧盼但凡近視的婦人標致者多醜陋者少聰明者多愚蠢者少只是一件那點雲雨之心却與色眼男人一様都是要認真做事不肯放鬆的從来有俗語二句道

婦人近視眼　幹事不躲懶

若夫色心甚重的婦人眼睛又能遠視看見標致男子豈能保濟不動私情生平的節操就不能完了所以造化賦形也有一種妙處把這婁眼睛付與他使他除了丈夫之外随你潘安宋玉都看不分明就省了許多尊障從来近視婦人裡面完節的多壞事的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少総虧那隻眼睛不會惹事這個婦人若不是把戲句巧話引他眼睛上身隨你立在面前調戲到晩他只當在雲霧之中那裡曉得只回午上一看臉上一看兩看〻花了心就覺有些鬧文不得對着未央生道相公當真不買若果然要買我房裡有一捆好的取出来看就是未央生道特地尋来豈有不買之理快求取出来看婦人進去一会果然取出一捆絲来又呼一個影影了鬟捧了兩鍾清茶一鍾遞與賽崑崙一鍾遞與未央生未央生不敢吃完留了半鍾

只當只稚
上り

做個轉奉主人之意婦人看見又對未央生笑了一笑方纔遞出絲来未央生接絲的時節就趁手把婦人捏了一把婦人只當不知也把指甲在未央生手也搊了一下賽崑崙道這一捆果然好買了去罷就把銀包遞與未央生未央生照他說的價錢稱了遞過去道這銀子都是成錠的大娘請看婦人道銀子便成錠只怕是中看不中用的未央生道大娘若不放心我把絲與銀子都放在這邊今晩就來兌一錠試他一試何如不是誇嘴說我們的銀子與人一様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都是表裏如一的婦人道也不消如此若果然不差
下欠還好交易不然只好做一遭主顧罷了賽崑崙
拿了絲催未央生回去未央生臨行又把婦人睃了
幾眼婦人雖不看見也能領略大意竟把一雙眼睛
收做兩條線縫做個似愁非愁似笑非笑的模樣送
他未央生走到寓中與賽崑崙商議道這樁事有八
九分要成了只是今日晚間怎麼樣一個去法也要
做得萬全纔好賽崑崙道我細細打聽過了他家沒
有第二個人只有方纔那個了鬟纔十一二歲夜間

跌倒頭就睡着了聽見甚麼响動他家那幾間房子
是看得見的又不是樓房又不是土庫那視經得我
下手若是動了墻壁被人看破第二次就去不得了
只消揹了你爬到他屋上撤去幾片瓦擻去一根椽
做個從天而下罷了未央生道若還被他隣舍聽見
大家捉起賊來却怎麼處賽崑崙道有我兒在身邊
再不會如此你不消多慮只是一件那婦人方纔的
話你聽見不曾只怕你是中看不中用的若還幹得
他不快活就是一遭主顧了我兒以前的話如今可

撩 手取

驗了麽你須要自已掙紥不要被他考倒只進一場到第二三場就不得進去未央生道決不至此長兄不信你便做個撩望的立在高處聽就是了兩箇笑了一場已不得金烏西下玉兎東升好做進場舉子但不知那位試官是怎生一個考法須題自出来方知今曉

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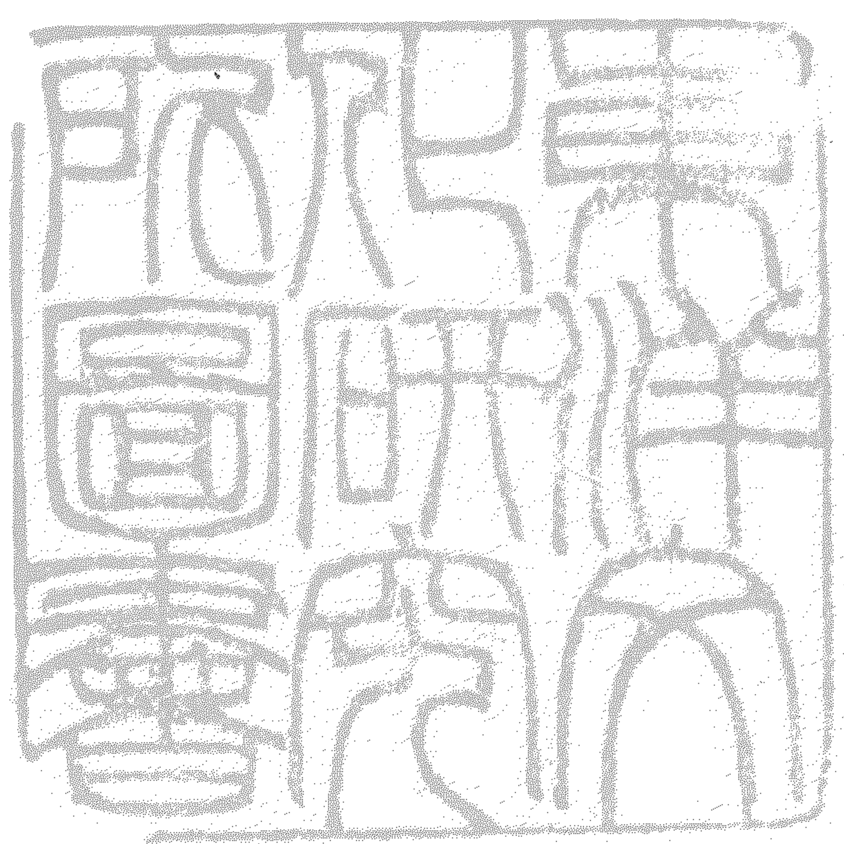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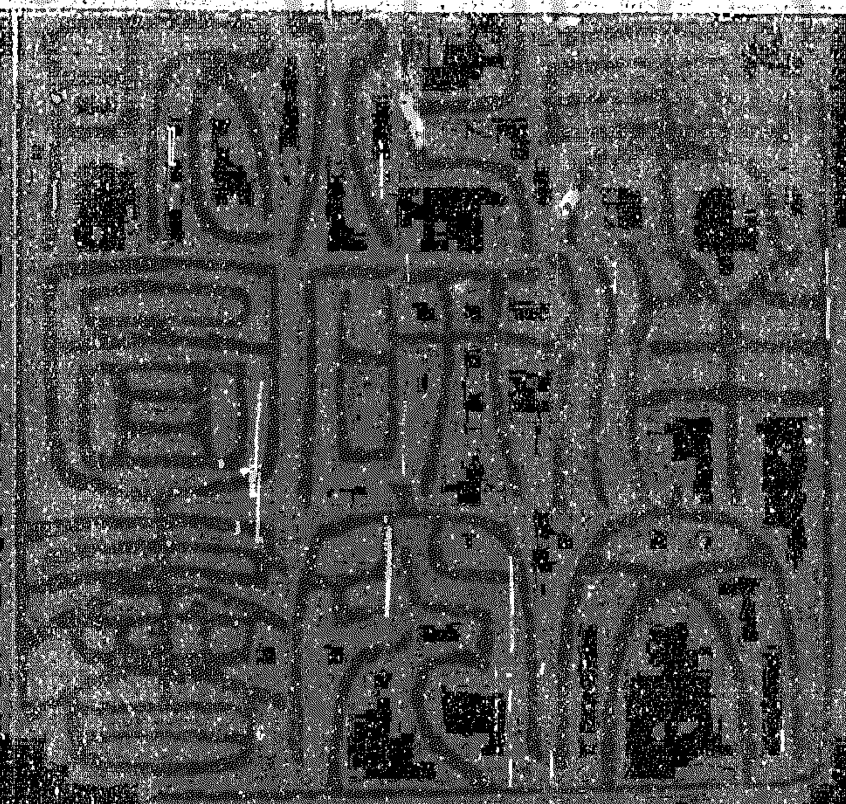
小說寓言也言既曰寓則非實舉可知吾顧讀是編者萬勿以辭害志此回割狗腎補人腎非

撥撒与詞鋒同

有是理盖言未央生将来所行之事盡狗彘之事也猶第三回與賽崑崙結盟而且以兄事之盖言其人品志嚮猶出盗賊之下也皆深悪而痛絶之詞今明罵他做狗烏龜賊烏龜耳世人不得認貶考褒以虚作實謂狗真可割而割之賊真可交而交之使作誠之人友蒙作偏之謗斯千古之人有同幸矣　第六回賽崑崙口中既說此婦老實風流二字不十分在行此回賣縂一段與未央生接談詞鋒不避旗鼓相當不

俾不走實竟風流到絶頂處大典前說相左不知者定以為針線不容尊出作者破綻来矣誰知他把近視二字藏在胸中做今行文的轉軸故前後自相矛盾有意伏此奇兵使人攻擊乃文章說謊處也前之所謂走實者以其眼睛近視不曽着見標致男子無所用其風流也此間叙其風流者亦以其眼睛近視忽然着見標致男子無可容其走實也可見標致男子斷不可使近視婦人見而作者欲垂訓于閨門特借一人為鑒非止作文字波瀾而已觀者不可不知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NOT TO BE REPRODUCED


鬧花叢

九十回

共十

双紅堂
小説
96(5)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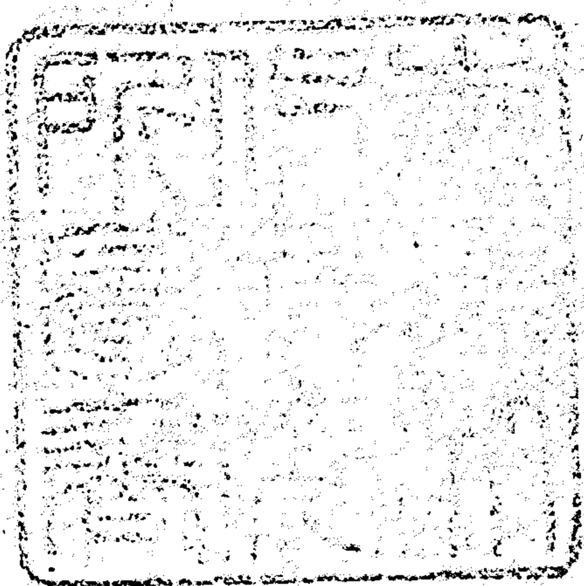
第九回

擅奇淫偏持大體　分餘樂反白先籌

詩云

淫婦從來喜說貞　却非無故盜虛聲
此中別有氷霜操　不遇奇姦不動情

却說權老實的妻子乳名叫做艷芳是個村學究之女自小也教他讀書寫字性極聰明父母因他姿貌出衆不肯輕易許人十六歲上有箇考案首的童生央人作伐父親料他有些出息就許了他誰想做親



科 2028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理正言順

一年就害弱病而死艷芳守過週年方纔改嫁與權老實此婦性雖好淫頗知大體每見婦人有淫佚之事就在背後笑他嘗對女伴道我們前世不脩做了女子一世就出不得閨門不像男人有山水可以遊玩有朋友可以聚談不過靠着行房之事消遣一生難道好教做婦人的不要好色只是一夫一婦乃天地生成父母配就的與他取樂自然該當若還丈夫之外又相處別個男人就是越禮犯法之事丈夫曉得要打罵旁人知道要談論了且無論打罵不打罵

脫得直捷痛快使人色飛氣揚方是此中名士

談論不談論只是這椿事体不幹就罷要幹定要幹個像意畢竟是自家的丈夫日間把事休做完了兩箇脫衣上床有頭有腦不慌不忙的做去做到後来方纔有些妙境若還與別個男子偷偷摸摸那慌忙急促之中只圖草草完事不問中竅不中竅着題不着題有些甚麼趣味况且饑時不點點時不饑就像吃飲食一般傷饑失飽反要成病我笑那些走邪路的女子何不把後来相情人的眼睛留在當初擇婿若要慕虛名揀個文雅些的若要圖外貌選個標致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寔事即実事也

些的只還不慕虛名不圖外貌单要幹房中的寔事只消尋個精神健旺力氣勇猛些的自然不差可以做淂寔事来了何須去了自己丈夫去尋别個那些女伴聽了都道過来人的説話自然不同句〻親切而有味怎見淂他是過来人他當初做女兒的時節也慕虛名也圖外貌也要想幹寔事心上要選個三様俱備的丈夫及至嫁了那個童生才也有幾分皃也有幾分只説是三様俱備的了誰想本錢竟短小不過精力又支持不来爬上身去肚子不曾偎淂熱

麤笨即大也

就要下来了艷芳是個勤力的人那裡肯容他懶惰少不淂作興鼓舞又要聳擁他上来本領不濟之人經不淂十分剝削所以不上一年就害弱症而死他經過這一遭挫抑就曉得才貌二字是中看不中用的東西三者不可淂兼寧可舍虛而取實所以後来擇偶不必定要讀書人也不必定要生得標致单選精神健旺力氣勇猛的以備寔事之用看見權老實生得麤〻笨〻精力又如狼似虎知道是個有用之材所以不問貧富就嫁了他起先還是单取精力不

極俗之語叙得極文又復淋漓盡致

知他的器械何如只說力雄氣壯之夫不必定用長鎗大斧方能取勝就是短兵相接薄刄輕揮一般可以摧鋒陷陣那裡曉得竟是一根丈八長矛莫說力小之人不能輕舉就是手腕畧細些的也還把握不來所以艷芳喜出望外自嫁之後死心塌地倚靠着他不生一毫妄念因他生意微細日進不多清晨起來替他絡絲到晚每日有一二錢進益不但自己不吃男子的飯連男子還要吃着他的只因那一日合當有事撇開簾子與對門婦人說話未央生從門首經過把他細看兩番他因眼睛近視只看見有個人影在門前逗留一會却不知道面貌何如誰想倒被對門的婦人看了十箇像意那婦人有三十多歲丈夫也是販絲賣的與權老實一同去買一同去賣雖不合本却像影計一般這個婦人面貌雖然生得奇醜性子却好淫不過一來因招牌不俏沒人想他二來因丈夫凶狠畧有些差錯不是打就是罵所以還惧怯不敢胡行那一日把未央生從頭至脚看得清清楚楚待他去後就走過街來對艷芳道方纔一箇

絶標致的男子走去走来看了你両次你曉得麼艷芳道你知道我的眼睛可是看得人見的我坐在這邊那一日沒有幾个男人隔着簾子看我便捨他看看罷了定要曉得他做甚麼婦人道往常的男子你這樣人物值不得捨與他看像方纔這一個就等他立在門前看上三日三夜也是情愿的艷芳道怎麼這等說雖道有十二分人才不成婦人道豈止十二分照我看起來竟有一百二十分我終日立在門前這双眼睛那一日不看論千論百何曾見有這樣標致的臉上的皮膚随你甚麼東西沒有那種白法眉毛眼睛鼻頭耳朶那一件不生得可愛身子的俊俏竟像个絹做的人物一般就是画上画的有這樣標致也沒有這樣飄逸真正教人想死艷芳道好笑大娘就說得這等活現我不信世上有這樣男子就有這樣男子他自他我自我又不知姓張姓李想他做甚麼婦人道你便不想他我看他好不想你出神出智竟像落了䰟的一般要去又捨不得去要立住了又怕人說沒奈何只得走過去一會又從新走轉来

臨去的時節那種丟不下的光景好不可憐你不曾看見自然不想他我這看見的竟替你害起相思来你說古怪不古怪艷芳道只怕他那種光景不是為我是為大娘你如今自已害相思不好說得故意把我来出名婦人道我好副嘴臉他肯為我其實是為大娘大娘不信他少不得還要来走過我遠遠望見他来就知會大娘大娘把身子立到外面去些一来好看他二来等他也好看你艷芳道且等他走過的時節再做道理婦人又說了許多趣話方纔過去艷

相思竟有替害者奇絕趣絕

芳到第二三日倒也留心要看他不想過了許多日子再不見来也就丟開了及至這一日来買絲看見這副標致面貌自然要想起前話来了等他去後心上思量道前日所說的莫非就是此人不成論他外貌果然是當今第一个男人但不知内才何如我既要壞一場名節畢竟也圖些實在受用便好若单為人物只消引他日日来買絲把他的面貌看个爛熟就是了何須要做别樣的事他方纔有一句切話說今晚就來開来識他一試雖然是說銀子却是双関

二意萬一今晩當頭走来我還是拒絶的好收留的好終身的名節懷典不壞就在這一刻定局了不可不自家斟酌正在那邊躊躕只見對門的婦人走過来道權大娘方纔買絲的人你認得麼艷芳道我不認得婦人道就是我前日說的你難道不明白世上那有弟二个男子像這樣標致的艶芳道標致倒果然標致只是忒輕薄些不像个正人君子婦人道大娘又来道學了世上那有正人君子肯来看婦人的我門只取人物罷了又不要他稱斤兩曾他輕薄不

輕薄艶芳道是便是這等說只是在人面前也要畧穩重些便好方纔做出許多調戲人的光景虧得我家主不在若還在家看見怎麼了得婦人道怎麼樣調戲你對我說二看艷芳道總是不老成罷了說他做甚麼那婦人是个極滛之物聽見說出調戲二字不知怎麼樣摟他親嘴扯他做事就不覺摇頭擺尾起来把手在艶芳身上在揑一把在敲一下定要他說艶芳被他纏不過就回他道方纔是两个人一齊進来的難道有甚麼別樣調戲不過是說話之間眉

来眼去、做些勾搭人的意思就是了婦人道這等你也露些好意回荅他不曾艷芳道我不罵他就勾了還有甚麽好意回荅他婦人道這就是你寡情了不要怪我説你這樣標致女人世上没有第二个他那様標致男子世上也没有第二个真是天生一對地生一双原該配做夫妻總是既不能勾做夫妻也該相處相處了〻心願不要怪我説権文爺那様人物不是你的對頭一朶鮮花揷在牛糞堆上、也覺得可惜他以後不来就罷了若還再来只要没有第二个

我就走過来替你做媒若把好事幹得一两遭也不枉為人一世你不要十分古板世上只有不嫁人的寡婦起節婦牌坊不曾見説有丈夫的婦人一生不曾偷漢官府皆来旌奬他的你道我説得是説得不是他一邊講艷芳一邊筭計道看這婦人心上愛他極了我就要做這椿事他任在對門若不把些甜頭到他〻豈不壞我的事我如今不知那人的本事何如不如讓他先美一次只當委他考試一般若還本事好我然後上場不怕這様醜婦人奪了我的寵去

未知生此際光光乎殆哉

若還本事不濟我就一顧発作起来赶他出去就是了依舊不曾壞淂名節何等不妙主意已定就對他道這樣事我其寔不做他若再来倒不要大娘替我做媒待我替大娘作伐等你兩个做幾遭好事何如婦人道豈有此理莫說大娘這句話来必出于本心就便出于本心我這樣醜婦人他那裡骨要大娘若有好意除非你兩个弄上了手一遭兩遭之後待我故意撞来大娘只說不好意思扯我也幹一遭就像賭錢場上抬頭的一般這還可以使淂艷芳道我方

見兎放鷹有得無失可謂善保名節者

纔說的不是假話有个做法在這邊我方纔看他意思竟會歪纏不過我要拒絶他又放不下臉来他方纔臨去的時節說一句巧話今晚就要摸来也不可知如今你家男子共我家男子一同買貨去了揔則家裡沒人你今晚竟鎖了門到我這邊来睡預先吹滅了燈待我躱在一處他若果然来你竟做充了我同他睡覺睡過之後他少不淂是暗地裡去那裡知道是你只當替我做了一个人情又保全我的名節不致有虧何等不妙婦人道這等說是你許他来的

自我作古不可謂非立極之人

了我如今心上被你說得痒不過要辭也辭不得了只是一件你為甚麼原故既許他来又不肯同他幹事從来的節婦那有這樣做法的艷芳道不是我假仁假義定要做這掩耳盜鈴之事不瞞大娘說房事裡面的滋味我也嘗得透了隨你有本事的也趕我自家的男人不上吃過大筵席的人些須東道看不上眼葷不葷素不素不如不吃的妙我所以不肯累這个虚名婦人道你的主意我知道了權太爺的本錢是一方有名的你被大楦頭楦過了恐怕那楦週

楦俗楥字楥呼眩切織履模乾

鞋的小楦撩不着大人的鞋幇所以要我做个楔子替你楔二消息的意思就做我不着先替你楔一楔料想没有甚麽折本只是一件也要等我幹个像意不要在要緊頭上你又自己衝上陣来使我進退不得自古道齋僧不飽不如活埋這句話你須要記得艷芳道料想没有這等儌倖的事你但放心两个商量定了只等臨期行事這也是那奇醜婦人一時三刻的造化奏了這个美差一个簇二新二改造出来的楦頭是他這隻皮鞋楦起要知寬窄何如或刻楦

時便見

評

艶芳偸漢之法極其老到乃良匠擇木之変體央胸無主宰漫為覬望者不啻惜乎過苺人于此際使其為善不終倘未央生是舉在三月以前則隣婦矢身之時即此女完節之日倘有賢明有司欲為建坊立祠者吾必舉一配饗之人俾央奴要娘之貞女同芳比烈為名教中開一方便法門千載以後佗有心懷異志幸免二天

臭始也

者皆奉為鼻祖可也

第十回

聆先聲而知勁敵　留餘地以養真才

詩云

窈窕佳人得趣時　常留餘地息男児

今宵預作来宵計　不是高貪那渇知

婦人奉了這个美差心上歡喜不過預先尋幾塊絹袱帯在身邊好待幹事之時揩抹淫水省得湿了別人家的被褥握到點燈時候連忙把門鎖了走過街

来艶芳故意哄他道今晚竟是虛邀了他方纔寄个信来説被人扯住吃酒脱不淂身還要另約日子大娘且請回罷婦人聽見這一句急淂眼中火出鼻裡焰生又怪艶芳不寄信轉去定强他今晚来又疑艶芳起先失口許了如今捨不淂讓人要趕人回去自已受用埋怨了好大一会艶芳纔笑起来説是哄你的話如今想必要来了只打夥哄他幹事就是先燒一盆熱水同婦人淨了下身然後拿一張春櫈鋪在床橫頭好待自家瞧了聽他們幹事分付婦人把大

門門好悄〻立在門背後他来的時節畢竟要輕〻的敲門只聽見敲一下就開門放他進来不可使他敲多次等隔壁人家聽見放他進来之後依舊把門門好一同到床上去睡只是與他説話的時節聲氣要放輕些〻恐怕他認淂出婦人唯〻聽命就打発艶芳睡了到大門邊去伺候等了一更多天不見一些响動只淂走進房去正要開口問艶芳不想黑地之中有人摟住他親嘴婦人只說是艶芳假粧男子和他取笑就伸手去摸他褲襠纔伸淂下去就有一根

蹺丘蚁切挙足也

緫大的東西把手撞了一下方纔知道是本人就粧出嬌聲来問道心肝你從那裡進来的未央生道是從梁上下来的婦人道好个有本事的心肝既然如此到床上去睡罷兩个分開了手各人自觧衣服未央生不曾觧完婦人已脫得赤條條仰睡在床上了未央生爬上肚去要摸着他兩隻脚好架上肩頭不想再尋不見那裡曉得自上床時節已高高蹺在半天啓開陰戸只等陽物進来了未央生思量道不想此婦竟是這等一个淫物既然如此那些温柔軟款的家數都用不着了只得賞他一个下馬威就把下身拾起離陰戸一尺多高挺起陽物朝下一攻那婦人就像殺猪一般喊起来道阿呀使不得求你放輕些未央生把兩隻手替他扒開陰戸慢慢的捱擦擦許久只進得一寸龜頭其餘都在外面不能徑入就對他道越輕越不得進不如還放重些你總是熬一下疼就有好處来了又挺起陽物朝裡一攻婦人又喊起来道使不得求你用些饞唾未央生道只有幹處女用着那件東西豈有同婦人幹事要用饞唾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直之下脱攻字

即的音ツエ 即的音ツエ

橙一作櫈

之理這个例式子破不得還是乾弄的是梃起陽物又往裡面直婦人道使不得你若不肯破例請抽出来待我自已用些罷未央生道寧可是這等就把陽物拔出聽他自用婦人伸開巴掌吐上許多唾沫先把陰物扒開貫了一手進去餘剩下来的都搽在陽物上對未央生道如今没事了慢慢的弄進去未央生要顯本事依舊不肯從容把两隻手捧住他两股即的一聲那根麄而且長之物已盡根入進去了婦人又喊起来道怎麼你們讀書人倒是這樣粗鹵的

不曾人死活一下就弄到底如今裡頭着不下快拿些出来未央生道裡頭着不下難道如今在外面不成只該叫他活動些不要坐冷板櫈就是了笑了一笑就運動起来起初幾下婦人還當不起每送一次定叫一聲阿呀送到半百之數就不見則聲了及至送到百外又從新叫起阿呀来起先是疼痛的阿呀如今是快活的阿呀阿呀二字也有幾等用法抽到數百之後那婦人就有無限的騷狀做出来無限的淫聲喚出来使人禁持不住只得一陣緊似一陣要

鑽心刺骨之語

催他丢過了自己好洩的意思誰想那个婦人又有些奸詐明〻去了兩三次問他只說不曾他為甚麼不說實話只因自己是代職的恐怕艷芳聽見說也心事已完要来交代自古道権官如打刼多捱得一刻也是好的未央生認做真話再不敢丢抽到後来漸〻忍耐不住只得喘了婦人自己丢一次丢過之後又不敢住手就像醉漢騎驢一般走一步路顛一點頭不獲有勇往直前之氣婦人見陽物逡巡不進就問他道心肝你丢了麼未央生怕笑他本事不濟

批

絶頂妙譬

只淂也說不曾起初未問之先一下軟似一下自從問了這一句竟像小學生要睡被先生打了一下那讀書的精神比未睡時節更加一倍就平空振作起来一連抽上幾百力也不停一停喘也不息一息那婦人叫起来道心肝我丢了我要死了我經不淂再入了你摟住我睡一睡不要動罷未央生方纔住手還把陽物放在牝中一同酣睡婦人的面貌雖然奇醜還虧淂一双脚小身上的皮膚黑便黑到極處還不十分粗糙所以幹到臨了認不出是替身却說艷

労躲在床横頭側耳細聽起先見婦人叫疼叫苦弄不進去就知這件家伙不十分眇小可以用得的心上先寛了一半又見他幹法在行抽送之間疾徐有度不像没有来歴的心上又寛了一半幹到半中間見他懈了一陣雖然畧有些鄙薄之意後来見他重整軍威比入手之初更加奮勇心上大喜道這等看来分明是閫内之驍科色中之飛将了還有甚麼説得就失身與他可以無悔要趂他歇息之時鑚進被去説个明白又怕他在黒暗之中不曾看見婦人的嘴臉只説他好似我還要想去弄他況且自己的面貌没有个醜婦相形也還不見得好處男子久戰之後若不把可欲之事去歆動他未必能勾再挙就捎悄走到厨下取起火来先舀幾瓢水在鍋裡下面點一个草把等他自着然後拿了蠟燭走進房去把帳子一掀綿被一揭道是那一个奸賊夤夜闖入人家摟着婦人淫慾這是甚麼道理好好起来同我説个明白未央生在睡夢之中忽然驚醒只説是他丈夫躲在家中故意等妻子同他睡了走來捉奸要詐他

的銀子、嚇浔牙齒乱鬪、冷汗如澆、及至擡頭一看、就是日間所見夜間所幹的婦人、心上思量道、難道他家又有一个不成、低下頭去、把楼着同睡的人、仔細一看、纔知道是个奇醜不堪之物、一臉漆黒的癩麻一頭焦黄的短髮、身上的顔色就像一隻金華火腿不曾刷洗過的一般、就大驚大駭、叫起来道、你是那一个、婦人道、你不要驚慌、我是替他做探子的、就住在對門、那一日你在門前走過、與他說話的、就是我他說你面貌進好、只怕中看不中用、空等他累个偷

漢的名色、所以央我過来、預先試你一試、如今料想是中或的了、你同他两个睡罷、我論理也該睡在這邊、再討些賞賜了去、只是旁邊有个打混的、又你両个試幹不爽利、不着回到家裡去睡、做个天下人間方便弟一罷了、說完就爬起身来、只穿一个綿襖一條夾褲、其餘的衣裙、連那残塊透漫的絹袱、都掛在手臂上、帯了回去、臨去之時、又對未央生道、我的容貌雖然醜陋、也是你的功臣、這段好事、是我說起的今晚與你睡、這一次、一来是大娘的好意、二来也是

前也的姻縁以後再来有閒空的工夫、也還同我瞧瞧、不要十分寡情、説完又對艷芳拜幾拜謝了、東道主人、方纔出去、未央生如醉初醒、如夢初覺、方纔感激、賽崑崙、若不虧他那些藥石之言、激我改造、今日進来、只好做个秦邦赴考的、蘇秦不中文章、白白的趕了出去、艷芳送婦人去後、依舊把門閂好、走進房来、對未央生道、我曉得你今夜放我不過、特地尋一个昏身等你、如今與他幹了一次、也消得我的帳了、還不出去瞧、在這裡做甚麼、未央生道、不但消不

得帳、還要加你的罪、如今已是半夜了、不多一會就要天明、快些上床来、經不得再講閒話、艷芳道、你當真要同我睡、未央生道、怎麼不當真、艷芳道、既然當真、你且起来、披了衣服、把一樁緊要事、做了纔好同睡、未央生道、除了這一樁、還有甚麼緊要事、艷芳道、你不要管、只爬起来、就是一面説、一面走到廚下去把起先温的熱水、舀在坐桶裡面、搬来放在床前、對未央生道、快些起来洗坐脚、不要把別人身上的齷齪、弄在我身上来、未央生道、有理、果然是樁緊要事

腌臢物不潔曰…

我方纔不但幹事、還同他親了我个嘴、若是這等說還該嗽一嗽口、纔是、艷芳道、不消嗽得、我是不共人幹那樁事的、未央生道、又來了、豈有下面寫了中字上面不寫呂字之理、正要去尋碗舀水、不想坐桶中間現放着一碗熱水、水碗之上、又宗着一枝刷牙、未央生心上道、好用全至女子、若不是這一出、就是个腌臢婦人、不問清濁的了、艷芳等他嗽洗過了、自己也坐上去、把下身洗濯一番、他的下身起先已共婦人一齊淨過了、為甚麼此時又要洗濯起来、要曉得他以威歛、全要靠着陳勢了、就把他頭底下的枕頭取來、墊在腰下、然後按了兵法、同他幹起、艷芳不曾到好處、但見他取了枕頭下去、又不再取一物與他枕頭、就曉得、此人是个慣家了、取枕頭墊腰、是行房的常事、怎見得就是慣家、要曉得、男女交媾之事、與行兵的道理纖毫無異、善料敵者、纔能用兵、男子曉得婦人的淺深、方知進退、婦人知道男子的長短、纔識送迎、這叫做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男子的陽物長短不同、婦人的陰戶淺深不一、陰戶生得淺的、就有極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長之物、也無取用之、抽送的時節、定要留些、有餘不盡之意、若盡根直抵、則婦人不但不樂、而且痛楚、婦人痛楚、男子豈能獨湶乎、若還陰戸生淂深的、就要用着極長之物了、畧短些的、也不濟事、只是陽物生定、怎麽長淂来、這其間就要用个補湊之法、腰之下股之上、定湏一物襯之、使牝戸高張、以就陽物、則縱送之時、易于到底、故墊腰之法、唯陽短陰深者可以用之、不是説枕頭這件東西、乃行房必需之物也、所以男子的陽物短者可醫、女者不可醫、共其女而長、

無寧大而短、術士昝未央生改造之時、只求其大、不使其長、就是這个原故、如今艶芳的深、未央生的短、所以急取枕頭墊在下面、豈不是个慣家、這種道理、世上人還有知道的、至于取枕頭墊在腰下、而竟不取他物、共婦人枕頭這種訣竅、就没人参淂透了、婦人腰底下、能有一物、若還頭底下、又有一物、則上身一段、不過二尺多長、两頭凸起、中間凹下、只當把婦人的身體、拗折在下面、身上又壓着一个男子、你道他氣悶不氣悶、辛苦不辛苦、况且婦人枕了枕頭、面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龐末免帶反口齒唇舌、都與男子不對、極不使于親嘴、男子要親嘴、必須鞠着身子、往下面奏、婦人要親嘴、必須硬起頸項、朝上面湊、礙了一个枕頭、貴人多少氣力、所以幹事之時、無論墊腰不墊腰、搃來頸項底下的東西、斷不留他、不濟會幹事的、將要動手就把枕頭推過一邊、使他雲鬟貼席、朱唇面天、五官四肢沒有一件不與男子相合、上下二孔、又與別的肢体不同、不唯相合、而且相投、不唯相投、而且互相出入、男子的玉莖入于女子陰中、女子的絳舌入于男子口中、便他也有一件討便宜處、則湊事相勻、而無有餘不足之勢矣、未央生把一隻手、扳枕頭下去、就把一隻手托住他的頭頸、安頓在席上、使面孔不歪不斜、預為親嘴之地、所以艷芳暗喜、知道他是慣家、未央生墊腰之後、從新提起小腳、放在肩頭、把兩隻手抵住了席、放出本事來、盡力抽送、每一抽定要拔出半截、每一送定要抵个盡根、只是一件、抽便抽得急、抵却抵得緩、為甚麼原故、他恐怕下去急了、要入得陰戶响、恐怕鄰舍人家聽見、美出事來、所以不敢

放手、幹了、一會、那陰戸裡面漸ニ覺淂緊湊起来、不像初幹的時節汗漫無際了、未央生心上明白知道、是狗腎發作陽物大起来的原故、就不覺精神有信抽送的度數愈加緊密、艷芳起先不動聲色直到此時、方纔把身子扭幾扭、叫一聲道、心肝有些好意思来了、未央生道、我的卒肉方纔幹起頭、那裡就有好意思、且待我幹到後来、看你中意不中意、只是一件、我生平不喜幹啞事須要弄淂裡面响起来、纔覺淂動興、只是你這房子狹窄、恐怕隣舎聽見、不好放手、

却怎麼處、艷芳道、不妨、一邊是空地、一邊是人家的厨房没有人宿的、你放心幹、就是未央生道、這等就好了、此後的幹法就與前面相反、抽淂緩送淂急、送進去的時節就像敲化子打肋磚要故意使人聽見好可憐見他的一般、翻天倒地、幹了一陣、艷芳騷興大發、口裡心肝兒子叫不絕聲、牝中的淫水滂流横溢、未央生見他勢頭来淂淊湧、要替他揩抹乾了、從新再幹、就伸手去摸汗巾、不想摸到手裡、被艷芳一把搶去、不容他揩抹、這是甚麼原故、原来他的生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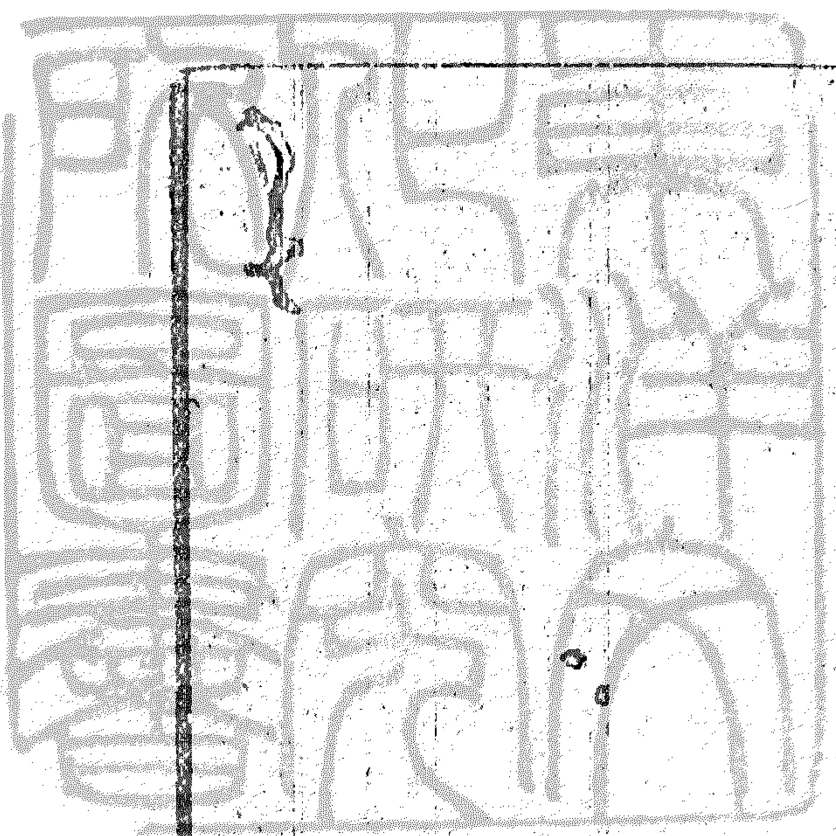
千古風流第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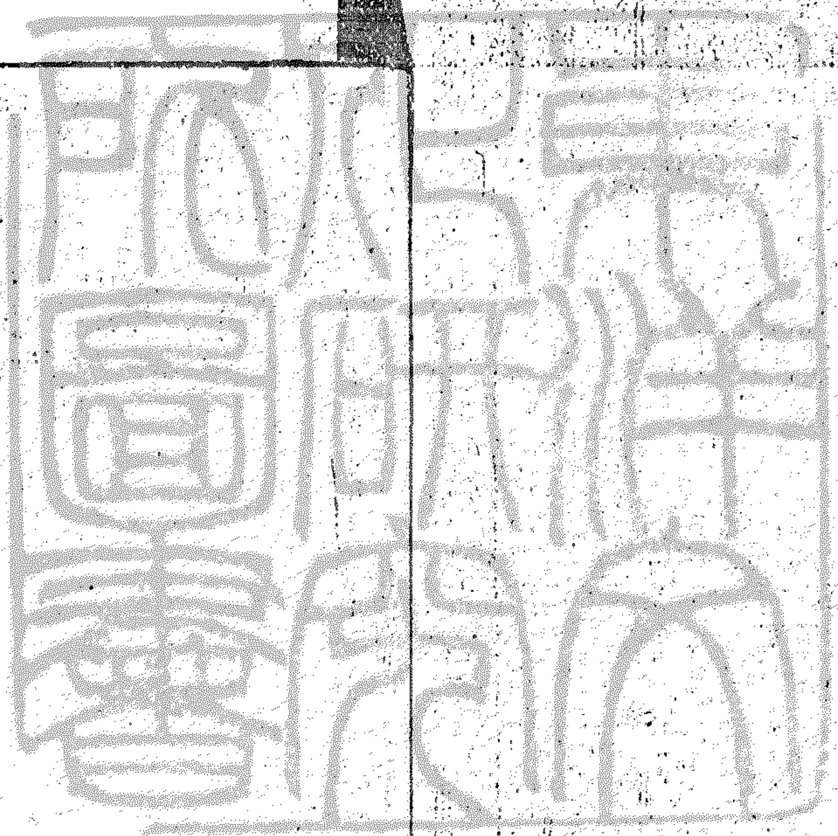
也是不喜幹啞事的、與未央生所好畧同、而更于所好之中、得其深趣、但凡幹事之時、淫水越來淂多、响聲越覺得溜喨、所以他平日幹事、隨下面横流直淌就把身子都漫在裡邊、也不許丈夫揩抹、直待完事之後、索性坐起来、把渾身上下、拭个乾淨、這是他生手的嗜痂之癖、原有一種妙趣、但可為知者道、不能為俗人言也、未央生見他不肯、就悟到這个原故、比前愈加响美起来、又翻天倒地、幹了一陣、艶芳就緊緊摟住道、心肝我要丢了、你同我一齊丢罷、未央生要騁本事、還不肯丢、艶芳道、你的本事我知道了、不是有名無實的、如今不曾住手、丢了一夜、抵敵了兩个婦人也是虧你淂緊的了、留些精神、明日夜裡再幹、不要丢壞了人、使我没淂受用、未央生見他這幾句話說淂疼人、就緊緊摟住、恨不淂把他的身子模進肚裡去、又狠狠柚了一番、兩个總一齊完事、完事之後、不曾說淂幾句話、天已將明、艶芳怕他出去、遲了被人看見、只淂催他起来、自已也穿了衣服、送他出去、從此以後、都像這等、晩去夜来、倶是從門裡出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入再不做梁上君子了。還有幾次捨不得、分別連日裡也藏在家中、艷芳只推生病不出去開門、兩个清天白日、一絲不穿彼此看了雪白的肌膚、恣其淫樂、對門的醜婦、隔一兩夜過來一遭、未央生不好拒絶他也時常點綴點綴、但不能句飽其所欲、只好免于怨悵而已。隣舍裡面、有幾个知道些风聲、聽見些响動的、都只說賽昆侖自己来共他、再不道是替人做事、未曾到晚、各家都閉戸関门、不管外面的閒事、惟恐賽昆侖惱他、礙眼、要帶便去笑討他、所以一連睡

了。十幾夜沒有一毫驚恐、直到權老実回来之後、方纔斷了踪跡。賽崑崙恐怕他少年心性、再出事来、連日間也禁止他、不許到門前去窺探、寧可自己做紅娘、終日託名買絲替他傳消遞息。權老實有幾次在家、只說是生意主碩、平日無妻子、交易慣的、自己到立過一邊、憑他兩个說話、一味忠厚、到底不以詭譎待人、這纔叫做權老実。始信天下的混名、就是汝南月旦、再取不差、不像自家取表德、只揀好字眼稱呼、末世擇交之法、不必察其為人、觀其行事、只問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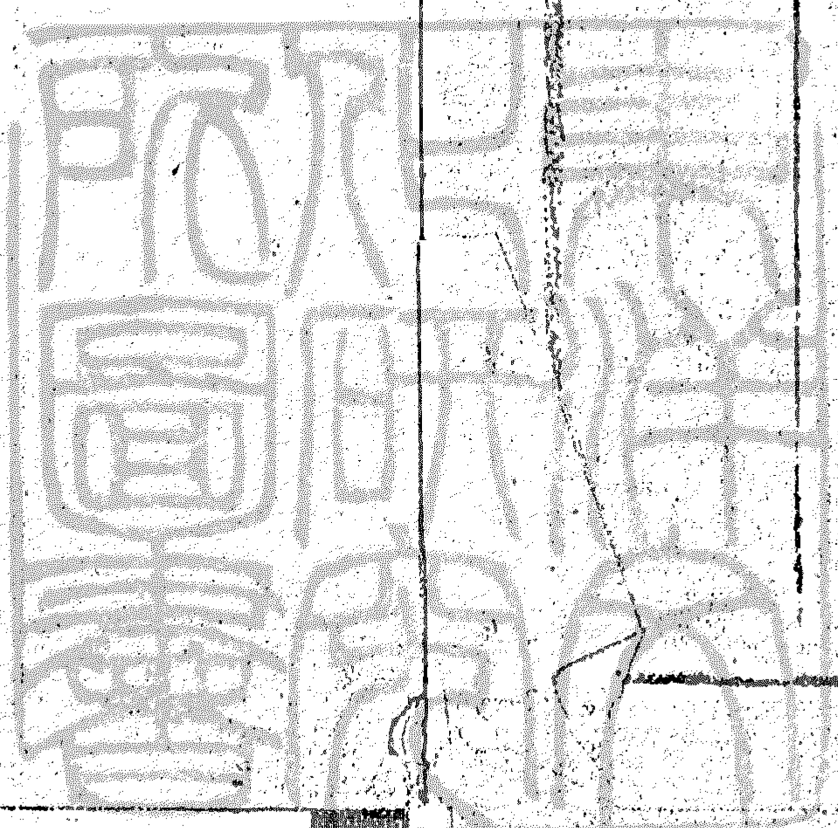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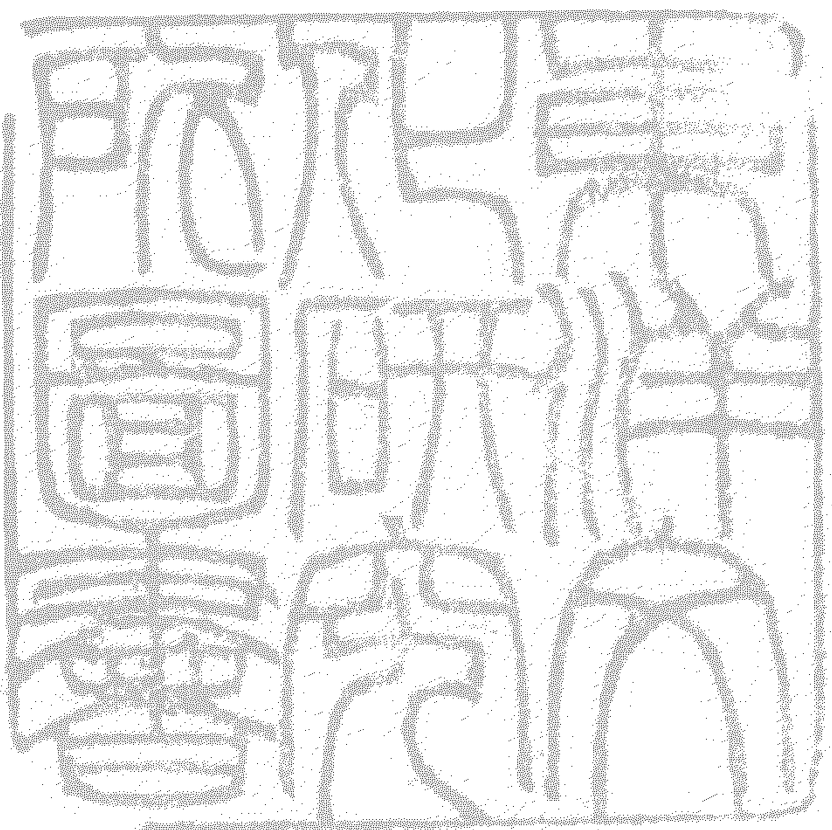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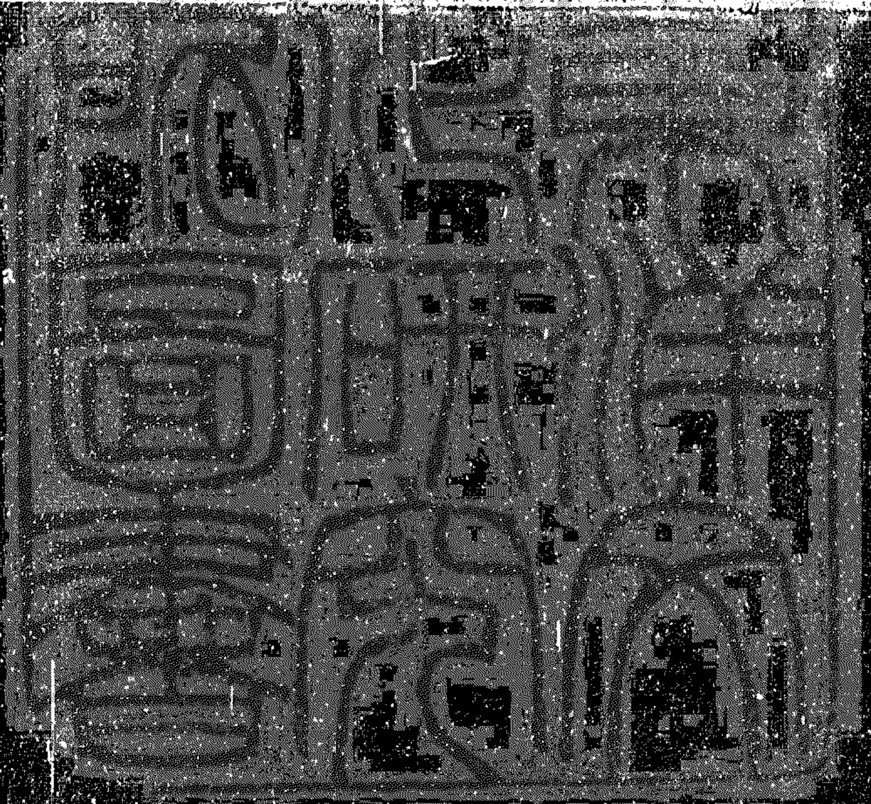
呌做甚麽混名就知道他文淂文不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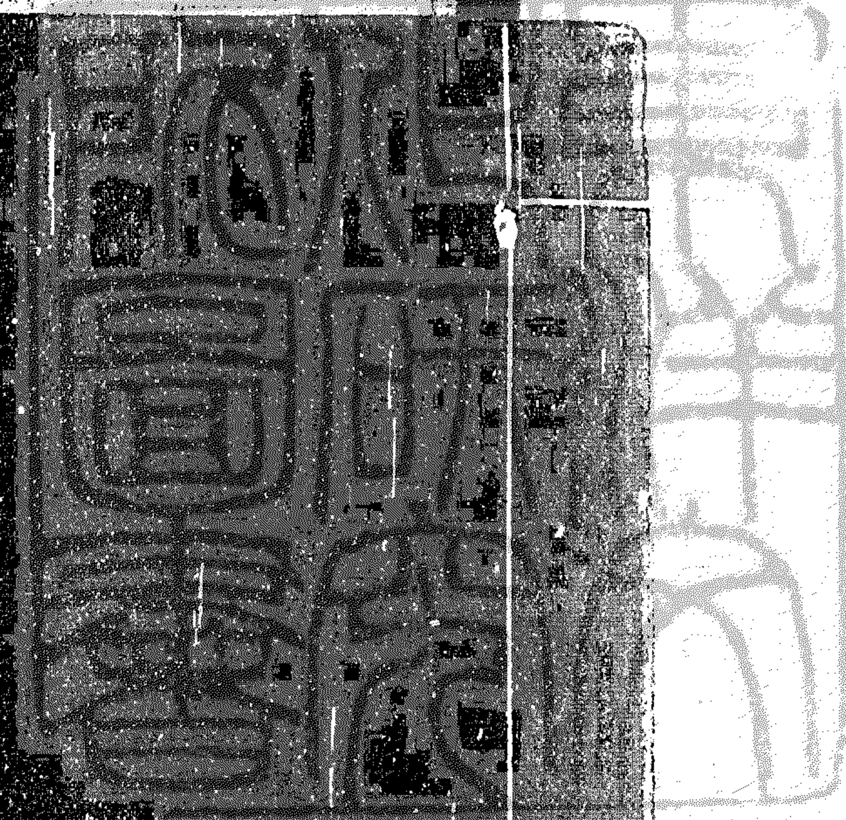
評

千古不傳之秘千金不易之方盡為世人洩之殊覺可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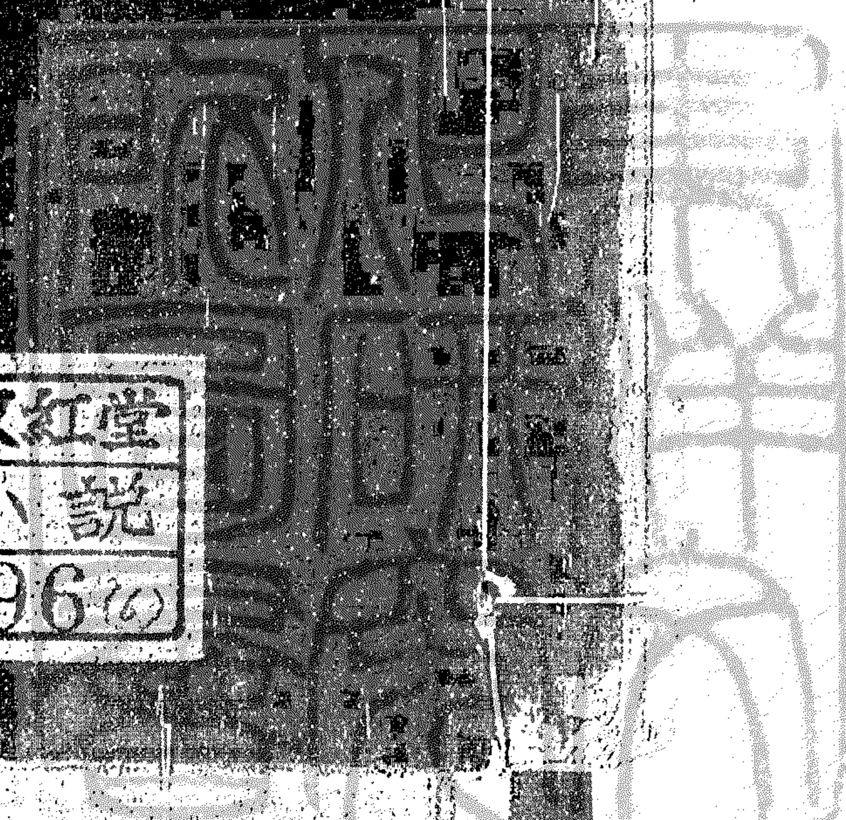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NOT TO BE REPRODUCED

[illegible] 十一十二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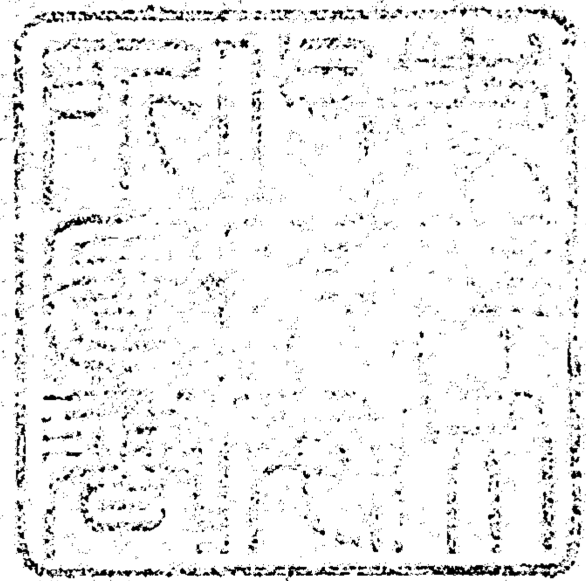
双紅堂
小説
96(6)

第十一回　穿窬豪傑浪揮金　露水夫妻成結髪

詩云

豪客從来數緑林　一逢知已便揮金
衣冠亦復多豪客　何事全無念友心

艶芳與未央生睡了十幾夜那種雲雨私情正在稠密之處被丈夫回来打断好事苦不可言心上思量道我起先只説天下的男子才貌與實事決不能相兼我所以去了才貌單取實事把這个粗蠢東西當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2028

語竅當作訣竅

做宝貝一般終日吃辛吃苦幇他做活那裡曉得男子裡面原有三佛俱全的我若還不遇這个才子枉做了一世佳人與對門的醜婦何異如今過去的日子雖然追悔不來以後的光陰怎麼肯仍前虛度自古道明人不做暗事做婦人的不壞名節則已既然壞了名節索性做个決烈之人棄了家的跟了野的省得身子姓張肚腸姓李我常說從来的婦人有紅拂妓的眼卓文君的胆方纔可以偷漢生平只偷一个一偷就偷到底連那个偷字後面也改正過來一般做夫人受誥封方纔是个女中豪傑其餘那些膿包女子偷不上一兩遭就擱了一生一世甚至有不得見面被相思病害死的豈不可笑從来偷漢的訣竅淫奔二字原分不開既要淫就要奔若度量後来奔不得就不如省了那番孽障做个守貞不二的人何等不妙為甚麼把名節性命去換那頃刻的歡娛主意定了就寫書一封寄與未央生約做私奔之事他當初在母家的時節極喜讀書寫字只因嫁做商人婦就把筆硯荒疏了所以寫来的書札就如說話

無語不翻陳案却入情入理所以為妙

此才女書札是進一步如何說文理不深

一般沒有文章翰墨之氣却倒因文理不深反冩得情眞意切不像有才女子寫與人的書札調藻繽紛眞情掩抑使人作文字讀不作書信觀也

書云

情郎未央生賜覽自你不來之後我終日對了飲食吞嚥不下就勉强吃下去也不過三分之一可見心肝五臟都瘦了一大半不但身上面上瘦得不像人也你一向不見如何知道我如今立定主意隨你終身你可速回料理或是你煩崑崙進来盜我或是我做紅拂前来奔你只要期定日子約在何処等我不致被此相左使得利漁翁收留迷失至囑至囑你若慮禍躊躇不敢做此險事就是薄倖之人可寫書来回我從此絶交以後不得再見若還再見我的牙齒利害要咬下負心人的肉來當做猪肉狗肉吃也其餘一切誓死的話總是寡情婦女騙人的套子我不會說只此寄知

辱愛妾艷芳斂衽拜寄

寫了此書立在門前看見賽昆侖走過付與他帶去又怕未央生胆小不敢行此險著又生一計終日尋是尋非與權老實爭鬧使他不能相容好做朱買臣的故事就終日只推有病一根絲也不絡連茶飯都要丈夫炊煮茶冷了些就說燒不滾飯硬了些就說煮不熟每日清晨起来吼駡到晚直到上床之後方纔停息卻要比往常做事的工夫勤謹十倍方纔保得平安到曉不然半夜三更還要差使他起來不是燒茶就是煎藥再不能勾安枕至于幹事之時把擺

佈前夫的手段從新放出來要打発他上路好嫁三搸俱全的丈夫權老實見他日裡憎嫌不過只得竭力奉承指望將功贖罪誰想夜裡的功勞補不得日間的過失爬下床来就換了一副面孔不消開口先便人慎怕把一个如狼似虎的丈夫不上兩月磨得骨瘦如柴懨懨待斃隣舍見了个个替他不平只是惧怕賽昆侖不好說得權老實見妻子一向安心貼意忽然改變起來知道必非無故就不住在隣舍面前體問消息說我出門的時節可曾有甚麽閒雜之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人在家往來可曾有甚麼事故落在列位眼裡隣舍起先只推不知後來見他盤問不過又憐他是个忠厚之人將來要死于淫婦之手只得回覆他道有便有一个人在你家走動幾次只是這个主子是惹不得的惹著了他就要合著古語二句

明鎗容易躲　暗劍最難防

豈但不能斷絕他只怕還有不測之禍權老實道是个甚麼人就這等利害隣舍道不是別人就是天下馳名人〻慢怕慣做神賦的賽崑崙舊時在你門前經過看見你娘子生得齊整就走來問我們說是那一个的妻子我們說是你的令正他又說這樣女子嫁了那様丈夫也不相配他平日夫妻之間和睦不和睦我們又說是極相得的後來見你出去買貨又走來問道權老實這番出去有多少日子纔得回來我們只說他要買絲就回覆道往返須得十幾日纔得到家不想就從那一日起你家夜〻有些响動就像有人說話一般若是別个我們就好出來替查你曉得太歲頭上可是動得土的不去惹他尚且要来

昭顧、何况得罪了他有个不來攪擾的况且從来律法決有隣舍捉拏之理所以憑他自來自往、宿了十幾夜直待你回來方纔断了這條路我們說便對你說你只好放在肚裡早晚之間、做个准備切不可漏洩出來招災惹禍就在令正面前、也只是隱忍不可說破若還說破他就要通信過去連我們都不得安生輕則破財重則喪命了權老實道我說他不任來買絲那有這个大主顧原家為此列位若不說我那裡知道既蒙吩付我不敢漏洩他們終有一日落在我手裡待我拿住了他殺頭的時節求列位高隣助我一臂之力就是了鄰舍道這都是獃話自古道拿賊拿贓拿姦拿雙他做了一世賊不曾被人拿著贓難道通了幾次姦就被你拿著雙不成你不要怪我說這位令正不是你家人了終有一日被他領去只保得不賠糕奮也就勾了權老實道怎見得如此隣舍道他平素的手段你難道不知幾十丈的高墻經不得他一跳幾百層的厚壁經不得他一鑽你那幾間低小房子那裡在他心上少不得要鑽跳進来把

人領去人既被他領去那家中的財物豈保得不做
糙蒼這是椿人財兩失的事你不可不防權老實聽
到此処一發驚慌起來就對隣舍跪了求他畫个長
策免此奇禍隣舍憐他情極个〻都低頭筭計閉口
思量有勸他休了妻子断絶禍根的有教他帶了妻
子搬到遠處去的權老實都躊躕不決内中有一个
老成的道這都不是注意他的令正雖有可出之條
却不曾拿著憑據把甚麽題目休他賽崑崙的路數
沒有一処不熟隨你擬在那裡他自然會尋来尋著

之時只怕連自己的性命都要送在他手裡依我的
愚見只有个將錯就錯之法可以做得你的令正既
然無心靠你留在家中也没用不如賣些銀子用〻
還不折本若還賣與別家令正决不肯去就是賽崑
崙知道怪你断他恩愛也要来報讐不如就賣與他
做賊的人銀子來得容易他既然愛你令正或者皆
出一二百兩也不可知你拿了這宗銀子過來兩脚
婦人怕計不出另事一个將就些的自然不會招災
惹禍又得了人又保得不破財豈不兩便權老實道

此計甚好雖然不是丈夫所為却除了此計再無别計竟是這等罷了只是一件我自己不好同他說話須得一个居間的便好列位之中可有那一位肯替我周全此事隣舍道這若是這等做還不妨與事只是賣去之後你不可生端啓釁說我們通同莽賊白你妻子這就使不得了權老實道若做得成我的身家性命都虧列位保全怎敢做此負心之事老成的道料他是个忠厚人決不如此你們放心去做就大家一同的擬推出一个會說話的約定次日去尋賽崑崙說話却說未央生自與艷芳别後害起相思病來終日要死要活賴在賽崑崙身上要替他顯个神通把兩个弄做一處賽崑崙道若要拐他出來有甚麼難處只是拐出之後這个所在你就住不得了須要領到天南地北緝訪不到的去處尋所処房子住下方纔做得長久夫妻你肯去不肯去也要商量定了纔好做事未央生的心上因那兩个特等婦人不曾弄得上手捨不得去了這塊地方起先還有幾分不決後來看見艷芳的書寫得激切義不容辭只得空

了主意就回覆道若不遠行難以滅跡自然要舍此而去賽崑崙道這等就好処了只是一件拐婦人的罪過比偷財物不同錢財是倘來之物今日失去明日又趂得来結髮夫妻一旦被人拐去敎他何以為情况且權老實是个窮漢沒了老婆那裡還討得起凡人情到極処就有性命之憂不可不替受害之人想个退步除非帶百十兩銀子丢在他家然後拐出人來只當問他娶討一般使他失了一个還好再討一个這等做來雖于損去的陰德究竟無補還不失

我做英雄的本色未央生道此計可稱萬全只是小弟旅囊羞澁設処不来未免有累知已心上覺淂不安賽昆侖道劣兄的銀子來也來得容易去也去淂容易若還捨不淂揮金怎敢說此仗義的話都在劣見身上就是了你可寫書回覆他不拘那一日只要權老實不在家我就去拐他出來不消憂慮未央生喜極連忙磨起墨來因他寄來的書札文理不深也把衆句淺話回他省得他費解

書云

比前書更深一層如何說是淺話

艷娘芳卿賜覧別得兩个月竟像幾十年你的心肝五臟瘦了一半我的心肝五臟倒肥了一半不然為何塞住喉嚨礙了飲食一口一粒也呑不下去終日哀告崑崙求他力圖此事他只恐尊意不決所以不敢輕挙因看來札始知向我之心堅如鉄石今已力任不辞矣紅拂之事甚險切不可做既有此人出力只做紅綃可也佳期難以預卜典守離家之日即是嫦娥出月之期速賜好音以便挙事我若做負心人這箇肉狗肉不消尊口咬得自有烏鴉黄犬啣去吃也别話不宣只此奉覆

慎不具名

賽崑崙拿了此書送與艷芳之後就取一百二十兩銀子預先封做一封好待臨時帶去終日盼望消息怎奈權老實再不出門不想到這一日忽見他隣舍走來說了幾句閒話即便閑談說權老實因生意折本日給不數不能養活妻子要轉賣與人我想别人家没有銀子就有銀子也養活這婦人不起只有你

寛胸天度拚得閒飯養人又肯做濟困扶危之事所以特来作合求你積个陰德一来超拔此婦出来省得他餓死二来使權老實得些聘金好做主意糊口極是兩便的事賽崑崙聽見這些話心上躊躇道有這様奇事我正要去筭計他就像曉得的一般央人來賣与我或者曉得些風聲知道我替人做事料想出不得圈套故此來上這條路也不可知既然如此我要暗買倒不如明買了為何拿著銀子去做拐帶之事就問那隣舎道他為甚麼没原没故就要賣起妻子來隣舎道不過是為貧所使並無他意賽崑崙道這等他的妻子可肯到別人家去隣舎道他在家受苦不過巴不得出門有甚麼不肯去賽崑崙道這等他要多少財禮隣舎道他的意思要討二百兩那裡依得他若還得一半多些只怕也就了賽崑崙道既然如此就是一百二十兩罷隣舎見他允了就一面吽他兑銀子一面去吽權老實親来交易賽崑崙的初意竟要敎未央生做受生自己與隣舎同做居間之人後来想一想道沽人的妻子不是好討的我的名

聲在外人還惧怕不敢同我打官司若教他出名後来就有官府口舌了所以絶不提起未央生只説自已討来做妾權老實走到寫了婚書打了手印隣舍押了花字交與賽崑崙〻〻〻取出那封銀子恰好是這些數目又另取十兩送與鄰舍做媒錢當日就僱轎子把艷芳擡了過来還不與未央生知道直待替他尋下房屋置了床帳家伙又討一个了鬟服事艷芳芳纔備辦花燭把他两个送入洞房雖鮑叔之交情虬髯之俠氣不過如此只可惜把題目認錯了些所以算不得真正豪傑若把這種交情加諸道義之友這種俠氣施于急難之場則賽昆侖的人品不特稱雄于盜賊之林亦可藐視乎衣冠之流

第十二回

補臨頭方成好事　因吃醋反結同心

詞云

喜多情愛多情及見情多妬又生嗔即眼别青戀娉婷惜娉婷能使娉婷兩不爭風流始擅名

右調長相思

未央生與艷芳做了夫妻兩个不分晝夜不避寒暑盡情盡興的快樂艷芳進門之後經水來得一次就有了胎未央生大喜以為術士之言不驗一般也會生

育這根取樂之具是落得改造的到了四五个月上艷芳的身子漸〻粗大起來行房之時未免有些礙手礙脚他兩个平日幹事是不鳴則已鳴則驚人的那裡肯提心弔胆難開了身子呱起了肚皮做那不親不切的事艷芳就分付未央生敎他權且耽擱幾時養精蓄鋭待生育之後好圖大舉不要枉費了精神從此以後兩个就分房宿歇未央生獨自一个睡在書房未免靜極思動又要做起分外事來起先未得艷芳之時却像得了這一个就一世不偷婦人也

過得日子了及至既得之後心上又想似這等的再得一个湊成雙美便好初婚之時雖有此意只因有得受用也還當做緩圖到這無聊之際就把緩圖當了急著認真要做起來心上思量道我目中所見的婦人只有那兩个不知名姓的是當今絶色與我新娶的這一个可以鼎足而立的了怎奈不知下落無処尋訪不淂已而求其次只好在冊子上面頭等之中遴選一个出來暫救目前之急待從容暇豫之時再去尋那幾个也不為遲就瞞著艷芳把書房門閙了

取出冊子來細〻的翻閲、翻著一个名字叫做香雲批他的批語雖然不多幾句却比形容別个的畧加厚些。別个的不是褒中寓貶、就是貶中帶褒、只有他這幾句都是明誇顕贊、沒有皮裡春秋、可見是一等之中的第一名、與那日所見的銀紅女子藕色佳人止爭一間者也

批云

此婦色多殊美態有餘妍輕不留痕肢體堪擎掌上嬌非作意風神儼在画中因風嗅異香似沾花氣從旁聽妙語不數鶯簧殆色中之錚〻閨中之矯〻者也拔之高等以冠群姿

未央生看了批詞、追想他的面貌、記得是个二十以外三十以内的人意致極來得嫵媚、從面前走過之時覺淂有一陣香氣與薰在衣上帶在身上的不同、別有一種甜淨之味既去之後又在香案旁邊撿著一把詩扇知道是他所遺未央生想了數日要去踪跡他、因後来遇著特等的、就把他做了前魚之棄、此時翻閲著了、不覺死灰復燃、就把下面的小字、細查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看他住在何処、原来與自己的住処、同是一个巷名、心上大喜道、這一條巷内、不過數十分人家、料想没有幾里之隔、要弄他上手、一定是不難的了、連忙走出去問人、那裡曉得、作孽之事、偏生湊巧、竟像天地鬼神也助紂為虐一般、這个女子、就是他的緊隣、只有一墻之隔、書房間壁、就是他的臥房、丈夫叫做軒軒子、是个才高行短、名重品低的秀才、年紀有五十多歳、前妻已死、香雲是他的繼室、軒々子在外面処館、每一个月回来宿一兩夜、其餘的日子、都在館中宿歇、未央生道、這等看來、分明是前世的姻緣、神差鬼使、送我住在這邊、同他作樂的了、這樣便事、難道還好不做、就在家中走来走去、一邊想計策、一邊看形勢、書房外面的墻、雖然不高、是有房子隔住的、跳不過去、書房裡面的墻、雖然不厚、也是夾磚砌的、又有石灰粉在上面、一動就有了形跡、兩家都要看出來、不好鑿孔、就丟了書上的成法、不去鑽穴踰墻、只把自己做過的文章、拿來溫理、還想要做爬梁上屋之事、仰起頭來細看、只見屋山頭上、有三尺高五尺濶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的、一塊是磚墻砌不到用板壁補完的、心上思量道、既有這一隙可乘、又不消想到屋上去了、何不把鑽穴踰墻的四个字、變通其法而用之、只消把板壁撬去、幾塊那磚墻上面、就可以跳得過了、有甚麽難做的事、就掇了一張梯子、斜靠在墻上、然後到書櫥裡面、取一副備而不用的家伙、外面是个紙匣、紙匣裡面刀斧鋸鑿件件都有、名字呌做十件頭、末央生自買回來、一件也不曾用著、只說是些沒用的東西、只好擺在書房、做件玩器罷了、那曉得天下無棄物、偷婦人裡面、竟用著他、就帶了這副家伙、爬上梯去仔細一看、那板壁雖然堅固、還喜得有縫可尋、當初是逐塊敲上去的、沒有犬牙相錯之勢、使人不可動搖、就先用一把小銼、將橫木之上、銼去一二分、使撬板下來的時節、沒有障礙、然後用小鑿投入縫中、往身邊一撬、不知不覺已是一塊下來了、再去撬第二塊連斧鑿都可以不用、只消用手一扯扯、到沒有障礙之処、他自然會下来、竟成了破竹之勢、末央生除下兩三塊、就伸過頭去二張、只見有个婦人坐在馬桶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上小解ニ完之後未曾繫褲先盖馬桶那馬桶盖子落在地下伸手去取来免屈倒纖腰把兩片美豚高高聳起連那半截陰門也與未央生打个照面未央生在背後看了還不知可是本人這等他撒上褲子掉過臉來仔細一認不消說是當初賞鑒過的比初見之時更加嫵媚未央生要叫他一聲一來恐怕被人聽見二來他在亮處我在暗中不知我是何人怎麼肯來招接萬一發作起來反為不便須要想个計較倒引他上来張我只要看見面貌不消我去仰攀他自然會來俯就了想了一會忽然記起他那把扇子上面有三首唐詩是他親筆寫的料想此時還記得我如今把板壁𦦨在這邊走下梯去尋出那把扇子把上面的詩高聲朗誦起来他聽見了豈不會意既然會意畢竟上来張我然後用巧話挑撥他自然一勾便上了筭計已定就如飛走下去開了箱子搜尋那把詩扇他在廟中作寓之時燒香婦女所貽之物甚多不止這把扇子拾到一件就收藏一件防備尋著了人好把原物當了記據做个有挾而求不怕那

些婦人不肯所以當做珍宝相看一件不敢遺失又怕與别的東西混在一処倉卒之間尋不出来所以另作一箱〻蓋上面有四个大字是詩経上的国風一句〻作兩行寫了以便識認其字云

美人
之貽

此時開〻箱子把那些香艶之物一齊傾倒出来細細的揀閲開手一把扇子就是他的展開一看上面的字雖不十分到家也儘有些筆意那三首絶句乃唐朝才子李供奉所作名為清平調是玄宗與貴妃賞牡丹召他進宮去做的未央生看了詩句不敢造次就念先把頭上的巾身上的衣服換得齊〻整〻又焼一爐好香放在面前然後打掃喉嚨竟像崑腔戯子唱慢調的一般逐个字哦出韵来等他好傾耳細聽

詩云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
山頭見會向瑶臺月下逢

疑識

右其一

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断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昭陽

右其二

名花傾國両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欄杆

右其三

念過一遍又念一遍念到十遍之後不見响動就把落欵的年月與寫字之人的姓名當做曲子裡面的介白一般也念出來索性等他聽个明白又念了幾遍只見板壁之上忽然响了一聲又像咳嗽又像歎欲氣只是隱隱躍躍聽不分明未央生知道他上來了就對著扇子埋怨道考這一把扇子弄得人死不死活不活如今扇子在這邊人在那裡若還尋得著不如送去還他留在這裡做甚麽說了這幾句只見板壁上面有人回覆道扇子的主人現在這裡丢上来還了就是不消苦苦埋怨他未央生抬頭看見故意吃一驚道原來絕世佳人就在咫尺枉害了一向

欲歎衍

的相思這等說死不成了就把十步𢓭子併做五步跨上去一見了面就摟住親嘴先把兩根舌頭在口裡交媾一次方纔縮出來講話香雲先問道你一向在那裡再不能勾見面如今為甚麼原故忽然走到這分人家念起我扇上的詩來未央生道這就是我的寓所我就是你的緊隣你難道不曉得香雲道住在這邊的另是一家並不曾見你未央生道我是新近搬來的香雲道你以前在那裡為甚麼原故搬到這邊来住未央生要買他的歡心就隨機應變想出話来騙他道我搬来的意思都是為你ゞ難道不明白只因在張仙廟裡看見尊容心下十分想念見你臨別之時十分顧盼又留下扇子贈我所以丟你不下千方百計謀到這邊来住好與你相處的意思香雲聽見這一句就滿臉堆下笑來把手在未央生肩上輕ゞ撲幾撲道你原来這樣有情我幾乎錯怪了你這等你家裡還有甚麼人未央生道只有一个小妾是朋友贈我的来得不久其餘的賤眷都在故鄉不曾帶來香雲道這等你不曾搬來之先為何再不到

我門前走三、使我終日想你、害起那椿病來、未央生道、我起先問你不著、不知住在那裡、所以不能勾相見、後來一知下落、就搬過來就你了、香雲道、這等是幾時搬来的、未央生道、還不上半年、只好四五个月罷了、香雲聽見這一句、登時變下臉來、想了一會、又問他道、既然來了這些日子、為甚麼往常不理我、直到今日、這冷原裡面、忽然爆出豆來、未央生見他詞色不好、知道露了馬脚、臉上不覺有些慚色、又把巧話支吾道、一向只說尊夫在家、恐怕輕舉妄動、貽害于你、所以只當不知、熬了這幾个月、直到如今方曉得尊夫在舘、家裡沒有別人、纔敢露些聲色、不過是謹慎的意思、難道敢忘記了娘子、故意冷落你不成、香雲聽了這些話、竝不回言、只是一味冷笑、定了半响、又問他道、這等我的扇子、可還在麽、未央生道、緊緊藏在身邊、一刻也不離、怎敢遺失、香雲道、這等拿來我看、未央生只道他看見扇子、就破了心上之疑、自然因嗔作喜、好商量幹事了、就下去取了來、把一條汗巾裹住、雙手遞過去、不想香雲接到了手、兩三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把扯得粉碎、往自己房裡一丟、將裏扇𥁞汗巾、擲還未央生道、這樣薄情的人、虧得不曾與你有染、從今以後兩下開交、下去罷、說了這幾句、氣忿忿的朝下竟走、扯也扯他不住、叫也叫他不應、走下梯子、就眼淚注注的哭起來、竟不知為着何事、未央生要爬下閣个明白、又怕被人撞見、只得立在上面、看了他哭。正在難処之際、忽然書房門外芭蕉弄聲、竟像有人走動。未央生怕是艷芳、只得上了板壁、走下梯來、心上猜疑道。這是甚麽原故、又不曾有話衝撞他。有事得罪他、為甚麽叕原沒故、使起性来。察他口氣、不過怪我親近遲了、耽擱半年工夫、不曾與他作樂的意思。自古道、有心拜節、寒食不遲、只要有心、到你捹得加上些利錢、還你半年的實事、就是了。何須這等發急。我料他心上、決不單單為此、還有別的原故。他方纔的話。雖然說得峻厲、也未必出于真心。還是逼我請罪的意思。日間不好去得、等到晚上、少不得要鑽過去問个明白、無論他怪得有理沒理、捴来賠个不是就完帳了。也虧他度其日如年、方直握到黃昏時候、

睡

打發艷芳睡了。回到書房。把門窓閂開。除去頭上的方巾。脫去外面的衣服。先把燈吹滅了。然後爬上梯去。把日間攘動的板壁盡數除下來。只當開闢了一重門戶。心上還慮道。是便是了。他那一邊沒有東西接脚。二丈多的高墻。如何跳得下去。欲待叫一聲他起先說了硬話。怎麽肯來接引。落得不要開口。誰想香雲口嘴便硬。心腸還軟。臨睡的時節。原開一面之網。在那邊招納他。並不曾做已甚之事。未央生伸手過去一摸。只見日間所用的梯子。不曾徹去。依舊放在那邊。若有所待。未央生大喜。就踏著梯子。悄悄爬下去。只當在木橋上走過一遭。起先平步而上。如今平步而下。並沒有一毫艱險。爬下梯子。就悄悄摸到床前。見他不响不動。只說睡著了。就要把身子挨進被去。趁他酣睡之時。先把陽物插入牝戶。輕輕的弄他醒來。然後講話。省了未做之先。那番客氣。也是好的。算計定了。就伸手去揭被。那裡曉得。香雲此時並不曾睡著。未央生過來的時節。他明明聽見。也只因要省些客氣。所以潮裡睡了。只當不知。及至此時見

他伸手來揭被。豈有不報脚色。擅闖轅門之理。這番客氣就省不得了。只得掉轉身來。假粧个睡夢之中。驚醒的摸樣。叫起來道。你是那一个。黑地裡面。爬到人床上來。未央生靠著耳朶低＝回覆道。不是別个。就是日間與你說話的人。知道自家不是。一向生疎了你。特地過來請罪的。一面說話一面要鑽進被窩。香雲緊＝裹住。不放他進去。発作起來道。這樣寡情的人。那个要你請罪。還不快走。未央生道。我費盡心機謀到這邊來親近。你也不叫做寡情了。香雲道。這樣好看的話騙。那一个你那雙眼睛。好不識貨。怕沒有標致絕頂的。終日同他作樂。希罕我這等醜陋東西。肯丢了。心上人來親近我。未央生道。我家裡這一个是朋友要來贈我的。我不得不受。娘子。怎麼吃起醋來。香雲道。你同自家妻子作樂。是該當的。我怎麼好吃醋。只是與我一樣的人。你不該先去纏他。把我丢在九雲外。若住在遠処。不能勾見面。也還罷了。只隔一得一層壁。叫也不叫一聲。竟像不相識的一般這樣毒情的人。還叫別个理你。未央生道。娘子這一句話是

從那裡說起。我除了妻妾之外。竝不曾相處一个婦人。偷香竊玉之事。今日方纔做起娘子。為何没原没故。謗起我來。香雲道。我且問你某時某日張仙廟裡。有三个婦人進去燒香。看見他生得標致。跪在門外亂蹠頭的。可就是你麼。未央生道。那一日果然曾有三个婦人。在廟裡燒香。我彼時也去求子。見有女眷在裡面。恐怕混雜不雅。所以不好進去。就跪在門外蹠頭。那是拜張仙。難道拜那三个婦人不成。香雲大笑起来道。何如自己招出来了。若說蹠頭的不是你。還講得去。既然是你。還有甚麼辨得。世上有个躲在張仙背後。偷看女子的人。見了內眷、皆避嫌疑不闖進去。調戲他、跪在門外蹠頭之理。這様混話。騙三歲孩子。也不信。竟来騙起我來。未央生見他說到實處。知道掩飾不過。只得吐露眞情、一來認自家的不是。二來要套出那三个婦人的下落来。就對他笑一笑道。不瞞娘子說。我那一日蹠頭。一半為神。也有一半為人。原有个乞憐的意思。但不知娘子坐在家裡。怎麼曉得外面的事。這句話。是那个對你說的。香雲道。

我自有千里眼順風耳。何須要人說得。未央生道。娘子既然知道這椿事。畢竟也曉得、那三个婦人家住在那裡。自己叫甚麽名字。丈夫叫甚麽名字。索性求娘子說个明白。香雲道。你同他相處半年。怕不曉得倒問起我來。未央生道這一句話。又從那裡說起。我自從一見之後。就不曾再見。怎麽說與他相処半年、這樣的寃情。教我那裡去伸訴。香雲道。你還要掬賴。既然不曾與他相処。為甚麽半年之中。再不見我一面、分明是他們的主意。教你不要理我。難道不曉得。未央生道。屈天屈地。何曾有一些影响。竟這等疑心起來。香雲道。若果然没有此事。你發个呪來。未央生就對天發誓說我若與這三个婦人。有一毫干涂教我如何如何、不但沒有干涂。就是曉得他姓張姓李住在何處。到他門上去張望一次。也教我如何如何。香雲見他発的誓愿。十分狠毒。纔釋了一半疑心。又問他道。你果然不曾與他相処。未央生道。果然不曾。香雲道。這等說你的罪還可原。未央生道如今說明白了。我沒有甚麽不是、求娘子揭開被窩。放我進

來雖罷香雲道我的面貌不如那三个婦人生得標致你還去尋標致的瞧不要来纏我未央生道娘子又來謙遜了怎見得你的面貌不如那三个生得標致香雲道你的眼力自然不差畢竟見他標致到極處方纔跪了磕頭若是畧有幾分姿色的不過像我那一日得你眼睛相一相也勾得緊了怎麽受得拜起未央生道那磕頭的事不過是興之所至偶然做出来的何曾有甚麽成見據娘子這等說是怪我磕他的頭不曾磕你的頭只說有磚氏之別所以這等

牢騷不平如今没有甚麽難處待我加上些利錢多磕些頭補還前日的欠帳就是了說完就爬下床去對了香雲的枕頭跪在地板之上一連磕了幾十个响頭把床都振動香雲絶伸手下來扶他上床去未央生鑽進被窩那下面的家伙就與陰門湊著竟像輕車熟路走過幾次的一般想來也是初交之際彼此情濃又被客氣的話躭擱了一會經不得在被窩裡面再使客氣所以我要湊他他也要湊我兩件東西自然傾蓋如故不消人去介紹他了未央生湊著之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後就往裡面。直抵香雲的牝戶。雖在寬窄之間。只因慾火甚炎。不能姑待。正要惜些疼意。好煞陰中之痒所以耐著艱難。任他抵塞。未央生見他承受得起。知道是一般敵。等棋饒不得幾子的了。就放出本事來。同他對壘。抽送一次。定要拔出重圍。搗進巢穴。起先幾十提。裡面倒還滑溜。到半百之外。就漸〻有些濡滯起來。香雲反覺抵當不住。就問他道。我往常與自家男人幹事。都是先難後易的。為甚麼今日不同。閒手反容易。幹到後面倒艱難起來。未央生道。我生平沒有他長。只得這根賤物與普天下的陽物不同。有兩椿異樣處。弟一椿是先小後大。就像一塊乾糧。一入牝戶就漸〻大起來。竟像是浸得脹的一般。第二椿。是先冷後熱。就像一塊火石。擦磨幾下就漸〻熱起來。竟像有火星要爆出的一般。只因有這兩椿好處。所以不敢埋沒他。要來親近娘子。求你賞鑒賞鑒的意思。香雲道。不信。你身上有這等一件宝貝。只怕是哄人的話。就作是真的。照像這等艱難起來。只怕幹到後面。也沒有甚麼樂處。未央生道。如今裡面乾

燥不過所以覺渴艱難少刻有些滛水浸潤他自然不像這等了香雲道這等待我熬住了疼索性讓你狠弄一陣弄些滛水出來省得裡面乾澁未央生道極說得是就把雙脚駕在臂上緊〻的抽重〻的送不上數十下那陰戸也滑起来陽物也熱起來滑則不覺其疼熱則愈見其樂香雲道心肝你方纔的話不是哄我的果然是件寶貝我如今快活起来了未央生就乗這个幾會愈加狠弄一邊買他的歡心一邊詹他的口氣道心肝我這句話不哄你可見別樣的話

都不是哄你的了如今也該信得我過就把那三个婦人的話對我說〻何妨香雲道只要你有真心到我〻自然會對你說何須這等著忙未央生道也說得是從此以後就把他的舌頭緊〻含在口裡再不說話一味啞幹到底足〻抽了一二更天只見香雲手足氷冷香汗如澆一連丟了三次就對未央生道心肝我的精神單薄再經不得掏摝了摟着我睡罷未央生依他的話爬下身來摟住了同睡〻的時節覺渴枕席之間有一陣異香與那日初會之時聞見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的一様就問他道。心肝你平日薰衣服的。是甚麼異香。就這等可愛。香雲道。我平日並不薰香。你在那裡聞得。未央生道。那日相見的時節。你在我面前走過就覺得有一陣香氣。今日睡在床上。也是如此。你平日若不薰香。這一種氣味是那裡来的。香雲道。那是我皮肉裡面透出來的氣味。不是甚麼異香。你聞錯了。未央生道。不信皮肉裡面有這様好氣味出來。這等說。你的皮肉也是一件寶貝了。香雲道。我生平也沒有別長。只有這一件與別的婦人不同。當初父母

生我的時節。說臨盆之際。有一朶紅雲飛進房裡來人覺得有一陣香氣。及至生下我来。雲便散了。這種香氣再不散。常常在我身上聞出来。因有這些徵驗所以取名叫做香雲。若坐了不動。還不十分覺察。但是勞碌之後。有些汗出的時節。這種氣味就從毛孔裡透出來。不但別人聞得出。連自家也聞得出。我只因有這些好處。也不敢埋沒他。那日在廟中相遇。見你生得標致異常。所以留連顧盼。把扇子贈你。要你尋到我家來。把這種氣味。與你賞鑒賞鑒。誰想你再

不尋來直到今日方纔了得心愿未央生聽了這些話又把他渾身上下仔細一聞沒有一个毛孔之中沒有一線香氣方纔曉得絕世佳人不是眼睛相得出的與英雄豪傑一般當索于牝牡驪黃之外就把他緊緊樓住一連叫了幾十个心肝還不住口香雲道我身上的香氣你聞到了麼未央生道都聞到了香雲道只怕還有遺漏的所在未央生道沒有甚麼遺漏處香雲道還有一処的香氣更比身上不同索沒有別長只有這一件與別的婦人不同當初父母

果有此種妙物非虛語也

即欲不死不可得矣

即欲不餂不可得矣

香捏著未央生的指頭朝陰戶裡面點一點道此中的氣味更自不同你若不嫌褻瀆也去聞一聞看未央生縮下身子去把鼻孔對著陰門重重的嗅了幾嗅就爬上來道真寶貝真寶貝我如今沒得說竟死在你身上罷了說了這幾句又把身子縮下去扒開那件至寶就用舌頭餂咂起來香雲道這怎麼使得還不快些上來不要折死了我一面說一面去扯他越扯得急未央生越餂得慌把一根三寸多長的舌頭竟做了幹事的陽物在裡面一抽一送一往一來

與交媾無異。一覺有淫水流出。就吸在口裡。呑下肚去。一滴也不敎狼藉。直餂得他丟了。連陰精都吃下去。方纔爬上肚來。香雲死緊的抱住道。我的心肝。你怎麼這等愛我。如今沒得說。也死在你身上罷了。你若果有真心。到我今晚就同我發個誓願。未央生道。我也正要如此。兩个一齊爬下。未來穿了衣服。對著外面的星月。一同發誓。不但這一世生死不離。連來生願做夫妻的話。都禱祝在裡面。兩个發誓完了。依舊脫衣上床。細談衷曲。未央生道。照我看來。你這樣

佳人。如今世上沒有第二个了。不知你的丈夫是幾世修來的福分。就娶著這件至寶。既有這件至寶在家。又為甚麼不回來受用。終日睡在外邊。使你孤眠獨宿。這是甚麼原故。香雲道。他心上也要受用。只是力量不濟。支持不來。所以借處館的名色。在外面躲避羞慚。未央生道。我聞得。他還是中年的人。怎麼就這等不濟。香雲道。他少年的時節。也是个風流子弟。極喜偷摸良家女子。不分晝夜。去淫慾婦人。所以斷喪太過。到中年就沒用了。未央生又問道。這等他少

看官著爬知前日因此時受者是

差

年時節的力量。與我今夜的力量何如。香雲道。做事的技倆。雖然差不多。那有你這兩椿好処。未央生道。我這件東西。是世上沒有的。你這件東西。也是世上沒有的。如今兩件寶貝。湊在一處。切不可使他分開。我從今以後。不住要過來。同你睡了。香雲道。你是有家小的人。怎能勾不住的過來。只不要像以前那樣寡情。也就勾了。未央生道。不知是那个多嘴的人。到你面前來學舌。使我抱了不白之寃。到這个時候。還說我寡情。我若知道那學舌的人。定要與他狠做一

出香雲道。我老實對你說。學舌的。不是別个。就是那三位佳人。未央生道。又來奇了。這樣沒正經的話。就是別人說他。也該沒趣。難道自己。不怕腼腆。竟告訴起人來。香雲道。不瞞你說。是我告訴他起的。我與他們三个。同是一分人家的女兒。兩个年紀小的。我叫他妹子。一个年紀大的。我叫他姑娘。平日相處得極好。兩个妹子。更與我心投意合。竟像同胞的一般。我有心事也對他講。他有隱情。也對我說。我那日燒香回來。見了他們兩个。就把你生得標致。不住的偷眼看我。二

也愛你、丟下扇子的話、盡情告訴他、一兩个道、既然這等愛你。又見你有心到他步不得有个尋來的白子。看你怎麽樣打發他、我心上也料你決要尋來立在門前等了你十來日再不見一毫踪影後来他兩个燒香回來也恰好過見我就問我道你那日看見的人是怎麽樣的面皃怎麽樣的打扮。我就把你的身段面孔衣裳服色細細指與他聽他兩个道這等說你心上的人我們今日也領教過了。又問我道他既然愛你那一日可曾對了你磕頭我說他只好愛在心上罷了。那有在衆人面前磕頭之理他見我說這一句就不則聲。只是相對而笑却像个得意之極不肯使人知道的光景我就疑心起來再三盤問他、二方纔把你磕頭的話細細告訴我一面說還一面笑眉眼之間儼然有个驕人的意、用我一連沒趣了幾日心上思量道我與他們一般是初見之人一般有人礙眼為甚麽見我就避嫌疑偏也不唱一个見了他們就瘋癲起來一些嫌疑不避竟磕起頭來可見我的面貌不如他可見他的時運好似我你就要尋也

有謂從来小説在肉蒲團之上者吾必唾其面

去尋那蹹頭的人那裡還來尋我所以斷了那條肚腸再不到門前去等時〻刻〻防備你去尋他往常是極好的姉妹為這一件事竟有些妬恨他起來所以今日與你相會見說來了半年直到如今方纔理我不得不疑到他們身上直見你發出許多狠呪来方纔知道沒有此事道些戲文都是你蹹頭出來的請問你該做不該做未央生道原来有這些磊塊横在胸中怎麼教你不発極既然如此他們兩个既是你的令妹也只當是我的小姨了可好使我見他一

神于驕者也

面別的事不想做只等我叫他幾声姨娘使他知道我們兩个有了私情他起先把蹹頭的話來驕你待我替你把不但蹹頭又且相與的話去驕他一驕做个礼無不答你心上何如香雲道那也不消我與他兩个不但是姉妹又且同盟原說有福同享有苦同受他以前若果有此事瞞了我做是他的不是他既不曾背我〻如今背了他們獨自一个把你摟在身邊受用就是我的不是了心上也過意不去我見了他必不得要講出來先他斷過不可得魚忘筌倒又

白我的强吃我的醋然後引你去相會便他兩个也知道天地之間有這一種妙物大家賞鑒賞鑒這叫做天下之宝當典天下共之只是也要與你斷過你得了他們之後不可改變心腸還要像今夜這等愛我方纔使得你改變不改變也要発个誓来未央生聽到此處不覺手舞足蹈一个肋斗就翻下床來對了天地比以前所発的呪更加狠毒発完之後又爬上床去從新幹起事來又當央媒又當會親把兩桌喜酒併做一席請他你說這个媒人醉也不醉這位大姨飽也不飽兩个完事之後交頸而睡直到天明日出方纔醒來香雲打発未央生依舊從木橋上過去兩个從此以後月月見面夜夜同床比結髮夫妻更加恩愛但不知兩位小姨何日到手未央生迷戀女色的話自第二回至此也說得勾了今且暫停下面一回另叙別事少不得一兩齣戯文之後又是正上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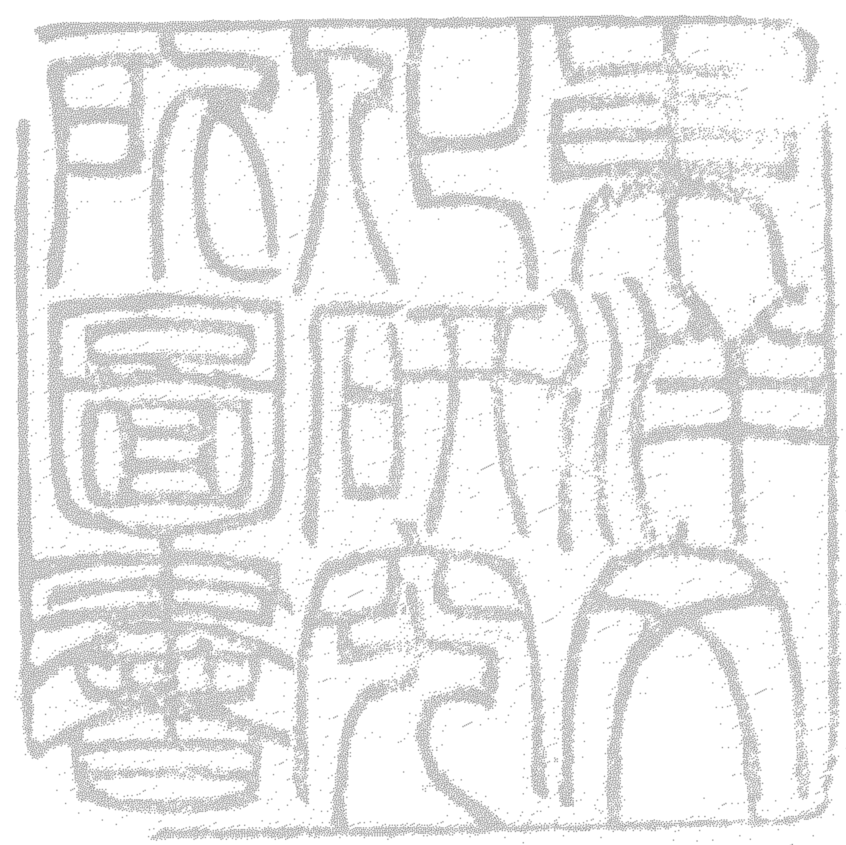
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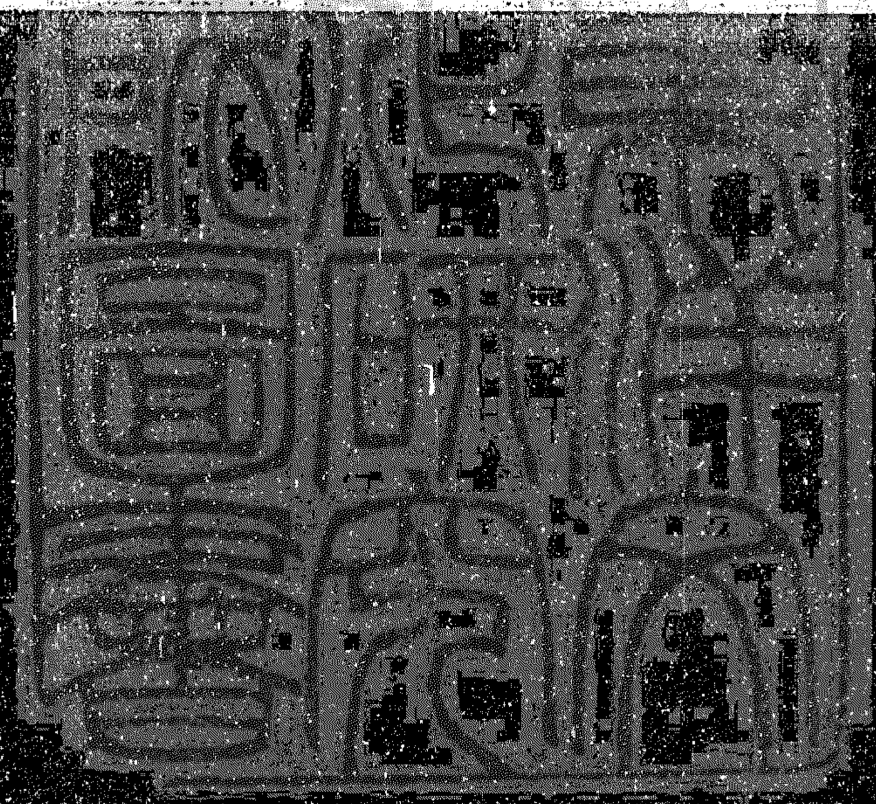
小說之奇未有奇于肉蒲團者肉蒲團之奇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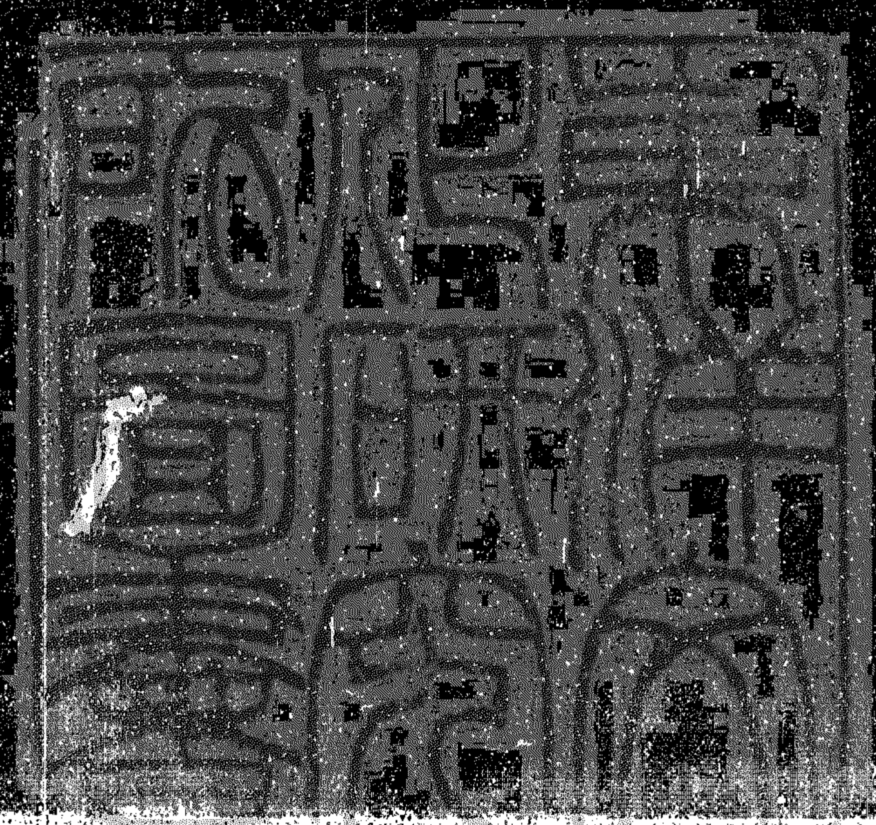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未有奇于此回者、初看香雲使性一段、使人張眉豎眼莫知所自、疑作者硬疊奇峯故排險陣以難觀者、及至看到末幅、始知從前一段乃理之當然、情所必至、一毫非作意也、香雲未經相與之先、便吃無影之醋、則既同枕席之後、必拈有理之酸、此婦人之常情、亦小說之故智也、乃不惟不妬而且以月光自告使三段奇緣一時畢集、觀者至此已入山陰道中、雖有徵辟臨門亦不暇接、且看未央生得意之事矣、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NOT TO BE REPRODUCED







肉蒲團　十三 十四回

双紅堂
小說
9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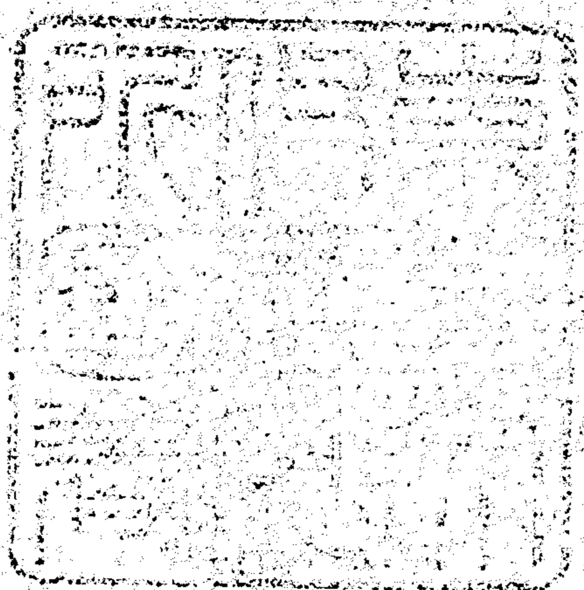
第十三回

破斧焚舟除隱恨　臥薪嘗膽復姦讐

詩云

聞道春秋大復讐　敢將野史附春秋
董狐不記閨中事　鄭衛全無濮上羞
做首色詩寒色膽　敘場姦事寢姦謀
冤家別有相逢處　不在區區狹路頭

却說權老實自從賣妻之後、一來憤恨不過、二來無顏見人、就把生意都歇了不做、終日悶坐、在家、拷悶



2028-7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那个十二歲的丫鬟、說他與那長大漢子、是幾時睡起的、可還有甚麽人、替他往來做事、那丫鬟起先怕主母利害、不敢多嘴、如今見主母賣去、料想没有轉來的日子、就把某時睡起、某時纔往、連對門醜婦過來同睡的話、盡情都說出來、又說與他同睡的人、不是那个長大漢子、另是一个標致後生、那長大漢子反是替他做事的、權老實聽見這句話、心上鶻突起來、走去問鄰舍、鄰舍道、有便有个標致後生、只同他來得一次、不像賽崑崙、終日走動、況且賽崑崙平日

是个傲性的人、只許人奉承他、不肯奉承別个的、怎麽肯替人做事、大家都不明白、直待艶芳歸了未央生、有人傳說過去、方纔曉得、以前的圏套、權老實得了真情、就去查訪未央生的來歷、知道他不是本處人、家中現有妻子、這是娶來做妾的、權老實思量道若是賽崑崙自已做事、我這寃也不想伸、讐也不想報、只好忍過一世、到陰司地府之中、與他算帳罷了、如今姦騙之人、既不是他、我這口怨氣、怎麽忍得住、少不得要想个法子報讐、難道罷了不成、我若與

他告狀、一來有賽崑崙幫助他、二不怕沒有銀子用、如今的官府、那个是不聽分上的、他央了人情、我的官司、就要輸與他了、二來婚姻的曲直全出在媒人口裡、鄰舍惧怕賽崑崙、那裡肯替我說話、這條死路落得、不要走他、我如今想來別樣的事、不但做不得、就做出來也不快心、只除非尋到他的故鄉訪著他的住处、千方百計、鑽進內室之中、把他結髮的妻子也拿來淫慾幾次、方纔快我的心、他淫我要我淫他婦、這終叫做冤報冤讐報讐、就是殺死他、也沒有這椿事痛快、自古道、有志者事竟成、只要心堅、有甚麼難做的事、如今這遠近的人、那一个不曉得我的妻子、後人先姦後娶、背後談論的話、料想不十分中聽、我就不想去報讐、這塊地方也住不得了、何況有這椿心事、他如今有了那个淫婦、料想還不回家、我就趂此時尋去、或有皇天有眼、要明彰報應、肯保佑我成事、也不可知、算計定了、就把那十二歲的丫鬟與一應家伙物件、都變賣出銀子來、連那一百二十兩財禮、與平日販絲的本錢、都收拾在一处、別了鄉隣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破斧焚舟而去、不一日、到了地頭、先在飯店之中、將就歇了、去訪未央生的住居、與他家裡的動靜、起初未到之時、把報讎的事看得容易、不過竟像探囊取物一般、一毫不放在心上、及至既到之後、問著了住居、訪著了動靜、方纔曉得事體難做、漸漸有些憂慮起來、起先只說別人家的閨門、與自己的一樣、男子在家的時節、自然嚴緊、男子出去之後、就像門上必了門、家中沒了大、只要是个有心人、就可以直進直出了、那裡曉得、讀書的人家、比做生意的不同、不是三黨的親戚、至交的朋友、就不許跨進門檻的、他那个人家、又比別人讀書的不同、就是三黨的親戚至交的朋友、也不許跨進門檻的、心上躊躕道、這等看起來、那椿心事、多應做不來了、只是既然舉了此念無論成與不成、也要盡心竭力、去做一做、看若萬萬做不來、就是天意了、難道千鄉萬水來在這邊、八字不曾見兩筆、就被鐵扉二字、嚇走了不成、主意定了、就要到他前後左右、賃間房子住下、早晚之間好看機會行事、誰想他住的所在、是孤孤另另一个宅子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四面都是空地、就是有家小的人、尚且不能勾做他隣舍、何況還來的光棍能勾比隣而居、想做踰墻鑽穴之事、權老實相了一迴、知道沒有房子賃、得就要走回寫処去走、不上四五十步、只見他宅子旁邊有一根大樹、〻上釘了一个木牌、却像有字的一般、權老實走去一看、果然有八个大字寫在上面道、

荒園召墾初種免租

權老實看字之後、又把大樹周圍相了一遍、只見野草連天、一望無際、心上思量道、字上所說的荒園、想來就是這些空地了、不知是那分人家的、既有荒園、畢竟也有間把房子、等人住了、纔好鋤種、不如就去相了來住在近邊、終日以鋤地為名、好看他家的動靜、就走到附近之処去問人道、這荒園的業主是那一个、可還有間把房子、租與種園的人居住、那人道荒園的業主、叫做鐵扉道人、就住在那所、孤另房子裡面、只有園、況有屋是要種園之人另尋房子住的、權老實道、我如今要替他開墾、但不知道這位園主平日做人如何、那人搖頭道、普天之下、第一个難相處

的、若好相処、不到如今、早〻有人開墾出來了、權老實道、怎見得他難相処、那人道、開荒的舊例、原該免租三年、他只肯免一年、到第二年、就要交納、這也罷了、他平日做人酸嗇不過、捹不得飯食養人、一个管家也沒有、做他的佃戶、就只當做他的長工、家裡有生活不住、要叫進去做、又沒有工錢、與他這塊園地三年之前、也有人開墾過了、只因被他差使不過、只得丟了不種、所以荒到如今、權老實聽見這句話、就喜歡不過、肚裡思量道、我以前所處者、是不能勾進

門、只要進得門去、就有三分機括了、別人怕差使、我巴不得求他差使、別人要工錢、我巴不得沒有工錢、正要使他用著我、總有妙處、只是這件事、不是一朝一夕做得來的、萬一被他女婿回來、識破機關、就不妙了、他的女婿、雖是我的讐人、還喜得不曾見面、兩个是不相識的、他就回來、也認我不出、只要另換一个姓名、他就識不破了、算計已定、就改姓為來名字、叫做遂心、他原為報讎而來、取來到即遂心之意、他便叫做來遂心、做小說的、還稱他為權老實、看得人

看花了眼改名之後、就寫了一張租約、走去伺候、知道他家的門、是從來敲不開的、落得不要敲、只是坐在門外死等、等了一日、不見有人出來、回到寓處宿了、到第二日又去、只見走到之時、却好遇着鐵扉道人、拿了一把秤一个籃、立在門前、等買豆腐、權老実見他相貌端嚴、衣裳儉朴、就知道是本人了、走上前去深深唱一个偌、起來问道、鉄扉道人莫非就是尊號麼、道人道、正是、你問我怎的、權老實道、聞得府上有一片荒園、招人開墾、小人因手頭乏本、没有生意做、得要替府上租來種作、不知可肯租與小人、道人道、開荒的事、不是無力之人、與懶惰之人、做得來的、你平日力作何如、勤謹不勤謹、不要好吃懶做、躭悞我的產業、下來權老實道、小人平日是吃苦慣的、力氣也將就去得、府上若不信、待我權做幾時、若還開墾不來、再換佃戸就是了、道人道、這等我家沒有房子、你在那裡居住、權老實道、這个不難、小人又没有妻小、不過單身一人、待我自出工本、搭一間草舍起來、就可以住得了、何須另出房錢、既種府上的園、又到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別人家去租屋住、道人道、也說得是、這等去寫張租契來、權老實道、寫在這邊了、就把租約遞過去、道人見他形體粗笨、知道是个健漢、不但園地開墾得來、連自己家裡的長工、也充當得過的了、就收了租約隨他自備工本來搭草舍、權老實身邊有的是銀子、就去買幾根木料、幾担稻草、叫一兩个粗工木匠、不上半日、就苫蓋起來、雖是茅簷草舍、也覺得煥然一新、竟不是个無家之客了、又把種園墾地的家伙、辦得齊整、每日清晨起來、頭也不梳、面也不淨、就去剗草剗土、要使主人看見、知道他勤謹、好垂青看顧的意思、鐵扉道人有一間小閣、恰好對着荒園、行起坐臥都在這間閣上、他平日起得極早、誰想權老實又早似他、他還不曾下床、權老實已鋤過許多地了、道人看見不住的喝采、自己家裡若有費力的生活、丫鬟做不來的、就央他去做、權老實竭力奉承、替他做事的、精神比鋤地更加一倍、不但不要工錢、連飯也不敢吃飽、鐵扉道人見他辛苦、臨去之時、要買壺白酒犒勞他、他就說生平與麯蘖無緣、一滴酒也不吃、寧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可回到家中、自出已資沽来搊酌、不敢累他多費、一錢斷了下遭主顧他不曾進去之先心上還慮道他的女兒不知怎麼様生得奇醜所以丈夫猒惡他離鄉撇井去偷女色我是睡過好婦人的萬一句引他上場看了、那奇醜面貌這根陽物下舉我要報讐他不肯替你報讐也只看得及至初次進去看見一个絶美的婦人、心上雖然歡喜還不知是與不是、後来見他手下的人、都叫小姐方纔曉得、就是此人心上思量道、這様妻子也睡得過了、為甚麼丢在家中、去占

別人的妻子、從此以後他還要忍心耐性緩一的報讎、那根陽物倒不肯忍耐竟要剪滅此而後朝食一見了面就舉起義来權老實是个謹密的人見他家裡閨門嚴肅不敢露一毫窺伺之容在玉香面前走過頭也不抬声也不則、竟像个誠實不去的人、一連過了幾个月、道人見他又勤謹、又老實、又不貪嘴、心上竟愛他不過、自己躊躇道、前日女婿臨行曾留下幾兩銀子、教我討一个薪水之僕、我看見別人的管家好吃懶做的多、體心得力的少、所以不敢輕討、都像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這樣的人討得、一个也不枉賠茶賠飯養他一生、我想此人窮無依倚、或者肯賣身為僕、也不可知、只是一件光棍漢子、討在家中、有兩椿不便、一来怕他沒有牽絆、要偷物件逃走、二來男女混雜、那裡防閑得許多、莫說丫鬟使婢、照管不來、就是女兒在家也有許多不便、我家有的是丫鬟、他若肯賣身捨得把一个配他、々有妻子繫住了身、自然不想逃走、就是出入之間、有妻子防閑、他別樣的事也可以不消慮了、道人雖有此意、還怕權老實不肯、不好明白問他、一日走去看他鋤地、不意之中、把幾句巧話、試他道、你這等克勤克苦、又捨不得浪用、論理就該做起人家來了、為甚麼家小也不討一房、掙到這樣年紀、還是自家一个、權老實道、自古道、智養千口、力養一身、靠力氣養活的人、糊得口来也就勾了、那裡能勾討家小、道人道、人生一世、妻子兒女、都是少不得的、你自家既不能娶親、何不投靠一分人家、有現成女子、配他一个、生得兒女出來、百年之後、也有个燒錢化紙的人、為甚麼巴々汲々、苦掙一生、掙到後來、一些々結果

也沒有權老實聽了這句話、知道他有招納之心、就將機就計囘覆他道、大樹底下、好遮陰、這句古語、我難道不曉得、只是投靠人家、也是一樁難事、一來怕主人不知甘苦、終日替他做馬牛、他不見功勞、反要打罵、二來怕同伴裡面不能相容、他先來我後到、就要我去奉承他、他不肯替主人出力、見我赤膽忠心、就怕形形他短處出來、反要在主人面前難間、使你不能安身、我常見鄉宦人家、有這些情弊、所以不敢輕易去投靠、道人道、那鄉宦人家、勢耀大了、僕從多了、上下之間、情意不洽、痛癢不關、所以有這些情弊、若還是不大不小的人家、那手下人的好歹、主人就看得出了、況且同伴甚少、有甚麼相容不得、譬如人家像我這般大主人、像我這樣賢、一進了門、又有妻子配你、你肯去不肯去、權老實道、這是極相應的了、有甚麼不肯去、道人道、老實對你說、我家少一个使喚的人、只因沒有中意的、所以不討、如今見你勤謹老實、心上要收留你、所以問你這些話、你若果然情愿、就寫一張身契進來、要幾兩身價、也先對我說、待我好設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處進門之日、我就揀一个丫鬟、配你、你心上何如、權老實道、若得如此、我終身有靠了、明日就送身契進來、只是一件小人平日慾心極淡、妻子有也得、沒有也得、不十分思想他方纔說把丫鬟配我的話且從容些、待我服事幾年、到精力衰倦的時節、把人配我也不為遲、如今這樣年紀、正要替主人出力、不要把做生活的精神、鋤園地的氣力、被婦人消耗了去、至于身價二字、一發不消提起、我是自己賣身的、又沒有父母兄弟、身價把與那一个、自己跟了主人、只要有得穿、有得吃、就是了、要銀子何用、只是文契上面不寫幾兩身價、怎麽叫做賣身、只好在紙上領情罷了、其實一分一文、都不消主人破費、道人聽到此處不覺眉歡眼笑起來、又對他道、你這些話句句說得中聽、可見是个忠義之僕、只是兩件之中、你只好辭得一件、身價不領、或者留在我身邊、待後來做衣服穿這還使得、若說不要妻子、那就成不得了、從來賣身的人、只為得一房老小、要圖些夫婦之樂、你為甚麽不要、身價既不領了、若還妻子又不受、只當是个毫

與干涉的人、你便叫我做家三、我不好叫你做僮僕、就是差你做事、心上也不安、這等說起來、反不好收留你了、權老實道、我知道主人的尊意、不過怕我心性不常、後來要去、所以把妻子配我、使我沒有二心的意思、我不是那樣反人、既然主人不放心、我承受了、就是兩个說明白了、權老實不等第二日、當晚就寫身契送去、道人也不等第二日、當晚就把丫鬟配他、從此以後、道人把草舍拆了、教他在家裡歇起先喚他來遂心、如今把來字削去、單喚遂心、却好配他的丫鬟、又叫做如意、眼看報讐之事、有了八分如意之名、又增一遂心之兆矣

評

妙在以粗笨直率之權老實、而能委曲紆回、極盡詭譎、鑽入鐵扉之中、為司馬相如之韻事、又妙在鐵扉道人于將來之事、節節慮到、著著預防、究竟入權老實計中、為卓王孫之後身、文心思路、造到肉蒲團、亦可謂奇之極、曲之至矣

第十四回

閉戸說歡娛隔墻有耳　禁人觀沐浴此処無跟

詩云

從來淫女善窺鄰　及見人窺又惱人
究竟惱人無別意　欲留情眼旨嬌嗔

却說權老實賣身之前還是後話他不曾進門之先那王香小姐有許多幽鬱之情揔因筆黑不間不曾叙得如今方纔說起他當初正在得趣之時被个狠

心、父親把丈夫趕了出去、竟像好飲的人戒了酒、知味的人斷了葷、就是三夜五夜、也熬不過、何况經年隔歲、守起活寡來、實在的歡娛、既不可得、只好把春宮冊子、擺在面前、做那望梅止渴、畫餅充饑之事、誰想望見之梅、能增渴、而不能解渴、畫中之餅、可助饑、而不可充饑、越看越難過、起來從此以後、就把春宮冊子、放過一邊、尋幾種閒書出來、消愁解悶、看官你道他當此之時、要消愁解悶、是一種甚麽書好、據在下看起來、隨你那一本戲文、那一部小說、都不中用、

只有他少年所讀、父親所授的書、如列女傳女孝經之類、極是對科、若肯拿來一看、豈但消愁解悶、還可以止望梅之渴、充畫餅之饑、不但活寡守得來、就是死寡也守得住了、怎奈他計不出此、只因把四德三從的道理、認得過當了、此道是在家從父、出嫁從夫、所以丟了父書不讀、讀起丈夫的書來、就把那些淫詞褻語、如痴婆子傳、繡榻野史、如意君傳之類、盡數翻出來、從頭細看、只見那些書上、但凡說著男子的陽物、不是贊他極大、就是誇他極長、甚至有類如蝸牛、

身如剝兔、掛斗粟而不垂的、凡說男子抽送的度數、不是論萬、就是論千、再沒有論百論十的、心上思量道、我不信天地之間、有這樣精健的男子、男子身上有這樣雄壯的東西、我家男子的物事、長不過二寸、大不過兩指、幹事的時節、極多不過一二百提、就要洩了、何曾有個上千的時節、他還對我自伯命說、是天下無敵的了、難道男子裡面、竟有強似他幾十倍的、自古道、盡信書、不如無書、這些不經的話、一定是做書之人、造出来的、那有這等異事、疑了一會、又思量道、不是這等說、天下甚大、男子甚多、裡面奇奇怪怪、何所不有、烏知書上的話、不是實事、倘若做婦人的、嫁得這樣一个男子、那房幃之樂、自然不可以言語形容、就是天上的神仙、也不願去做了、只是那有這等徼倖的事、把這些話疑了、又信、信了又疑、終日爬起來、女工針指一些不做、只把這幾種閒書做對頭、要使心上的淫興索性濃到極處、好等丈夫回來、一齊発洩、誰想等到後面、一毫音信也沒有、不由他悵起來、心上思量道、我看見這些書上再沒有

人不相处幾个男子的可見婦人偷漢不是事、我前世不修、嫁著這様狠心男子、成親不數月、一去倒去了幾年、料他那様好色的人、再沒有熬到如今、不走邪路之理、他既走得邪路、我也閙得後門、就與別个男子相处、相处也不為過、只可惜閨門嚴緊、沒有男子見面、想到那个地步、就把怨恨丈夫的心、還怒到父親身上、巴不得他早些死了、好手男子進來、及至看見權老実、就像餓鷹見雞、饞猫遇鼠、不論精粗美惡、只要呑得進口、就是食了、起先做

江的時節、雖有此心、一來見他老實太過、相見之際、頭也不抬、不好突然俯就他、二來日間進來、夜間出去、就要俯就、他不但無其時、亦無其地、後來聽見他要賣身、心上就跳了幾跳、要想進門的頭一夜、就不肯放過他、不想事等遂心的、反不遂心、不想如意的反如了意、見他兩个拜堂之後、雙々進房、心上就吃起醋來、伺候父親睡了、獨自一个、潛出閨房、走去聽他幹事、權老實的陽物、是非同小可的、如意雖有二十多歲、只因主人志誠、不曾偷摸過他、所以還是个

處子、指頭仲不進的東西、那裡塞得棒槌進去、那些吽喊之聲、啼哭之狀、自然驚天動地、連竊聽之人、都要替他疼痛起來了、王香心上道、這个丫頭還大我幾歲我成親那一夜畧熬一熬、男子的東西也就捱進去了、他為甚麼這等沒用一些苦也受不起、竟做出這等模樣來、權老實這一夜見他承受不起、只得草〻完事、王香立了一會、聽不出好処來、只得進房睡了、到第二三夜、又去補聽、也還只見其苦、不見其樂、直聽到三夜之後、也是權老实的本事、該當出現

以前幾夜、都是吹滅了燈、然後睡的、獨有這一晚、竟像曉得有人竊看、要弄賣家私的一般、燈也不吹、帳子也不放、未曾動手之際、先把一根八寸多長一手把握不來的陽物、教如意捏在手中、摩弄了好大一會、方纔插入陰戶、此時的陰戶、已被陽物揎大了、不像以前緊澁、權老實就放出本領來、同他幹事、抽送的度數、竟與書上一般、不到數千之後、不肯住手、如意從奇苦之後、忽逢奇樂、那些顛狂之態、呼喚之聲、又不覺驚天動地、以前替他疼痛的人、如今又替他快

前面老実後面不老實此之謂權老實也

活起來了看出來的淫水比弄出來的淫水更多不但褲子不乾連一雙凌波小襪都溼透了半截從此以後王香一點芳心注定在權老實身上權老實自進門之後也就改絃易轍不肯老實起來遇見王香不住把眼睛偷覷王香若有笑面他也笑面相承王香若有愁容他也把愁容相對一日王香在房裡洗洛他從門外走過無心中咳嗽了一聲王香知道是他要引他看ニ肌膚好動淫興故意說一句道我在這邊洗澡外面是那一个不要進来權老実知道這句話是此処無跟之意就不敢拂他的感情把紙窓溼破一塊靠在上面張他王香看見窓外有人知道是了起先是背脊朝外胸膛朝裡的此時就掉轉身來把兩个肉峯一張牝戸正ニ的對着窓子好等他細看還怕要緊的去處浸在水裡看不分明又把身子睡倒兩脚扒開現出个正面使他一覽無遺睡了一會就坐起身來把兩隻手捧住牝戸自己看了長歎一聲做个搔癢難搔無可奈何的意思權老実看見這些光景一來慾火甚炎不能止遏二來知道這

个婦人淫也淫到極処熱也熱到苦処只怕不去赴席反要怪人旨去領情決不拒客的了就把房門一推直闖進去跪在王香面前說一句奴輩該死就爬起身來把他摟住王香故意吃驚道你為何沒原沒故這般胆大起來權老實道小人賣身之意原是要進來親近小姐起先還要在沒人的去處訴出衷情待小姐許了纔敢放肆不想今日偶然走過看見千金之體生得嬌嫩不過熱不住了只得進來冒瀆小姐求小姐救命王香還有幾句套話要講出來只恐怕躭擱遲了被人撞見就對他道這等你的意思要怎麼樣難道浴盆裡面好幹甚麼事體不成權老實道小人也知道這个所在與這个時候不是幹得事的只求小姐恩允過了待我夜間來服事就是王香道你夜間與如意同睡他怎麼肯放你來權老實道他是極會睡的夜間幹事之後一覺直睡到天明直等叫過幾十遭方纔得醒我若夜間瞞了他來他難裡知道王香道這等依你就是權老實見他允了就把渾身上下摸過一遍又親了兩三个嘴方纔出去

出去之後、王香怕他失信、又叫轉來問道、你今夜當真來不來、若當真來、我好開了房門等你、若還未必、我就閉門睡了、權老实道、怎麽不来、只求小姐忍耐些不要心焦、就是兩个訂明白了、方纔散去、此時天色已晚、玉香揩乾了身子、衣服也不穿、夜飯也不吃就爬上床去、要先睡一覺、養〻精神、好同他幹事、誰想再睡不着、捱到一更之末二更之初、聽見房門挨响、知道是他進來、就低〻叫一聲道、心哥〻你來了麽、權老實也低聲應道、小姐心肝我来了、玉香怕

他在黑暗之中摸不上床、連忙爬下來接引、接着了手、就牽上床去、恐怕他不知寬窄、要蠻弄起來、先分付一聲道、心肝你的東西、我看見過了、比別人的不同、我一時承受不起、求你從容些、權老實道、千金之體、怎麽敢輕易唐突、我自有絕妙的法子、引他進去決不教小姐吃苦、就是玉香道、若是這等我就感激你了、權老實說、便說這一句、還疑他故意粧嬌說那様謙遜的話、豈有偷婦人的男子、沒有絕大的本錢、便自家妻小、還怕疼痛之理、就把易物對著牝戸口、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說不唐突、依舊唐突起来、玉香熬不過、就惱起来道、你雖道一邊說話、一邊忘記了不成、怎麼叫你從容些、又是這等急遽、權左實見抵不進去、知道起先的話、不是虛情、就賠个小心回覆道、不瞞小姐說、我不曾見過嫖致婦人、摸著小姐這様肌膚、心上愛你不過、巴不得早進一刻、也是好的、所以用力太重、得罪了小姐、如今待我將功折罪、著實從容些、就是了、說過這幾句、就把陽物提起、在他陰戶兩傍、揀挨西擦、不但不敢入室、亦且不敢升堂、竟在腿縫之中、弄送

起来、你道他是甚麼意思、原来是个疏石引泉之法、天下最滑之物、莫過于淫水、是天生地設、要使他滋陰戶、潤陽物的東西、唾沫雖好、那裡趕得他上、凡用唾沫者、皆是男子性急不過、等不得淫水出來、所以把口中之物、沁入陰中、用那假借之法、究竟别洞之泉、不若本源之水、来得便益、又且與土物相宜、以淫水滋淫物、猶如用河水煮河魚、滋味不變、自然容易入口、這兩件事、同是一種道理、這様道理、權左実起先也不知道、只因初娶艷芳之時、陽大陰小、不能相

入。虧得艷芳搜索枯腸。想出這種道理來。就把極難之事。弄得極易。如今玉香的陰戶。與艷芳昔日的陰戶。寬窄相同。權老實撫今追昔。忽然記起舊事來。所以仍用此法。把陽物放在腿縫之中。替陰戶摩肩擦背。使他裡面痒不過。自然有淫水出来。淫水一来。就如淺灘上的重舡。得了春漲一般。自然一息千里。連篙櫓之工。都可以不費了。玉香見他過門不入。只說走錯路頭。竟把腿縫。認做陰戶了。就笑起来道。你在這裡做甚麽。權老實道。在這裡幹事。你難道不曉得。玉香又笑道。你這椿事幹錯了。我們往常不是這樣幹的。權老實道。一毫也不錯。只怕你往常倒幹錯了。還你快活就是。弄送了一會。只見腿縫裡面。有些滑溜起來。權老實知道春漲已至。又怕淫水太滑。抵不著陰門。要溜到別處去。就把兩腿分開。捏住玉香一隻手。把陽物交與他道。起先果然弄錯了。如今尋不着眞穴。求你自家點一點。玉香就疊起陰門。把龜頭湊在上面。分付他道。如今是了。你自己用力。我放了手罷。權老実道。且慢些。還求你扶住他。待他進了大門。

然後放手、玉香也知竅、見他說了這句、倒添上一隻手、把陽物圍在中間、做了陰戶的外廓、使他必進無疑、權老實挺起陽物、先在外廓裡面弄起、漸漸進內廓去、每抽一次、送進一二分、不止二十餘抽、那根八寸多長、一手把握不來的陽物、不知不覺、把盡根入進去了、玉香見他幹法在行、愈加愛惜、就緊緊摟住道、心肝你是初近女色的人、怎麼就這等知情識趣、我自家的男子、終日偷婦人嫖女客、何曾有這樣溫柔軟款、我如今要愛殺你了、權老實任事之初、就得了這篇奬語、自然要勵精圖治、不肯偷安了、抽送過遲、應蒙罷軟之誚、舉動太急、恐來浮躁之譏、只是不猛不寛、不緩不急的做去、做到後面、竟使他一辭莫贊、連奬語都做不出來、方纔住手、玉香自有生以來、不曾嘗著這樣滋味、那裡歡喜得過、從此以後、夜夜少他不得、起先還是背著如意做事、後來曉得瞞不到底、索性對他說過、明明白白的往來、玉香怕如意吃醋、盡心竭力奉承他、名為主婢、實同大小、或是每人一晚、直睡到天明、或是各人半夜、到子時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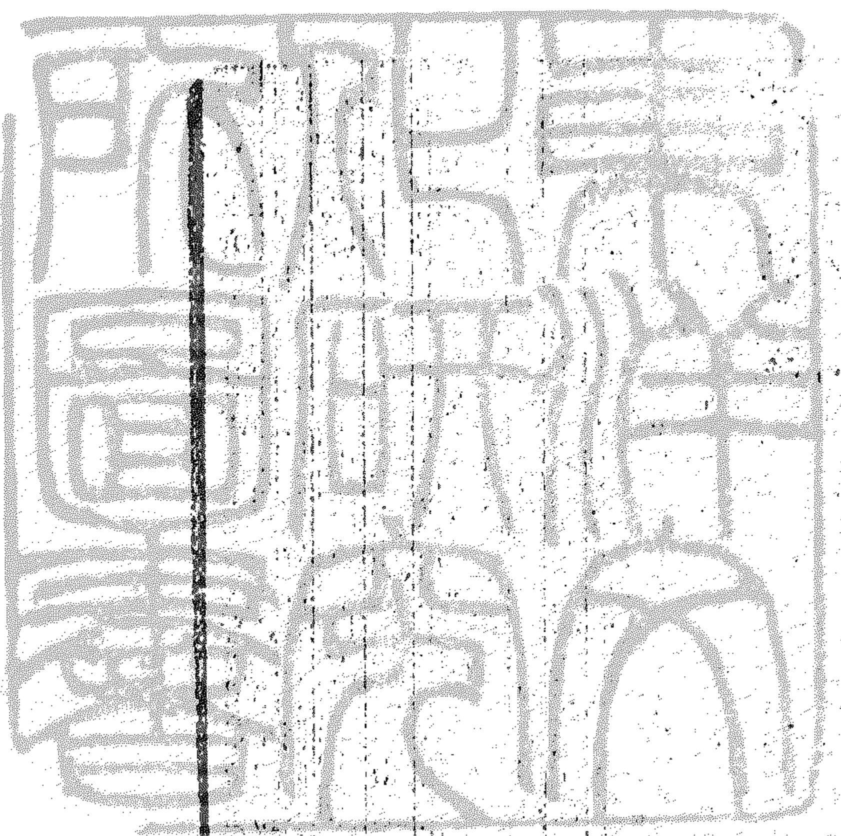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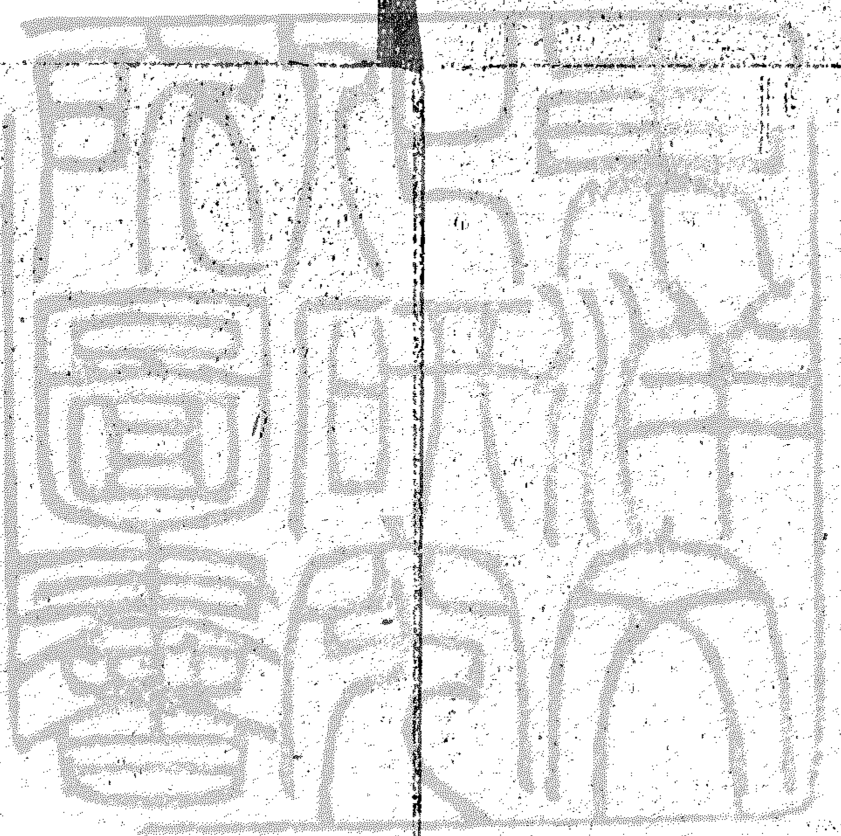
甚至有高興之時、三人同睡、權老實幹到樂処、竟不知誰是小姐、誰是梅香、若要叫喚、只是一概心肝到底權老實的初意原為報讐而來、指望弄上了手、睡幾个月、即便抽身不可被婦人戀住、朝淫暮樂、耗損精神、倒被他報了讐去、誰想究竟之事容易不得開交、當時與艷芳睡了幾年、再不見生子、如今與玉香一幹就成了孕、起先還不覺、及至兩三月之後、害起喜来、方纔知道、千方百計、尋藥来打胎、再打不下、玉香對他啼哭道、我這條性命、送在你身上了、你曉得我

家父親是何等的心性、一句話講錯、尚且要打罵的人、肯容我做這様歹事、明日知道、我少不得是一死不如預先死了、還省得嘔氣、說了這些話、就要上吊起來、權老實再三苦勸、他回覆道、你若要我不死、只除非生个計較、領我逃走、一到他鄉外国去、一來免了後患、二來又好做長遠夫妻、三來肚裡的生出來是男是女、總是你的骨血、也省得淹死了他、只當把一椿事、救了兩條性命、你心下何如、權老實見他說得有理、就依他定了主意、要瞞著如意做事、恐怕他

預先知覺要說出來只得与他商量定了把隨身衣服捆在一處伺候鐵扉道人睡了開〻大門一同逃走但不知他走到何方後来怎生結果直要看到第十八回纔知下落

評

有人看到此回怪作者顧此失彼說果報処尚有勸懲相礙之弊未央生姦人也當有淫佚之妻鐵扉道人善士也不當有私奔之女天公即欲懲姦獨不欲勸善乎余曰不然此等報應正是天理不謬處鐵扉道人生平不交一友不見一人未免谿刻太甚況有慳吝之惡以濟之如開荒之例原該免租三年而只免一年不時呼佃戶服役而不給工錢之類皆殘忍刻薄之事烏得使後來無報所以從来孤介之士歟後反不昌者即此理也孤介到已甚処定有無限谿刻之事與殘忍刻薄之政出來所以干犯天和不昌歟後為君子者不可不慎作者于此不但懲奸亦且戒刻彼烏知之從来看書之法要看


四面不可看一面此類是也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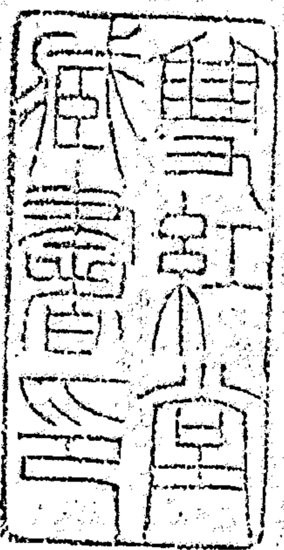
肉蒲團

十五　十六回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双紅堂
小說
96(8)



第十五回

同盟義讓通宵樂　嫦妹平分一夜歡

詞云

春宵無奈時光迅許與羲和偏不閏願将白壁幾千雙換取夜光珠一寸　天邊懸作菱花鏡照取紅顏看綠鬢世人不起我常眠庶使風流無别恨

權老實報讐的因果雖不曾說完十分之中已経敘過八九那一二分少停再敘如今且把未央生得意



2028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NOT TO BE REPRODUCED

之事暢說一番索性等他樂到極処好到後面一齊煩惱他自那一夜摟住香雲細談往事知道那三个美婦都是他一家兩个少年的又分外心投意合只因話長夜短兩个又要幹事工夫值錢覺不曾問那三个婦人叫甚麼名字三个丈夫是甚麼別號家住在那裡與他遠近何如直到第二夜過去方纔補問香雲道我叫他姑娘的那一个是花朝日生的名字叫做花晨我們一來因他名分尊二來見他年紀大不好喚他名字相見的時節大家都叫他晨姑丈夫死

過十年了他心上要嫁只因生下个遺腹子累住了身不好嫁得所以無可奈何只得守寡我叫他妹子的那兩个就是他嫡親侄婦大的叫做瑞珠小的叫做瑞玉瑞珠的丈夫別號臥雲生瑞玉的丈夫別号倚雲生兩个是同胞兄弟他三分人家門戶雖然各別裡面其實相通只當是一門出入時刻見面的只有我遠一步也只隔得幾家門面揔来都在這條巷內我昨日與你相見只說你搬来的意思是為他們三个所以住了半年不來理我一故此発急起来那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裡曉得沒有此事未央生聽了這些話愈加歡喜又記起賽昆崙舊日之言曾說那兩个富貴女子在娘家是姊妹在夫家是妯娌恰好兩个丈夫的別號又與今日所說的相同可見賊眼與色眼一樣同是一絲不漏的就問香雲道昨日蒙你感情把兩位令妹一齊許我但不知到那一个日子纔許我相會香雲道也快了再過三五日我就要過去少不得同他說明就引你去相會只是一件我一去之後就不回來這張床上不是我們作樂之處了未央生吃一驚道這是甚麼原故難道我搬來就你〻倒要搬去避我不成香雲道有个原故在裡面我便不回來你可以常来看我看我的時節就可以會他是一舉兩得的事你不要怕未央生道這句話我究竟不明白你快些講來香雲道你聽我說我家丈夫就在他家处館那兄弟兩个是我丈夫的學生文理都不齊怕做秀才要歲考兩个一齊縁了例目下要進京坐監他兩个是離不得先生的少不得我家丈夫要同他進去他怕我沒人照管要接到他家等我姊妹三个一同居住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這數日之内就要起身所以我一去之後就不回來只好在那邊相會了未央生聽到此処一発喜上加喜竟像是天地鬼神有意奉承他把三个男子一齊打発開去三个婦人一齊撮合攏　好等他肆意宣淫無所忌憚的意思果然數日之後師徒三个一齊起身起身的那一日就把香雲接去香雲與未央生兩个正相與到好處那裡雖得長久少不得一見之後三言兩語就要透露出来好商量定了領他来幹事為人之念只好三分為已之念還有七分不止對

瑞珠瑞玉說了幾句閒話就問他道你兩个這一向可曾再到廟裡去燒香瑞玉先答應道燒過一次就罷了難道只管去燒香雲道有那様標致男人臨你的頭就三日五日去燒一次也不為過瑞珠道香到要去燒只是沒有扇子送他不好空手去得香雲道賢妹不要笑我〻的扇子固然送折了本就是你们兩个雖然受了幾拜也不曾見他的魂靈跟了你們回来只好臨幾个空頭哄你害〻相思罷了瑞玉道這倒也是个真話我們姊妹兩个說起這椿事就有

些解說不出為甚麼那个男人這等虎頭蛇尾若照那樣顛狂起來就像等不得第二日當晚就要跟來的一般及至等到後面一些踪影也沒有既然這等寡情何不省了那幾个頭不磕也罷香雲道我聞得人說他終日在那邊思想只是尋你們不着也叫他沒奈何瑞珠道我們兩个他倒未必思想只怕對了那把扇子睹物思人要害起相思病來香雲道扇子的相思他倒果然害過不是假話只是還喜得病根不深容易醫治如今倒勾過帳了只是磕頭的相思

害得沈重一時醫他不好將來害死只怕要你們償命瑞珠瑞玉二人見他口裡的話說得可疑就一齊相到臉上去看他顏色何如香雲一面說一面笑也做出一種驕人的光景兩个一齊道看你這樣得意莫非果然弄上了手把扇子的欠帳勾過了不成香雲道也差不多偏背你們二位與他勾帳過了兩个聽見這一句就像科場之後不中的舉子遇着新貴人一般又慚愧又羨慕硬賠个笑臉回覆他道這等恭喜新添了个得意的姐夫不曾賀得他這一句話

有三个意思在裡面、一來妒忌他、二來訕誚他、三来還說未必果然到手、是頑皮女子與人取笑的話、他若没有此事、聽見這一句、自然要没趣起來、誰想香雲竝不羞慚、還愈加得意、竟對他道、你們雖不曾賀我這鍾喜酒、是少不得的、終有一日要辨出来奉請、瑞玉道、這等新姐夫在那裡、可肯借我們看一看、香雲故意作難道、你們都是見面過的、頭都躧過了、何須再要見得、瑞玉道、當時是陌路之人、他便躧頭、我們不好同禮、如今是至親瓜葛了、何妨再會一會、待我

原来結盟之意就是為此

此女談鋒甚利

来

們同他个礼、叫幾声、姐夫、替你親熱他親熱、也是好的、香雲道、要見有何難、隨你寅時要見寅時就叫他卯時要見卯時就叫他來、只怕一見了面、又要像那日躧頭的光景、瘋癲起来、得罪了二位賢妹、不成體統、所以不好會得、瑞玉又道、他起先没人拘管、所以輕舉妄動、如今有你這个吃醋的人立在面前、他怎麽還敢放肆、瑞珠對了瑞玉道、你這些話都是枉說的、他心上的人、怎麽捨得把與別个見面、當初結盟的話、雖是那般說、那裡依得、許多有苦便好同受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有福那裡好同享如今只是哀求他不要追吃以前的醋把臨頭的話置之不問也就勾得緊了怎麽還想别様的事香雲聽了這些話知道他発急了不好再講笑談就認真回覆道你不要発急我不是那様的人若還要獨自受用不與你們同樂只消住在家中不肯過來終日終夜同他快活就是了何須帶了自己的醋到别人家吃起来我今日肯對你們說就可見不是一意了如今只要從公酌擬定一个大中至正之法使見面之後彼此相安大家没有争競我

就叫他進来同你們相會就是瑞珠道你若肯如此也不枉結拜一場就求你立个規矩我們一槩遵依就是了何須要我們酌擬香雲道我當初與他見面也在你們之先後來與他相处也在你們之先論起理来就該有个妻妾之分大小之别凡事要占些便宜我得一半你們兩个共淂一半纔是只因是相好的姊妹不好這等論得别様的話揔不必提起只是房幃罷了無論日間取樂夜裡行房揔要自大而小從長而幼不可像闕黨童子居位並行使先生長者

不能孤行獨坐有礙手礙脚之病就是言語態度之間也都要留些餘地不可以少年之所長形老成之所短使他有後来居上之評不可以新交之太密使舊好之漸疎使我有前魚見棄之恨若依得這幾句話来自然情投意合不致參商了你們皆依不皆依瑞珠瑞玉一齊答應道這番議論是公道不去的了只怕你不肯我們有甚麼不依香雲道這等取一幅單箋過来待我寫字去喚他瑞珠瑞玉歡喜不過取箋的取箋磨墨的磨墨香雲提起筆來寫出兩句詩道

天台諸女伴　相約待劉郎

寫了這兩句就丢下筆来把單箋折做幾折要放進封筒裡去瑞玉道為甚麼只寫兩句後面竟不續完這首詩叫做甚麼體瑞珠道我曉得雲姐的主意是捨不得他搜索枯腸留那兩句待他續來省得再寫回帖的意思你也忒煞愛他了香雲笑一笑就把詩封好交與丫鬟分付拿到自家房裡從板壁縫中丢過去討了回字轉來了鬟去後三个人又講前話瑞

珠道我且問你〻是怎麼樣一个法子引他到家裡
去的如今瞞過幾夜了香雲就把他住在隔壁擴開
板壁夜間鑽過来日间鑽過去共瞞幾夜的話對他
說了一遍瑞玉道這等他的本事比姐夫的本事何
如香雲道若說起本事來竟要使人愛殺你們兩个
不過看見他的面貌面貌的標致雖然世上沒有還
是畫匠畫得出塑匠塑得來的他那副本錢竟是一
件至寶從来婦人女子不但不曾見過連說也不曾
聽見說過的瑞珠瑞玉聽見一発踴躍起來一遍一

句的問他就像未考的童生遇著考過的朋友在試
館門前扯住了問題目一般是大是小是長是短出
經不出經給燭不給燭件〻都要問到彼時正在吃
飯之後碗碟未收香雲怕口裡形容不出不若示之
以形見他問多少長就拈一根牙筯對他道有如此
筯見他问多少大就拿一个茶鍾對他道有如此鍾見
他問堅硬不堅硬就指著一碗豆腐對他道有如此
腐瑞珠瑞玉兩个一齊笑起來道這等是極軟的了
既然如此要他長大何用香雲道不然天下極硬之

物莫過于豆腐更比金銀銅鐵不同金銀銅鐵雖然堅硬一見火就軟了只有這件東西放在熱处他就越烘越硬起來他那件東西也是如此是幹得硬弄不軟的我所以把豆腐比他瑞珠瑞玉道我不信有這件至寶只怕還是你形容大過香雲道我這些話莫說不是虛譽還不曾盡其所長他另有兩種妙処不在長大堅硬之中說來你一發不信只好到做事的時節你自家去驗出來罷了瑞珠瑞玉道你說就是了管我們信不信香雲不肯輕說直待他問到急處方纔把先小後大先冷後熱的話次第形容出來瑞珠瑞玉聽了不覺慾火上升耳紅面赤但願他即刻走来寒温也不敘一句就扯上床好試他的絶技誰想了鬟去了半日再不見來原来未央生不在家他坐在房裡等候被書筒看見也從板壁洞裡爬過來兩个大弄了半日直待未央生回來之後把書丢過去方纔討得回字轉来回字一到三个人就擠在一处拆開来看只見他果然會心不曾另寫回帖就在原詩後面續兩句道

早備胡麻飯　相逢節餓腸
瑞玉瑞珠看見知道今夜的好事是萬無一失的了
各人都要走進房去鋪床疊被洗浴薰香好等他来
幹事正想要走被香雲止住道你們兩个且慢些走
開就把今夜的次序議一个妥當省得到臨事之時
个〻要想爭先人〻不肯落後被他看出破綻来瑞
珠心上明曉得他睡過幾夜該當讓人除了香雲自
然是他沒有今夜就序齒之理心上雖然如此口裡
故意謙遜道你方纔做定規矩了自長而幼自大而
小不消說是你起頭還有甚麽議得香雲道論理原
該如此只是今夜之事又當别論自古道先入者為
主後入者為賓我同他宿過幾夜就要筭做主人了
今晚且序主客之礼等你們兩个各人睡了一次然
後纔序長幼這是至當不易之論你們不要虛謙只
是一件除了我筭自然該從珠妹起了只是你們兩
个還是每人一夜睡个完全的好還是每人半夜睡
个均匀的好你們自已商議定了回我的話只見瑞
珠瑞玉二人你相了我〻相了你再不則聲相了一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會瑞珠對香雲道我們兩个自已不好說得你是个
家長隨家長分付下來就是了香雲道每人一夜覺
得像意些只是難為了候缺的還是每人半夜罷他
說便說這一句還是疑而未定之辭要等他兩个答
應了方纔定議誰想他兩个各有隱情不好說得只
是閉口不言香雲道你們不說的意思我知道了前
面的一个怕他不肯盡歡要留量去赴第二席所以
不應後面的一个怕他是強弩之末幹事的時節沒
有鋒鋩所以不應我先実到你說他的本事是一个
當得幾个的對着瑞珠道你就同他睡一夜也只好
做半夜實事只怕還不到半夜你就要求免了落得
文與下手去又對瑞玉道自古道酒醉後來人況且
他那壺酒又分外是下半壺好吃你兩个不必狐疑
竟是這等罷了瑞珠瑞玉的隱情被他參破又決了
心上之疑就一齊答應道依命就是三个計議定了
香雲就分付了鬟立在門前去等不多一会就把未
央生領了進来瑞珠瑞玉二人來到也還假粧个羞怯之
容都退後一步讓香雲招接他未央生見了香雲深

深作一个揖爬起来道請兩位小姨過来相見香雲每一隻手扯住一个同他相見々過之後瑞珠喚了鬟拿茶香雲道不消喚茶他為你們兩个也想得苦了各人把口裡的瓊漿送些過去當了茶罷一面說一面把他兩个的手交與未央生未央生接到了手就雙々摟住把自己的舌頭先伸在瑞珠口裡等他哂了一會又伸在瑞玉口裡也等他哂了一會然後把三張口合在一處湊成一个品字又把兩根絳舌一齊含在口裡哂了一會方纔放手瑞玉恐怕坐夜

深了躭擱自己的工夫連忙走到廚下去催擺夜飯未央生道天色晚了大家睡罷瑞珠道胡麻飯還不曾吃怎麼就講要睡未央生道方纔飲過瓊漿也當得胡麻飯了還不曾取笑得完只見飯已取到未央生上坐香雲下坐瑞珠居左瑞玉居右四个人吃了夜飯將要收碗未央生扯了香雲到背後去問道請問娘子今夜是怎麼様的睡法香雲道我預先替你酌擬定了上半夜是阿珠下半夜是阿玉未央生道這等娘子呢香雲故意試他道我是中半夜未央生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道這等也好香雲道這个也字来得古怪莫非怪我不公道就像吃魚的一般自家取了中段把頭尾兩截丟與別人使他有骨多肉少之歎麼這等你把工夫用在兩頭中段取小些就是了未央生道怎敢如此只怕走來走去就擱了工夫求娘子說一聲不如大家同睡了罷香雲道我曉得你的主意不是怕走搃是心上太貪捨不得丟那一个要像方纔親嘴一般上面寫品字下面寫串字的意思這樣睡法少不得有在後面如今初會之際且不要如此我方纔的話是哄你的今晚我且恬退一夜讓他們兩个受用你照起先的話上半夜睡阿珠下半夜睡阿玉只要爭氣些應得我的口來就是了未央生道那个不消分付只是忒難為你些兩个說明白了香雲就叫了鬟掌灯送未央生与瑞珠進去自己怕瑞玉難過陪他說了一會閒話方纔就寢瑞珠與未央生進房之後你替我寬衣我替你解帶兩个走上牙床就行樂事初幹之際頗覺艱難瑞珠也不能勝任虧得日間的話說得好聽不過知有將來之樂足償此際之苦

比叙香雲之事不同另是一番摹寫

不受此際之苦焉得將来之楽所以咬住牙関任他衝突只因自己有心要驗他那件至寶時〻刻〻望他大起來時〻刻〻望他熱起來所以他裡面的寛窄冷煖比別的婦人愈加覺察只見抽到後面果然越弄越大越幹越熱竟像是个絕大的角先生貫了一肚滾水塞進去的一般就是不抽不動盛在裡面也要快活起來何况有活潑流行之趣方纔知道日間所言不是虛誉至寶二字竟可作此物的別名就把未央生緊〻摟住撲幾撲道我的心肝你這一副標致面孔也想得幾千个婦人殺了為甚麼又作這件至寶生在身上難道要把普天下的婦人都想死了不成未央生道弄得人死纔想得人死心肝你捨得一條性命等我弄死了麼瑞珠道遇著這件狠東西難道還想要活不成只是讓我多幹幾次了死纔死得甘心不要頭一次就送了我的性命未央生道今晚與令妹平分就死也只好半死料想不到半死的地步若到明後夜就不可知了說過這一句就翻天倒地幹起来瑞珠的陰戸雖深花心生得極淺只

消進一二寸就撓著痒筋所以抽送之間再没有落空的時節抽到半千之後就要死要活起來口裡不住的吽道心肝我不止半死竟要全死了求你饒了罷未央生要見所長聽見這些話只當不聽見力也不歇從一更幹起直幹到二更只見他四肢癱軟口裡的冷氣直冲未央生知道不是勁歒就住了手緊緊摟住睡了一會瑞珠醒轉来道我的心肝你怎麽這等會幹我這條性命不消説要送在你身上了如今妹子在房裡等你過去罷未央生道黑䞬䞬的我那裡摸得去求心肝起來領我一領瑞珠道我被你弄得手酸脚軟那裡爬得起来吽了鬟送你去罷就喚一个丫鬟起來挽了未央生的手送他過去那个丫鬟是十五六歳的處子起先聽見他們幹事弄得山搖地動陰中騷痒不過滛水不知流去多少如今捏著未央生的手又在黑暗之中那裡放得也過去到一个僻靜去處就立住了不走對未央生道你怎麽這等狠心方纔那樣好滋味竟不使我嘗一嘗自古道過水田不愁旱如今從我開上經過難道鈔也

不納一納竟要漏稅過去不成說了這幾句就把一隻手摟住未央生一隻手去脫自家的褲子未央生見他情極不過不好推辭只得要搞他一搞就教他睡在懶凳之上自己扒開了陰物然後取出陽物來唾沫也不搽對了陰物竟抵那丫鬟不曾經人弄過直說他這件東西是好吃的湯水所以扯住他弄還愁他不肯弄那裡曉得是一鍾燒酒辣芥不曾吃過的人間見氣味就要咳嗽起來的見他抵一下就喊叫起來未央生見是原來頭不曾開封過的就搽上許多

唾沫緊〻朝裡面一抵他又叫起来道成不得照像這樣起來一些好處也沒有為甚麼同是一件東西我弄了就苦楚主母弄了就快活這是甚麼原故未央生就把初次幹起定要皮破血流直要幹到十遭廿遭之外方纔會快活的話說與他聽又安慰他道我的本錢或大倘當不起我有个小廝叫做書笥他的本錢還小明日帶他進來先替你幹幾次然後等我幹就不妨了丫鬟感激不盡就泣起身来繫了褲帶引他行走〻到瑞玉門前只見明燭輝煌點在房

裡伺候聽見外面走响就教丫鬟開了房門把他招接進去。未央生走到床前叫一聲道心肝我來遲了、你不要見怪瑞玉道你索性在那邊睡了罷為甚麼辛辛苦苦又走過來未央生道半夜不得親近心上已不安之極了怎麼還經得成夜不來這句話說得完身上的衣服已脫盡了就揭開被窩爬上肚去挺起陽物就幹。初幹的時節、亦不得與瑞珠一般定有一番痛楚不消說得幹到妙處那種要死要活的模樣更比瑞珠不同。使人看了竟要可憐起來捨不得再

又比叙瑞珠不同此番摹寫更覺消魂連覌者都起憐心不忍未央生再幹之矣

弄他的光景為甚麼原故他的年紀比瑞珠小三四歲身體也在瘦弱一邊肌膚之嬌嫩竟無一物可比胞前兩个肉峯竟像雌雞肚裡破出來的軟蛋身子、壓下去就要壓破了的一般至于身体之柔軟態度之嬌怯就是立在階前尚怕隨風吹倒坐在椅上還要東扶西靠的人。那裡經得幹事之時。那番揉搓所以抽到數百之後、醒眼微朦朱唇半啓心上有話口裡說不出來無非是怕弱体難勝香魂欲斷再抽一會定有性命之憂。要未央生罷送停抽好等他甦醒的

意思、末央生看了心上憐惜不過就問他道嬌滴ニ的心肝你經不得再弄了麽瑞玉答應不出只把頭點一點、末央生流水爬下去、等他蘇息一會要幹、又經不得再幹不幹、又愛他不過只得把他抱上身來、睡在肚子上面伏ニ貼ニ一覺直到天明香雲与瑞珠兩个清早起來要商量个長久之策就到瑞玉床前催末央生早起揭開帳子一看只見瑞玉倒在上面、末央生倒在下面就斗醒來取笑他道今夜點燈不消買得蠟燭了瑞珠道油倒熬出許多來没有甚麽

蠟燭不要寃屈別人姊妹三个取笑了一會就與末央生商議道你如今曉去夜來終久要被人看見就是你自己家裡的人見你夜ニ不回去、疑心有外遇、也要根究出來、怎麽㨾生个法子索性在這邊住幾時、連日裡也不回去、時刻相同不必定要幹事就是下ニ棋做ニ詩說ニ笑話也是快活的、你可有這个妙法末央生道我不曾來的時節就把絕妙的著數下在那邊了、不到這个時候纔費商量三个一齊問道甚麽著數末央生道我新娶的小妾現今懷孕在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身幹不得事我昨日同他商量只說離家日久不曾回去看〻不如趂你懷孕之時到故鄉去走一次往返只消三个月就好轉來看你分娩了省得到分娩之後又要回去妨了我們作樂的工夫他說我這句話極講得是我本日回去就收拾行李帶一个小价出門只說回故鄉去竟挑到你家來這三个月之中莫說做詩下棋說笑話就是要串戲也串得幾本出來了三个女子聽見一齊跳躍起來道是陳平想不來的妙策未央生道還有一句話要與三位商議我身邊有兩个伴當一个老實些一个伶俐些我如今把老實的丢在家裡把伶俐的帶他出來只是那个小价也有主人之風是好色不過的若不把些甜頭到他〻就坐不住要回去了一走回去就要弄出事來却怎麽処瑞珠道這个不難我們家裡有的是了鬟到臨睡的時節都交與他隨他去作樂就是了不但繫伴當之身還可塞梅香之口省得我們的男子回来他要去學舌未央生道說得有理四个人計議定了就把未央生打發回去當晚就挑行李過來從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此以後不但未央生醉卧群芳享盡溫柔之福連隨身的伴當也做了个小〻林逋遠屋盡是梅妻幾被愛香薰死只可惜故園春色一旦飄零使人有不堪回首之歎耳

評

香雲不吃同盟之酣而昔以鍾愛之人公之同好雖所為出于不正而交情亦自可取求之男子中正不可得今之同盟弟兄所共圖之事亦未必盡出于正而嫉妒之心更有甚于不同盟者此等男子幸不生為婦人若為婦人必極盡天下之淫行而後止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第十六回

真好事半路遭磨　活春宫連箱被劫

詩云

芳心忍負春晴日　小閣添絲誘碧羅
綉到鴛鴦針忽折　画中好事也多磨

香雲與瑞珠瑞玉把未央生藏在家中依了序齒的定例一个人睡一夜週而復始再不紊亂輪了幾次未央生又于舊例之外增个新例出来叫做三分一統並行不悖之法分睡了三夜定要合睡一夜合睡

羊車之樂
不過是矣

了一夜又依舊輪睡三夜使他姊妹三人有共體聯形之樂自添新例之後就另設一張寬榻做一个五尺的長枕縫一條六幅的大被每到合睡之夜就教他姊妹三人並頭而臥自己的身子再不着席只在三个身上滾来滾去滾到那一个身上興高起来就在那一个的裡面幹起漸〻幹到隣舎家来喜得三个婦人的色量都還不高多者不過一二百抽少者還不上百来抽就要丟了中間的丟過一次就好輪看左邊的左邊的丟過一次就好輪着右邊的只消

頭他也瘋癲起来就像要跌下去與他同跨的一般好不做得出像及至回来的時節又極口贊他標致還說可惜不認得他若曉得他姓名住処定然放他不過你說那様肩極的人若曉得被我們三个藏在家中這等作興豈有不懷妬忌睛笑我們之理一經他時笑我們三个就有不測之禍出来了豈但好事做不得香雲道說得有理𣆶然他平日是个極有城府的人這椿事不可不慮瑞玉道這等如今該怎麽様瑞珠道我起先怕了鬟洩漏如今有書筒塞了口

料想不肯傳說過去如今不怕他他聽見只怕他他看見
他性常過来的時節不响不動一鑽就鑽進房来那
双眼睛就像偷油的老鼠不住的東張西望就像有
人瞞他做事一般如今若要防備他第一着要吩付
那些丫鬟教他在兩邊交界之処輪班看守一見他
過来就要做个暗號或是咳嗽或是叫喚我們就好
藏人第二着要算計一个藏人之処使他撞不着尋
不出就沒事了瑞珠道藏在那一処好三个人交相
酌議有說躲在門背後的有說伏在床底下的瑞珠

道這都不是算計他那雙賊眼好不利害豈有門背
後躲了人他看不出来床底下伏了人他摟不出来
之理照我看来只有一件東西把人瞞在裡面就是
神仙也想不到香雲與瑞玉道是件甚麼東西瑞珠
指着一件家伙是收藏古画的一隻篾箱有六尺多
長二尺潤三尺多深外面是一層竹絲裡面是一層
薄板瑞珠指着道此物甚妙又不十分長大又不十
分短小潤〻瞞得一个人將裡面的古画出脱空了到
要緊時節把人藏在裡邊他那裡知道所慮者是氣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悶不過只要把裡面的薄板攛去一两塊就不妨了香雲與瑞玉道果然絶妙竟是這等罷了三个人定了主意就分付丫鬟叫他輪班打聽又把画箱裡面攛去幾塊薄板分付末央生教他見有婦人進来就睡在裡面去不可响動自從設計之後果然有幾决過来被丫鬟做了暗號末央生連忙躲進去一毫也看不出偶然一日也是他姊妹三人合讌有事在末央生拜画裡面撿着一本冊子揭開一看見有許多婦人的名字前分等第後列批評都是末央生的見

筆就問他道這些婦人是幾時見的這本冊子是幾時造的要他何用末央生道就是我在廟中作寓之時一邊看見一邊登記的要待造完之後選幾个王笱門生出来好做公門桃李不時去澆灌他培植他的意思三个問道這等那玉笱門生如今有了不曾末央生拱一拱手道就是三位賢契三个一齊笑道不信我們三个就當得這樣品題還是你隨口荅應的話末央生道不必多疑有詩為証就把三个人的等數批評遂个查出来指与他看三个人仔仔細細一

未雨綢繆詩經鴟鴞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看了一遍就大家得意起来說他批評的話雖然過誉了些也還都與本身相切不是八寸三分帽子人〻戴得着的只有香雲一个是他的批語比别人略減約些歡喜之心不十分滿足還擬得他末雨綢繆怕香雲要看見預先在两圈之上加了一圈把頭等提做特等所以香雲看了見他雖有詳畧之分實無高下之別還不到艷然的他步只見翻到後面又有玄色女子一名批評的話竟與瑞珠瑞玉不相上下着同香雲較量起来還覺得彼勝于此三个人見了

把一二更天完了已事其餘的工夫就好摩美温存咀嘗香味了這種妙境就是帝王裡面也只有唐玄宗隋煬帝陳後主幾个知情識趣的人曾經領畧其餘那些差實天子尚且不曾享過此福何况一妻不保半妾難客之窮秀才乎他起初進来的時節香雲與瑞珠瑞玉在背後商量道我們三个把這等一位神仙這等一件宝貝放在身邊受用可謂徼倖之極了只是一件從来的好事一定多磨須要在得意之時預防失意之事不可被外人知覺傳播開来使他

立脚不住就不安了瑞珠道我家屋宇深沈没有閒雜人進来房戸之中的事外面那裡曉得就是自己的管家也只詳在二門外伺候不容他進来就是了男女裡面我倒不怕所怕者是个鄰近的婦人万一被他知道我們的好事就做不成了香雲道是那一个瑞珠道就是我們同性的人你難道不曉得香雲道莫非就是晨姑麽瑞珠道除了他還有那一个你曉得他的性子是好淫不過的雖然守寡那一時一刻不想男人况且那日去燒香他也在裡面看見臨

良

活跳的春宮凋得佳覺十分有趣

弓蛇风俗通

見了瑞珠瑞玉看他两个的面容大有驚慌之色又雙二立在面前却像要攔住了他不使進房的意思花晨就疑惑起来知道這三个婦人必有不良之事偏要闖進卧房察他的動靜誰想一人之巧不敵两人之智等他闖得進去已把一幅活跳的春宮鎖在画箱裡面去了花晨走到房中故意唱来道好幾日不来一發擺列得齊整了就到床前床後走了一次連橱櫃裡面都去搜撿一番並不見一毫形跡只說是自已生疑成了弓蛇之影其實没有相干就坐下

地来、與他娣妹三人、共說閒話、他這番舉動、把一樁
極危極險之事、做得極平極聽、可謂儌倖不過的了、
那裡曉得、忙中有錯、到底做不完全、弄来弄去、依舊
露出馬脚来、起先聽見咳嗽、大家慌了、止有工夫穿
衣服、開画箱、只要把窩藏的人塞得進去、就是一樁
事了、竟把一本袖珍冊子、遺在案頭、不曾收得、直到
說話之際、方纔看見、正要伸手去取、不想花晨眼快、
一把就揑在手中、三个人慌了、手脚一齊去奪、那裡
奪得過来、香雲知道奪不過来、就先放了手、故意對

株去、後面批一筆道、

淮陰齒、紉、淬灌年尊、不敢雁行、謹當遜位、

批過之後、就對末央生道、這一位王筍門生、還喜得
不遠、那旁門裡面是走得過的、請去澆灌他、我們三
个自今以後、不勞培植了、未央生見他動了公憤、不
好措辦、只得低頭下氣、認一个頭腦冬烘、隨他驅逐、
只是不理、直待他們氣平之後、方纔剖出厚情、說取
他的意思、一来是推你們的屋烏之愛、二来要尋着
了他、求他做个介紹、好與列位相处、所以違了本心

于

奉承他幾句、其實不是公道批評、列位不要過責、二个人聽了、這些話方纔釋了公憤、末央生就再釋憤之後買笑求歡、自己先脫了衣服、睡在床上去、等香雲與瑞珠瑞玉次第寬衣、正要爬上床去、不想守門丫鬟重重的咳嗽一声、三人知道是暗號了、就流水穿起衣服来、留香雲在裡面藏人、瑞珠瑞玉两个連忙出去、拾接末央生的衣服、脫得最早、堆在女衣下面、尋不出来、及至無人穿完、檢出来的時節、又穿不及了、只得精赤條條、爬進箱去、且說花晨走到中堂

末

箱

瑞珠瑞玉道、不過是路上走過、拾到的一本殘書、送與晨姑拿去罷了、搶他做甚麼、花晨道、畢竟是雲姐量大巴掌大的一本書、料想值不得多少銀子、何須這等搶奪、既蒙雲姐見賜、也待我揭開簿面、張他一張、且看是本甚麼書籍、就把身子立開些、他姊妹三人隔了一丈多路、揭開一看、二見廣收春色四个字還只說是本春意圖、就急急翻到後面去、要先看人物、後看標題、總曉得其中意味、誰想翻到臨了、不見一幅春宮、都是些蠅頭小字、只得從頭看過去、看了

拾到一作拾得

幾負方纔曉得是个多情才子評个佳人的冊籍比
春意還好看些、就把一概批評細細的玩味過去及至
看到臨了一个名為玄色佳人後面批評的話竟像
為他寫照的一般就不覺動起心来肚裡思量道這
本冊子莫非就是廟中相遇之人做出来的不成、就
倒翻轉去看他前面的題頭只見有某時某日遇國
色三名的話寫在名字之前再把銀紅藕色的字眼
想了一會就暗笑起来知道是他無疑了及至看到
淮陰歯幼淬灌弁尊的一行批語認得是瑞珠的筆

不覺驚駭起来一齊問道這一位佳人是甚麼人家
的、怎麼就這等標致未央生道就是那一日同着二
位進来的、怎麼就忘了、瑞珠聽見這句話不覺大笑
起来道這等說就是那个左與西了、他是何等的年
紀何等的面貌竟与我們三个、一齊看起待等来、有
這樣僥倖的事香雲道這等說我們的考法都不足
為榮反足為辱了那樣批評要他做甚麼不如塗抹
了罷瑞玉道你們還不消發惱他這種取法定有个
意思在裡面想見聽見人說當初有个老門生三世報

恩的故事他所以不論文章考年記把他取做特等、好待他報恩的意思這等說你們三个倒也罷了只有我的年紀小到極处該考末等總是怎麼反考起特等来如今把我的名字除去了罷未央生要暴白衷情、把一人有福帶挈一屋的話、說與他聽怎奈三个門生、一齊鼓噪起来竟不容主司開口瑞珠道玉妹的話極講得是你的年紀雖然極小我們兩个也不叫做老成担是一概除名讓那一位老門生獨占鰲頭罷了就提起筆来把三个人的名字批評一齊

蹟就放下臉来把冊子藏入袖中故意歎一口氣道當初造字的蒼頡果然是个聖人香雲道怎麼見得花晨道他造的字再沒有一筆一畫是沒解說的譬如姦淫的姦字一般是三个女字合起来的你們三个女子方纔住在一处就做出姦淫的事來難道還不曉得蒼頡聖人造字的妙處瑞珠道我們住在一处並不曾做出甚麼事来這一句話從那裡說起花晨道你們既不曾做這本冊子是從那裡來的香雲道是我過來的時節在路上拾到的花晨道那樣的

話三歲孩子也不信落得不要說他如今只問這个造冊的人現在那裡好ニ招出来萬事干休若還不說我就寫一封家書把這本冊子封在裡面寄與你們的丈夫叫他回來同你們說話就是了香雲姊妹三个見他詞色不佳不好與他相抝只得低声下氣回覆他道其實這本冊子是拾到的並不知那造冊的人姓張名李住在何方教我把甚麽話說得花晨一兩盤剥他一面東看西看心上思量道別処都相過了只有這雙画箱不曾撿驗往常是開着的為甚麽忽然鎖了其中必有原故就對瑞珠瑞玉道這椿事你們既不肯招只得暫時免究待改日再審只是你這箱子裡面有幾軸古画我一向不曾看了可開出来借我看ニ瑞珠瑞玉一齊回覆道鑰顕不知放在那裡再尋不着這隻箱子久矣不開了待尋着鑰顕之後開出画来送與姑娘看就是了花晨道這等不難我家鑰顕最多随你甚麽鎖都可以開得叫了髮取来就是了說過這一句就分付丫髮去取不上一刻取了幾百把来花晨接到手裡就去開箱香雲

捧

與瑞珠瑞玉就像三个死人一般又不好嚷道又不好攔阻只得憑他去鬧心上還痴心妄想或者鑰匙凑不着開不開来也未可知誰想冤家湊巧竟不消用第二个頭一把就開着了揭起蓋子一看只見一个粉光雪白的男子睡在裡面腿上橫着一根肉棒槌軟到極处尚且令覌者吃驚不知他堅硬起来更作何狀花晨見了如此奇貨焉有不居之理就不忍驚動他依舊放下箱盖把原鎖〻了對着他們三个発作起来道丈夫不在家做得好事這个男子是我

時美進来的每人睡過幾十夜了好〻的招出来香雲與瑞珠瑞玉驚得面如土色随他盤駁再不則声花晨道既不肯招只得要驚官動府了分付了鬟快去知會四隣八舍説請天白日拿住姦夫先教他進来驗一驗好連箱擡去送官香雲与瑞珠瑞玉到背後去商量道他的話雖是假意只是我們不收拾就要弄假成真了説不得要走過去調停他揀得把男子放出来大家公用就是了難道向我們一个死罪不成就一齊走到花晨面前大家賠个不是道這椿

好事原不該偏背姑娘在背後做。如今自知理虧不敢巧辯只求姑娘海涵。就把箱中之物送出來請罪就是了。花晨道既然如此那个請罪之法該怎麼樣也要預先說過。香雲道不瞞姑娘說起先是我們姊妹裡面三股均分的。如今也把姑娘派上一分只是次第之間讓你尊長居先我們落後些就是了。花晨大笑起來道好个請罪的法子你們把人藏在家中也不知瞞過多少時了。到如今敗露出來方纔搭我一分。這等說起來官府拿住賊盜也不消打也不消夾。只限他以後偷看的東西送來入官以前偷過的贓物都不消追得了。瑞珠道擬姑娘的意思要怎麼樣。花晨道若要私休只除非教他跟我回去隨我自游自樣。瞞上幾時補了以前的欠數然後把他交付出來與你們一个一夜從新瞞起這還可以使得不然只有个官休之法拚得打破飯鍋大家不吃就是了。有甚麼說得。瑞玉道這等也要說个數目或是三夜或是五夜就放他過來便好難道隨你的意思論年論月睡去不成。花晨道這个數目定不得等我

帶他回去審問一番說你們三個以前瞞過多少夜數我獨自一个也瞞多少夜數然後交出來再沒得說了三个人口中不說肚裡思量料想未必生受他三个未必肯說真話或者少說幾夜也不知就一齊應允道既然如此他只來得一兩夜你竟帶回去審問他就是了三人定議之後就要用々箱子放來央生出來好隨他過去死晨怕他要逃走心上躊躇不決就對他們道日間走過去要被家人看見還有些不妙另想个計策出來做得秘密些便好三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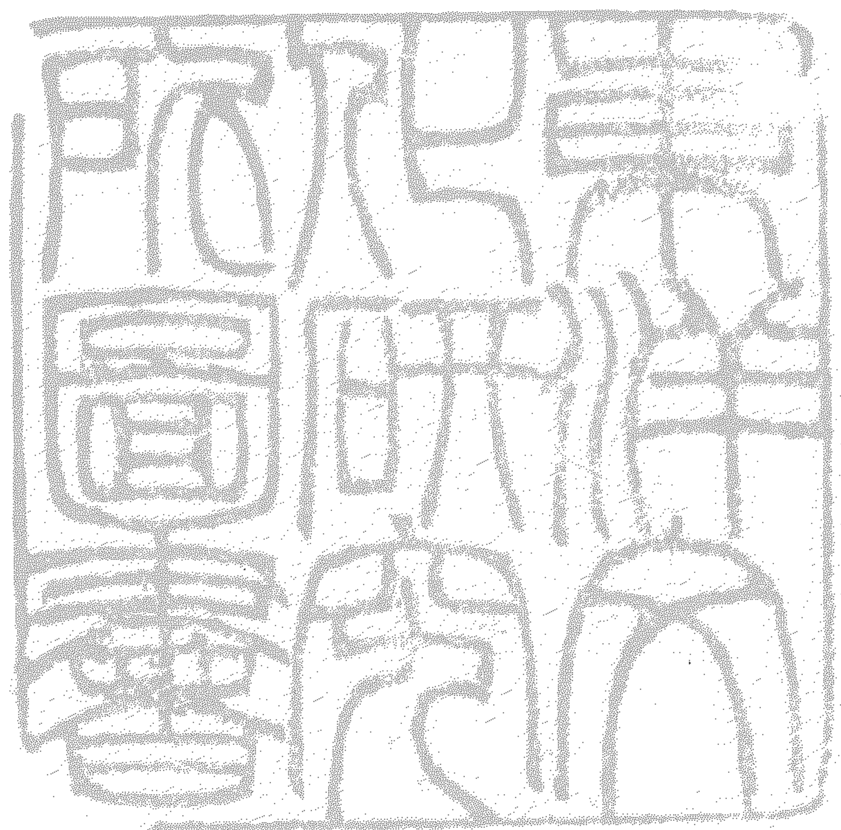
這等你且請回到點燈時節我們送他過來罷了死晨道那也不労我有个妙法在這裡連鎖也不消用得只說這一箱古画原是我家的叫幾个管家進來連箱連人抬過去就是了有甚麽難処之事說了這一句也不等他們回覆竟便宜行事起來就分付了鬟去叫管家不上一刻四个管家一齊喚到把画箱擱上肩頭抬得飛走可憐這娣妹三个就像送棺材的孝婦一般心上悲々切々只不好啼哭出來不但捨不得這幅活春宮被人連箱刼去還怕箱中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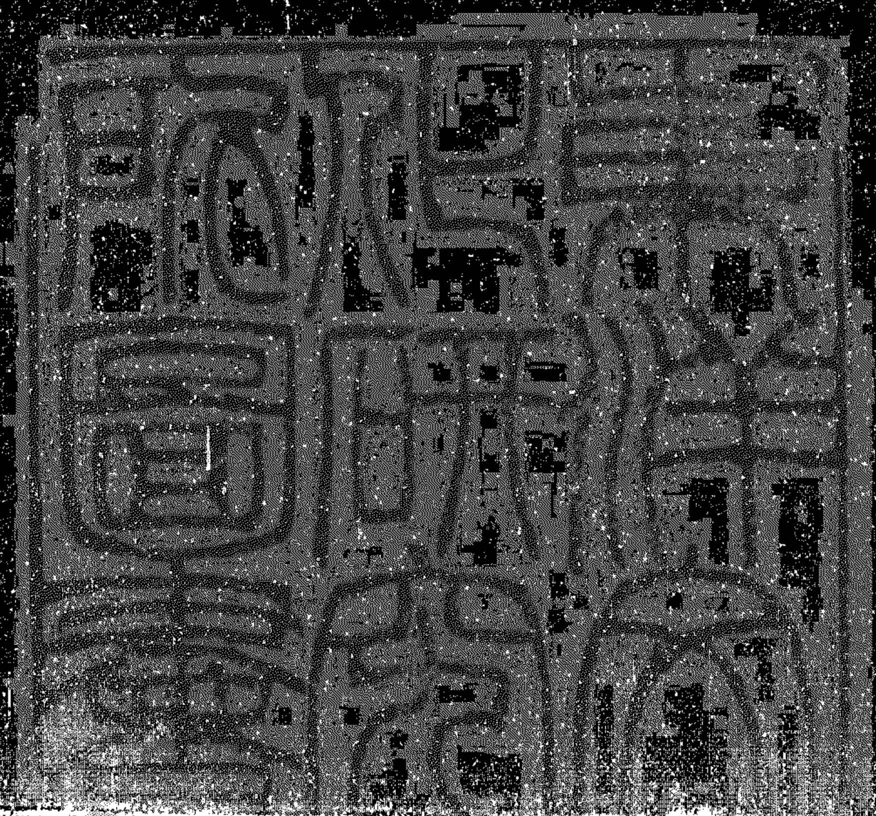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要被謠孏幹了有路過去無路溥來只因画箱這件東西抬在肩上些棺材無異恐怕是不祥之兆也

評

看廟中相遇一回它疑兆是之好事在瑞珠瑞玉之先而評花晨數語即穿珠之線引玉之磚也孰意作者之心些造物之心無異別有一種安排沒不肯由人計較以最易得之人反出最難得之人之後亦可謂奇之極幻之至矣乃以穿珠引玉之物変為拋珠擲玉之由枕蓆風波起于一塲皷噪此又奇中之奇幻中之幻何又心之不測乃爾





肉蒲團

十七十八回

双紅堂
小說
96(7)

老成　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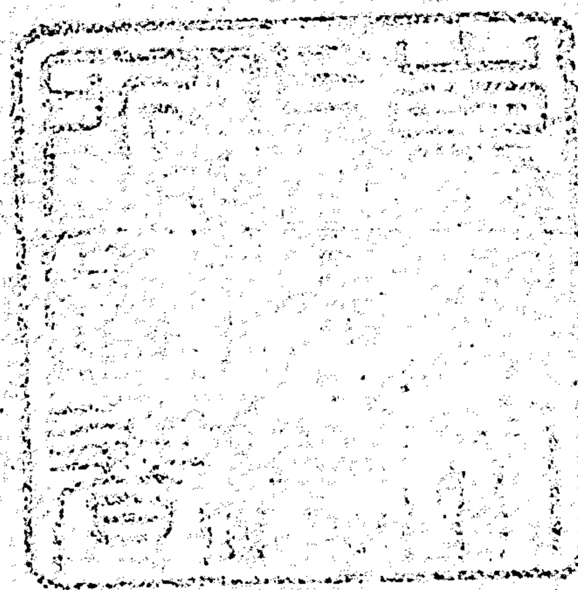
第十七回

得便宜因人瞞己　遭塗毒為己驕人　後編

詩云

老成莫與少年爭　年少從來忌少年
矍鑠到頭終有失　不如袖手看縱橫

花晨把画箱抬到家裡打発管家出去之後且不開画箱先去開自己的箱子取出一套男衣、一頂舊巾、一雙鞋襪是他丈夫在日時常穿著的擺在箱邊然後開了金鎖請出玉人、替他穿著起來兩个先見了



2028-9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乳然後対坐談心未央生那張利嘴是極會騙婦人的少不得造此假話出来說在廟中相見之後終日思想但不知尊姓芳名無由尋覔幸得今日天假以縁因禍得福方纔得覩芳容花晨只因看見批評道他果然見許就把假話當了真言心上十分感激分付丫鬟收拾午飯吃了等不得到晚兩个就上床做事他的身體雖不叫做極胖也是有八分肉釆的未央生爬上身去還不曾動手被他緊〻抱住親得一个嘴叫得一声心肝就遍體酥麻起来覺得婦人便

過許多未嘗有此一抱之樂這是甚麼原故要曉得婦人裡面有中看中用二種中看者未必中用〻〻者未必中看從古以来婦人之中能兼此二美者惟楊貴妃一人而已但凡中看的婦人要有三宜那三宜

宜瘦不宜肥　宜小不宜大　宜嬌怯不宜強健

所以画上画的美人都是腰如一捻體不勝衣的再沒有个肥肝的身子健旺的精神這樣美人是画與人看的不是把與人用的那中用的婦人又另是一

種也要有三宜那三宜

宜肥不宜瘦　　宜大不宜小　　宜強健不宜嬌怯

怎見得中用的婦人要有這三宜但凡男子睡在婦人身上第一要温軟似褥第二要身體相當第三要承載得起瘦婦人的身体與石床板榻一般睡在上面渾身都要疼痛起来怎能勾像肥胖婦人又温又軟睡在上面不消幹事自然會麻木人的身体鬆爽人的精神況且還有冬煖夏凉之妙所以知道瘦不如肥與短小婦人同睡兩下的肢体再不能勾相當湊著上面湊不著下面湊著下面湊不著上面況且身軀微細像个孩子一般但能起人憐惜之心不能動人歡暢之趣所以知道小不如大男子身体之輕重多者有百餘斤少者亦有七八十斤若不是个強健婦人那裡承載得起睡在嬌怯婦人身上不住要提心弔胆惟恐壓壞了他追歡取樂之事全要以這性為生那裡經得要戰々兢々所以知道嬌怯不如強健這等說起来中看中用兩件事竟是板反的若

能于相反之事相兼得來這樣婦人只要有八分姿
色就要算他十二分了那裡還好求全責備花晨的
年紀雖大實能兼此二美未央生睡上身去不知不
覺就露出所長把一双嫩臂摟住他上身一双嫩腿
摟住他下身竟像一條綿軟的褥子把他裹在中間
你說快活不快活況且肢体又相當氣力又承載得
起未央生以前所御的婦人都在瘦小嬌怯一邊何
曾知有此樂所以還不曾動手就覺得遍体酥麻只
因心上快活之極引得下面的東西也分外雄壯起

攮乃黨切音囊 推｜也 用力推｜的意思 見于下面

來不待浸而自脹不待擦而後熱竟像抽過幾十次
的一般對著陰戶往裡面竟攮花晨的陰戶是生育
過的裡面自然寬大不像香雲姊妹三个定要受些
苦楚方纔漸入佳境只見到十抽之後就渾身動撣
起來摟住未央生急急的叫道心肝快弄些我要丟
了未央生狠抽亂搗不上十下又急急的叫道心肝
不要動我丟了未央生就把龜頭抵住花心停了一
會待他丟過之後又弄起來一邊弄一邊問道心肝
你的本事怎麼這等不濟抽不上一二十下竟自丟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了你那三位住女多的要二三百抽少的也要一二百抽方纔得洩我還說他容易打発那裡曉得婦人裡面更有容易打発的花晨聽了這句話就正顏厲色回覆他道我對你說你不要把我看容易了我是婦人裡面第一个難打發的不到一千之外二千之內不得我丢就是到一千之外二千之內要我丢的時節也要費上好些気力不是這等抽〻送〻就弄得丢的未央生吃一驚道怎麼有這様本事既然如此方纔這一遭為甚麼又容易打發難道是假丢騙

我不成花晨道不是假丢騙你有个原故在裡面我十幾年不見男子的人慾火盛到極処忽然遇見了你人物又摽致本錢又性大心上歡喜不遇取以纔塞進去那陰精不知不覺就要出来這是我自己丢的不干你抽送之吏你不信只看這一次就不比方纔了未央生道原来如此這等你方纔的話我還有些不明白你說就到一千之外二千之內也要費好些気力不是弄得丟的這一句話著實費解難道除了抽送之外還有別様幹法不成花晨道幹法不

種

過如此只要加些助興的工夫或是弄出响声来或是説起騷話來使我聽得興趣勃〻方纔會丢若是底下沒有响声口裡不説騷話就像啞男子與声婦人幹事一般有甚麼興趣隨你一夜弄到天明雖然裡面也一般爽利這心窩裡不快活那陰精再不肯来只是一件丢便丢得遲我那裡丢法却與別人不同竟要必去一刻時辰方纔話轉来我預先説在你肚裡等我死去的時節你不要驚慌未央生道這等説起来除非是極有精力的男子方纔弄得你丢我

恨與花晨之夫
同一果報

的精力雖然算不得頭等也還是二等前列的若奮起全力来或者也還応付得過但不知你亡過的尊夫精力何如你可能勾夜〻遂意花晨道他的精力還算不得二等只好在三等前列罷了他當初也極好色也極會偷婦人做了許多傷倫滅礼之事他嘗對我説別的婦人陰户都是肉做的只有你的陰户是鉄打的千方百計再弄不去就想出許多助興之法煽動我的慾火後面幹起来也就容易了許多不論一千二千只是心窩裡快活就要丢了未央生道

這等請教那些法子是怎麼様的如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待我照依成式做来或者還省些気力花晨道些法子極容易做〻来也極有趣不過是三件吏九个字眼只消念與你聽你就明白了何須說得未央生道那三件事那九ケ字眼花晨就念出来道

看春意　讀淫書　聽騷声

未央生道看春意読淫書這両件事我初婚的時節都曽做過果然是好的只是一件初看的時節覚得動興看到両三遍上就索然無味了這様法子也只好偶一為之不是長久可行之法花晨道想是這両件東西你家裡收藏得少所以一覧而盡覚得興致索然我家裡這様東西買得極多春宮有幾十副淫書有幾百種看完一遍之後那前面看過的又好忘了所以從頭看起依舊動興只是看此両件東西也各有个時候看春意要在未曾動手之先両个穿了衣服相對如賓看一幅講究一幅的妙処就是偶然興動也還不要做事陽物等他自挙淫水等他自流只是不要去理他直等看到數十副之後萬〻禁止

幅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此論足以當之

不得方緩幹起事来這等一个看法方緩得那春宮之力讀淫書要在已經動手之後未曾竣事之前読來方有用処將幹的時節先把淫書擺在面前兩个幹了一會然後揭開或是他念我聽或是我念他聽念到興高之処又幹起来幹到興闌之処又念起来這等一个讀法方緩得那淫書之力未央生道這段議論極講得精微可見我以前讀書都是粗心浮氣沒有進益的古語說不差做到老學到老你若不見教我那裡曉得如今這兩件事都明白了只是那偪

此法若行天下無妬婦矣

了一句不但文字不曾做過連題目也解說不来怎麼叫做聽騷声花晨道男子與婦人幹事那種歡暢之情淫佚之趣自己看来也還不過如此倒是睡在旁邊側耳聽声的人替他快活不過我生平極喜聽人幹事當初男子在的時節故意教他去偷摸丫鬟又要他弄得極响幹得極急等丫鬟快活不過叫喚起来我聽到興濃之際然後咳嗽一声他就如飛爬上床来把陽物塞進去狠舂乱搗不許他按兵法只是一味野戰這等幹起来不但裡面快活連心窩裡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都快活進去只消七八百抽就要丢了這个法子比
看春意讀淫書更覚得有趣未央生道這種議論一
発奇暢不過只是一件據你方纔說来尊夫的精力
也在単薄一邊怎麼能勾先弄了鬟後幹主母況且
起先又要弄得極响幹得極急料想過来的時節一
定是强努之末了怎麼能勾再肆野戰這樁事我還
不敢軽信花晨道起先不要他幹另有个代庖的人
就是後来野戰的時節也要央他接済接済不然那
裡支持得来未央生道那代庖的人我知道了莫非

像

是一位姓角的麼花晨道然也這件東西我家裡最
多就是標致了鬟如今也還有幾个我和你今日初
交料想不到離丢的地步明日幹事就要用此法了
未央生聽到此処一發歡暢起来就要弄過了鬟聽
是咳嗽爬上床來的光景也就不按兵法一味野戰
起来起先説話之際原不曾空閒說一句定要抽幾
下抽到此時也有半千之數了再経一番野戰自然
從陰戸之中快活到心窩裡去只見他手寒脚冷目
定口張竟像个死人一般若不是預先説破未央生

竟要害怕起来果然死了一刻時辰方謾甦醒摟著未央生贊嘆道好个有本事的心肝不消用代庖之物竟把我弄丟了這等看来你的精力竟是特等的怎麼說在二等前列未央生道我冊子上面取你做特等你如今也取我做特等何相報之速耶花晨道我正要問你那冊子上面他們三个的名字是那个塗抹的後面一行批評是那个添上的未央生不好說得只推不知花晨道你雖不說我心上原是明白的不過是那三个丫頭說我年老色衰配他們不

上把自己比做誰陰把我比做洊灌是个不屑為伍的意思不是我欺嘴說他們的年記雖比我小幾歲面上的顏色雖我比嫩幾分只好生在面前把你看看罷了若要做起事来只怕還題我老人家不上且不要說幹事只把大家的陰戶脫出来一比只怕也有高低貴賤之分我如今忍在肚裡不替他爭論等到閒空的時節待我走過去约他們做个勝會一个男子四个婦人都要脫了衣服請天白日幹事與他各顯所長且看是少年的好老成的好未央生道說

得有理他們三个都少不更事也須得个老成人敎導敎導便好這个勝會不可不做花晨道這是後面的事慢些商量且圖現在之樂彼時天色將晩起来穿了衣服分付丫鬟擺設筵席替未央生接風花晨的酒量極高與未央生不相上下兩下猜拳行令直吃到二更多天方纔乗了酒興依舊上床做事這一晩是久曠之後陰精易洩不消用那三種法子到第二日起来就把多年不看的春意常遠不読的淫書一齊搬運出來擺在案頭好待臨時翻閲他身邊有四个丫鬟都有殊色兩个十七八歳是已經破瓜的都還承受得起有兩个十五六歳的還是処子取用不得未央生就對花晨說過把他發與書筒限他三日三夜開䦨出来以備助興之用從此以後朝朝取樂夜夜追歡都用那三種成方未央生自遇花晨之後不但受用不同又長了許多学問花晨怕隔壁的人要來索取原物自從画箱過来之後就把旁門鎖了隨他叫喚只是不開叫到第五日上未央生過意不去替他婉轉哀求花晨沒奈何只得引經析獄把

七日来復的成語做了断案許到七日之後送去還
他那姊妹三个見他有了定期剥啄之声方纔稍息
到第八日清晨未央生要辭别過去花晨還有求閨
之意虧得未央生善為説辭方纔得脱及至用了旁
門走得過去香雲姊妹三个竟像天上掉下日頭来
那裡歡喜得了相見之後就問未央生道你連夜雨的
受用何如老東西的興趣何如那汪洋大海之中可
曾摸著些底裡靠著些涯岸未央生怕他吃醋不敢
十分賛揚只把三種成法説與他聽好等他学樣連

花晨要做勝會的話也説出来教他各人争氣不可
以一日之短埋沒了千日之長香雲道這等説起来
做勝會的時節他畢竟讓我們居先自己落後要先
樂衆人之樂然後自樂其樂的了不要管他樂不樂且
占了他的先来再做道理只要弄得恬靜些下面
不要响上面不要叫喚等他便宜又折了興又不動
做个作法自弊你们心下何如瑞珠道照我的意思
偏不要依他只説他是姑娘我们是侄女自然訪是
他起頭等他幹到半三不四的時節臨著我們做事

瑞珠二字怕衍

个

序

目怕當作日

偏要浪起来引他動興等他幹又沒得幹聽又聽不過活々熬死他方繞遂我的意瑞珠瑞玉道這兩下主意都得不差只怕他又有别様詭計出来用我們的主意不著且到臨時相機行事罷了香雲與瑞珠道也說得是三个又依了從前的次第每人分睡一夜到第四目上正打點要做合體聯形之事不想花晨寫字過来約他三个做盛會又出了一兩公分敎他倫辦酒筵要一面飲酒一面幹事方繞覺得有興三个商量道恰好臨著今日是个合睡的日子自古道

容怕當作客

了

添客不殺雞就等他来也不過是枕頭上面緊促些罷了分不得多少實事去落得做个虛人情就寫字回覆他道謹依来命花晨的名分大似他們三个為甚麼不叫侄女就姑娘反屈姑娘就起侄女来要曉得花晨家裡有个十歲的兒子雖然不大也是有知有識的起先把来央生一个藏在家中還不覺得如个一男四女飲酒作樂起来就遮掩不住了怕孩子看見不好意思香雲姊妹三个都是沒有兒子的只要關閉二門就不見人影了所以不論尊卑只取其

瑞珠二字怕衍

个

序

目怕當作日

偏要浪起来引他動興等他幹又沒得幹聽又聽不過治々熬死他方纔遂我的意瑞珠瑞玉道這兩下主意都得不差只怕他又有別樣詭計出来用我們的主意不著且到臨時相機行事罷了香雲與瑞珠道也說得是三个又依了從前的次第每人分睡一夜到第四日上正打點要做合體聯形之事不想花晨寫字過来約他三个做盛會又出了一兩公分教他備辦酒筵要一面飲酒一面幹事方纔覺得有興三个商量道恰好臨著今日是个合睡的日子自古道

容怕當作容

了

添客不殺雞就等他来也不過是枕頭上面緊促些罷了分不得多少實事去落得做个虛人情就寫字回覆他道謹依来命花晨的名分大似他們三个爲甚麼不叫侄女就姑娘反屈姑娘就起侄女来要曉得花晨家裡有个十歲的兒子雖然不大也是有知有識的起先把未央生一个藏在家中還不覺得如个一男四女飲酒作樂起来就遮掩不住了怕孩子看見不好意思香雲姊妹三个都是沒有兒子的只要關門二門就不見人影了所以不論尊卑只取其

念怕當作會 下同

便情願過来就他只見回字去後停了一刻時辰花晨就来起念未央生見他衣袖之中隱了躍了却像有一件東西一般就同他道袖中何物莫非是角莽先生麼花晨搖頭道另是一件有趣的東西酒色兩件事都用著他所以帶在身邊備不時之用就取出來與衆人看原来是一副春意酒牌未央生道這件東西住常都是虛設只有今日做勝會絶用著他如今且不要看等到酒興発作的時節你們各取一張就照上面的法則同我做起來摹做一摹做就是了

香怕當作看

事

花晨道帶來的意思就是　香雲道這等待我們先看一遍看明白了到臨時之時絶好摹倣未央生道也說得是就拿来擺在花晨面前心上要使老成之人率領少年同看好啟導他們的意思花晨道我香過多次上面的方法都是爛熟的不待臨時抱佛脚如今立過一邊讓他們趕考就是了香雲姊妹笑了一笑就攤開来逐張細看了到一張只見一个少年女子伏在太湖石上聳起後庭與男子幹龍陽之事三个看了一齊掩口而笑道這是甚麼形状為

齷

何丢了乾淨事不做〻起来擬事来花晨道是那一張拿來我看香雲就遞與他〻看了道這个幹法是從文字上面摹擬下来的難道你們不曉得香雲道是那一篇文字我們悟不到花晨道有一篇奴要嫁傳你們看過不曾香雲姊妹道不曽看過求你見教一番花晨道當初有个標致囯女與一个俊俏書生隔墻居住書生為想這个囯女不得到手害起相思病来央人到閨女面前致意說只要見得一面就死也甘心不想做非礼之事那囯女見他說得可憐只得

止該配饗艶
芳

應允及至相會的時節坐在書生懷裡隨他要摟就摟要摸就摸要親嘴就親嘴只不與他幹事等他要幹就回覆道奴要嫁此事断不可為書生急不過跪在地下哀求他到底不允只把奴要嫁的三个字婉轉回覆他說你求見之心不過因我生得標致要靠一靠身体粘一粘皮肉完你那椿心事的意思我如今坐在你懷中把渾身肉肌隨你摩弄你的心事也可以完得了何須定要壞我的原身我的原身要留來做新婦的如今壞了不致緊明日嫁去的時節被

此怕是比字

丈夫識破我就一生一世做不得人了這怎麼使得
書生道男女相交定要這三寸東西進了皮肉方繞
筭得有情不然終久是一對陌路之人隨你身体相
靠皮肉相粘總了不得這椿心事說了這些話只是
跪在地下不肯起來閨女被他苦纏不過只得低頭
暗想〻个權宜之法出來就對他道我是要嫁的人
這件東西斷然許你不得我如今要在此物之物另尋
一物贈你〻心上何如書生道除了此物那物還有
一物閨女道除非舍前而取後等你把那三寸東西一

强

般進了皮肉了却這椿心事再沒得說了書生見
他說得真切也就不好再張竟依了這个權宜之法
把後庭當做前件交媾起來這个幹法就是從那篇
傳上摹擬下來的你们為甚麼這等荒疎那様好書
都不曾讀過香雲姊妹三人見他說來的話驕傲不
過心上甚是不平還他到幹事的時節不知有多少
驕人的氣質要使出來就丢了酒牌不見一齊到
背後去商量大家恊同心要擺佈他一个花晨與未
央生隔了三日不見勝似九秋巴不得衆人閑去

逼怕當作過

去

令

好與他綢繆一番両个就摟在一処親了許多嘴説了許多話那姊妹三个方纔走來就叫丫鬟擺酒未央生上坐花晨下坐香雲與瑞珠瑞玉分坐両旁飲過數巡花晨就叫拿牌逼來各取一張照上面行酒香姊妹道看了那件東西只想要幹事連酒都吃不下了如今且行別令吃到半酣之際然後取他過來照上面行酒也得照上面行事也得就無礙了未央生道也説得是瑞珠就把色盆送過來叫未央生行酒未央生道擲骰子費力不如猜个狀元拳定了前後的次序如今照次序行酒少刻就照次序行事列位心上何如花晨的拳経最熟聽見這一句就眉歡眼笑起來巴不得要做狀元好擺佈他们三个所慮者恐怕中了狀元幹事的時節未免從他幹起他是要先聽虚声後幹實事的人那裡肯當頭陣躊躇了一會就對未央生道行事的次第不必照依行酒只憑狀元發揮憑他要先就先要後就後罷了未央生道也説得是酌議定了就把五个雪白的拳頭一齊伸出來從未央生猜起猜到瑞玉住果然花晨的拳

高一口就被他猜著頭名狀元、是他中去了、不等榜探花出来就預先發令道我既中了狀元、就是个令官了、不但老儒聽考連榜眼探花都要受我節制如有梗令者罰一大碗未央生道既然如此倒求你把條款號令、預先張掛出来定了个規矩省得衆人肚裡疑〻惑〻花晨道吃酒的數目從狀元起到探花吃住節〻高老儒執壺旁立只教他斟不許他吃幹事的先後要與前面相反從探花起到狀元住也幹个節〻高老儒執巾旁立只教他揩不許他幹

未央生道你這些号令都是絶妙的了只是還不曾思想得到萬一區〻做了老儒却怎麼処我一个不許幹你們大家都沒得幹了豈不是作法自斃花晨道不消你說早〻慮過了如今除出你不考委你做个監令官好待後用你未央生道這等說我事便有得做酒却沒得吃了花晨道你的酒數更多狀元有酒也要你陪榜眼探花有酒也要你陪只是老儒服役不許去代勞代勞代好者罰一巨觥未央生道就做我一个不著陪你們三个做老儒的是他自己不爭

討

氣不干我事、憑他去受苦罷了香雲姊妹三个大家側目而視讓他一个発揮不敢稍參末議還虧得處在事前起先到背後去的時節想了一个妙計放在胸中但不知用得著用不著就對未央生道你既做監令也要露些風采出來令官不公道你也要參劾他不要阿諛曲從助紂為虐若是如此我們就鼓噪起來不受約束了花晨道我若做得不公不消監令參劾你們只管么拳々得確當我只管受罰就是花晨定了條約就除出未央生教他姊妹三人決个勝負却也古怪那三个拳頭就像有靈性的一般恰好也照序攻之例香雲中了榜眼瑞珠中了探花把个經不得大幹的瑞玉做了老儒却像三个举子之中只有他還停得科紀就暫屈一屈做个有事弟子服其勞也是該當的一般猜定之後花晨就叫瑞玉行酒自己一杯香雲兩杯瑞珠三杯都是未央生陪吃吃完之後就分付瑞玉教他把酒牌洗好放在桌上然後執巾旁立待衆人幹事之際好替他揩抹淫水瑞玉不敢違拗只得依命而行花晨又把從前的號

令申飭一番先對未央生道頭一个限你一百抽第
二个限你二百抽多一下少一下都要照数罰酒丢
與不丢看他們的造化不要你包滑幹到第三个就
該臨著我了主令之人與衆人不同不計數目直要
丢了纔住以前兩个的数目都要老儒代數之差者
罰又對香雲姊妹道你們從上面揭起揭著那一張
就依那一張的幹法好與不好看自己的時運不許
換牌幹事的時節要摹做得酷肖方纔中式若有一
毫不像除罰之外還要減去抽数瑞珠道我们做得

不像自然受罰了倘若令官自己不如式却怎麽
処花晨道若還令官不如式罰了三杯從新做起定
要做到如式了纔住瑞珠道這等說面上一張就該
是我揭了花晨道正是瑞珠揭起第一張只見一个
婦人睡在床上兩足張開但不提起男人的身子與
婦人雖開三尺兩手抵住了蓆伏在上面抽送叫做
蜻蜓點水之勢瑞珠把酒牌呈過了堂然後照依成
式脱下褲子仰臥在床未央生爬上身去做起蜻蜓
的樣子未把陽物塞進陰中不住的乱點瑞珠要奉

承令官使他動興不等快活之後方綫叫喚未央生點一點他浪一浪點十點他浪十浪點到六七十點之後就一點幾浪起来直浪到不點綫住香雲道如今臨著我了就揭起第二張拿來一看只見一个婦人睡在春櫈頭上男子立了把他㒳脚放在肩頭㒳隻手抵住春櫈用力推攘叫做順水推舡之法香雲也把酒牌呈過了堂就睡在春櫈上去與未央生摹倣成式他那種浪法更比瑞珠不同順水之船既容易推則順船之水也容易出船頭上的浪声與船底

下的浪声一齐澎湃起来你説好聽不好聽声响既然好聽面目必有可觀花晨往常竊聽騷声都是暗中摸索之事何曾看見快活頭上是怎生一副面容如今不但聞所未聞又且見所未見那種淫興比往常咬嗽的時節更不相同大有不能姑待之意等得香雲满数之後就立起身来道如今輪著令官了你們走過待我来上場就把一隻手取牌一隻手插入褲襠先去解滞及至揭起第三張拿來一看就驚慌失色起来連那隻拿牌的手都癱軟下去對衆人道

這一張是用不得的只得要另換一張了香雲姊妹三个一斉鼓噪起来先把餘下的牌藏在一処然後來看這一張你道這張牌上是个甚麼幹法原來就是奴要嫁的故事婦人聳起後庭與男子幹龍陽的套数為甚麼這等湊巧多少好牌揭不著偏生揭到這一張原来就是他姊妹三人商量出来的計策料想他三个裡面畢竟輪著一个洗牌就把這一張做了記号要分與他誰想他又預先號令出來衆人居先令官落後所以瑞玉洗牌的時節就把這一張放在

第三如今恰好取著雖然如此也是因他驕傲太過造物忌盈所以遭著這番磨刼未必盡是人力所以三人看過了牌就催花晨脱褲花晨抵死不肯對衆人道只求列位公議這一樁事是做得的做不得的他那一件東西是做得這樁事的做不得這樁事的大家想一想就是了衆人道這个説不得大家馬兒大家騎若是我們揭著你可肯饒恕我们況且不許換牌的話又是你自己説的牌上的方法只有你自已爛熟我们都是荒踈的既知道這張用不得何不

狗情一作徇情

預先除出這一張如今揭著了還有甚麼說得快些
脫褲省得衆人動手不像體面又對未央生道好个
監令官為甚麼口也不開手也不動難道要我們剥
了衣服送與你幹不成未央生道不是監令官狗情
其實我這件東西他後面承當不起還要用个贖罪
之例等他多吃幾杯酒當了這樁事罷衆人道你這
句話只當放屁若是吃酒當得幹事我們起先只該
吃酒不該幹事了那个是不惜廉恥的肯脫了衣服
在人面前出醜未央生見他說得辭嚴義正沒得

開口連花晨也低頭喪氣不能措詞未央生對衆人
道如今沒得說只求列位用一面之網不要求全責
備等他脫下褲來畧見大意也就罷了香雲瑞玉两
个還不肯假借定要與尋常幹事一般不許留些餘地
瑞珠紮一紮眼道只要見得大意也就罷了難道定要
畫法不成未央生道這等還易处就伸手去扯花晨
替他脫褲花晨執意不肯被未央生苦勸不過只得
曲從就把褲子解開伏在春櫈頭上未央生取出陽
物來抹上許多涎唾只在缸門外面抵得一抵花晨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就叫喊起来正要立起身子不容他幹誰想這班惡
少安排下三雙毒手立在那邊等他起先紮眼的話
是哄他脯褲的等他脫了褲子伏上春櫈就一齊走
上前去捺頭的捺頭封手的封手莫說立不起挣不
脫就要把身子動一動窩豚歪一歪也不得勾更有
一个最惡的躲在未央生背後等他抵著缸门的時
節就把未央生的身子恨命一推那陽物竟推進了
半截又抱住未央生的身子替他抽送起来花晨就
像殺猪一般直声叫喊除饒命二字之外再無別話

未央生道人命相関不是當要的事饒了他罷衆人
道他起先說過的令官與衆人不同不計數目直要
丢了纔住如今問他丢了不曾花晨連声応道丢了
丢了衆人見他狼狽已極又因未央生再四哀求只
得放手花晨立起身来就像死人一般話也說不出
跕也跕不牢只得叫丫鬟扶了回去後来缸門臃腫
起来発寒発熱睡了三四天方纔爬得起只當害了
一場大病從此以後心上雖然懷恨只因要做這樁
勾當不好惡識同事之人古語說不差要做打場官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畫只怕盡字

司他姑娘姪女裡面以前是極矛盾的只因做過這番讐敵両下倒相好起来一男四女共枕同衾說不盡他们的樂処未央生出門之日原與艶芳計過只以三月為期就回去看他分娩的不想被女色覊留樂而忘返等到想著帰期已在三月之後了叫書笥出去打聽聞得艶芳已經分娩一胞生下両个女兒花晨與香雲姊妹就歛起公分来替他賀喜又作楽了幾日方總送他回去艶芳恐怕孩子累身不好行樂生下来的時節就催了両个奶娘把孩子抱回去撫養清清靜靜只當是未經生育的一般恰好到彌月之時未央生走到就叫他太整旌鎗從新對壘要嚴追已往的積逋那裡曉得民窮財盡一時催徵不起為甚麼原故只因這四五月之中以一男而敵四女況且不分晝夜肆意交淫就是鐵打的陽物也要被他磨穿水做的陽精也要被他吸盡豈有不神疲力倦之理三月不見又要使人刮目相待起来從此以後艶芳遂有悔恨之心矣

評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有病此回形容太過不為姦夫淫婦留餘地者
然非此回之奇淫不足起下回之慘報縱容他
処正是難為他処看到玉香獨擅奇淫替大夫
還債処始覺以後數回正不妨形容太過耳

第十八回　後編

妻子落風塵明償積欠　弟兄爭窈窕暗索前
逋

詞云

勸君莫借風流債借得便宜還得快家中自有
代償人我要賴時他不賴　眼前債主能寬貸
頭上原中偏利害賣妻還債有何妨逼你賣心
身不賣

右調玉樓春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未央生得意之事已經敘過八九失意之事還不曾敘得二三如今把他的風流債務次第還清完了這段因果好收拾筆硯他妻子玉香跟了權老實與了鬟如意一同逃走〻到一処忽然肚痛起来他肚裡的東西起先在家時節千方百計再打不下如今走到路上畧〻受些辛苦不知不覺就墜了下来若肯早墜幾日豈不省了這番舉動如今逃走出来回去不得白〻做了个私奔之人豈不是大夫造下的冤孽帶累他如此權老實的初意原為報讐不是貪淫好色自從拐出鉄扉之内就要賣他下水只因有孕在身不知是男是女豈肯把自己的骨血生養在门戸人家到後来出乖露醜所以躊躕不決此時見他落下胎来方纔定了主意就把主婦兩个連夜帶入京師寓在房中尋人貨賣但凡賣良為娼定要做个圏套瞞了本婦只說有親眷在此託他尋房居住纔好領人来看〻中了意纔好騙他過门京師裡面有个馳名的鴇母叫做頤仙娘一見玉香就知道是椿奇貨照媒人所說的身價一〻天平兌出来連如意也買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了過去依舊做了鬟服事他權老實未賣玉香之先還刻々以報讐為吏没有一毫轉念及至賣過玉香之後就有些過意不去漸々的懊悔起来反覆思量道我聞得佛經上說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我自家閨门不謹使妻子做了醜事烏知不是我前生前世淫了人家的妻子故此罰我到今生今世把自家的妻子還人也不可知我只該逆来順受消了前生的蘖障纔是為甚麼又去淫人家妻子造起来生的蘖障来就是要報仇既然與他睡過幾夜消了隱恨也就罷了為甚麼又賣他為娼把一人之妻做了萬人之妻難道我與他丈夫有讐天下的人都與他丈夫有讐不成賣他一个為娼罪孽也當不起了為甚麼又把个無辜使女也隨他賣下水去難道主母有个丈夫與我有讐他也有个甚麼丈夫與我有讐不成權老實想到此処不覚搥胸頓足自家恨起来知道從前的吏俱已做錯可挽回只有个懺悔今生預修来世之法就把賣人所得的銀子施捨與殘疾窮苦之人自己把頭

髮剪去半截做个頭陀的樣子往各処雲遊要訪个眞正高僧求他剃度後来遊到括蒼山中遇著孤峰長老知道是一尊活佛就摩頂皈依了他苦修二十年成了正果這是後来話如今且說玉香小姐墮落風塵之事他與如意兩个走到賾仙娘家看一看動靜就曉得不是良家的光景墮入奸人之計不消說了俗語說得好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就是貞烈婦人跨進這重門檻也跳不出去何况是已經失節不十分肯怕男子的人只把自己的来歷對仙娘說過

飄

一遍就安心貼意做起青樓女子的行徑来少不得進了娼門定要改个姓名取个表字好待嫖客稱呼他便改名換姓作者還叫他玉香也與權老實一般省得人看花了眼初到的一晚就有个大財主来嫖他嫖得一夜第二日就要起身賾仙娘再三苦留他只是要去臨去的時節分付仙娘道你這位令愛容貌丰姿件件都好單少那三種絶技强將手下不宜有此弱兵你還該傳授他傳授纔是我如今暫別待你傳授他會了再来請教也不遲了說這些話竟飄然去

了他為甚麼原故說起這些話来原来頤仙娘生平有三種絶技都是婦人裡面不曾講究過的他少年時節容貌也只平常筆墨之吏也不會竟享了三十多年的盛名與他相処的都是郷紳大老公子王孫平常的人求一見而不可得就到四五十歳做鴇母的時節還有富貴之人去嫖他就是為他那三種絶技第一種是俯陰就陽第二種是聳陰接陽第三種是舍陰助陽他與男子幹事不要男子弄他都是他弄男子教男子伏〻貼〻仰面睡了他爬上身去把陽物插入陰中立起来套一陣坐下来揉一陣坐下来揉二陣又立起來套一陣別的婦人弄了幾下就要脚酸腿軟動不得了他那一雙膝竟像銅澆鉄鑄的一般越弄到後来越有気力不但奉承男子他自己原有樂処常對人說道教男人幹事就像央人搔痒一般定有幾下搔不著不若自己抓撓分外著痒再沒有一下落空這就叫做俯陰就陽是他頭一種絶技他有時睡在底下與男子幹事的時節再不教男子一人著力定要把自家的身子聳動起来慨濟

他男子抵一抵他迎一迎男子抽一抽他讓一讓不但替了男子一半气力他自家也討了一半便宜省得裡面的玄関一時攻抵不著常對人說道天下快活的事不是一个人做得来的陰也要湊陽也要湊陰湊到半中間恰好遇著自然快活起来這纔叫做陰陽交媾若還女子不送不迎只叫男人抽抵何不把泥塑木雕的美人腰間挖一个深孔只要伸得陽物道進去就可以抽送得了何須要與活人幹事所以做名妓的人要曉得這種道理方纔計得男子的歡心圓得自家的快樂這就叫做聳陰接陽是他第二種絶技至于舍陰助陽之法一發玄妙不過他與男子幹事再再不嘗使有限的陰精洩于無用之地每丟一次使男子受他一次之益纔不懊悔不然竟像失落了錢財做差了事體的一般完事之後之然要嗟歎不已他是怎麼樣的法子能使男子受益凡到將丟之際就分付男子教他把龜頭抵住花心不可再動他又能使花心上的小孔與龜頭上的小孔恰好相對一線也不差預先把吸精之法傳授了男子

到此時陰精一洩就被男子吸進陽物之中由尾閭而直上徑入丹田這種東西的妙処不但人參附子難與爭功就是長生不老之藥原不過如此這種妙術是他十六歲上有个異人来梳攏他無意之中說出這種道理被他学了過来遇著有情的嫖客就教他如此如此嫖客依他做来無有不驗與他宿過幾夜不但精神加信連面上的顏色光彩起来人都說是仙女轉世所以叫他做頤仙娘這種道理既然傳與嫖客那些嫖客就該到自己家裡去做不消用著

他了要曉得吸精之法雖然可傳那對著精孔之法是傳授不去的要在幹事的婦人善于湊合這些關竅只有他肚裡明白別的婦人那裡湊合得来妙在天下婦人皆逆惟有他一人獨悟所以叫做絶技玉香初到的名是慕頤仙娘善戰之名只說是他操演出来的人再沒有不講兵法之理況且這个財主又生得極肥極胖上床的時節伏在玉香身上抽得四五十抽就鼻息如雷喘个不住流水爬下肚来抱玉香上身去幹玉香平日是个以逸待勞的人何曾做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已當作己

過這般雜事就是倒澆幾次蠟燭也要男子捧住他下身送起送落他居其名男子任其實的那裡能勾把嬌怯々的身上做起狠巴々的事来套不上十下就腿酸脚軟滚下肚去嫖客見他這番勾當尚然不會那兩椿絶技一発做不來了就與他草々完事雖到天明要嫖又嫖他不得要不嫖又捨他不得所以臨行之際有這一番叮嚀仙娘送了嫖客出門就説他粧嬌作態不會奉承把這樣一个大老官接得一曉就打發開去以後怎麼樣趂錢拿了家法就要鞭扑起來玉香跪在地下再四哀求方繞饒了个初犯仙娘戎仵之後就把那三種技藝日夜與他講究自已同嫖客幹事就敎他立在面前定精細看會與不會好當面指敎他々與嫖客幹事自己也坐在面前定精細看是與不是好當面提醒他俗語説得好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玉香一来惧怕鴇母的法度不敢不学二来要圖自己的名声不得不学只消一兩月工夫把三椿絶技都学會了技藝與仙娘一般而姿容筆墨更出其上那些車馬闐门應接不暇的光景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自然不問可知一時聞名動京師沒有一个鄉紳大老公子王孫不来賞鑒他更有兩个大老官極肯破鈔宿他一晚定有一二十金之贈所以玉香看銀子面上極奉承他你道這兩个大老官叫甚麼名字原来就是瑞珠瑞玉的丈夫一个叫做臥雲生一个叫做倚雲生因在京裡坐監聞得玉香的盛名兄弟兩个爭先拜訪起先是臥雲生瞞了阿弟先去嫖了幾夜後来是倚雲生瞞了阿兄也去嫖了幾夜兩个你瞞我々瞞你都只說他雖是门户中人倫理二字一般也是曉得的沒有个接了阿兄又接阿弟接了阿弟又接阿兄之理那裡曉得娼妓人家是只顧錢財不顧倫理的莫說兄弟同科是他裙帶底下的常事還有祖孫父子个々接到竟把小々一物做了三代宗祠使老幼尊卑同在裡面出入的都有後来兄弟兩个彼此盤問出来索性把他包在寓中大家公用不但兄弟同科又且師弟同门連香雲的丈夫名為軒々子者也時常點綴與他雖過一兩夜竟有些老當益壯起来方纔曉得玉香的陰物竟是一味補藥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若娶著這樣妻子竟不消躲避差傜了臥雲生兄弟兩个在監裡坐了一年偶然想起故鄉要回去看看妻子省得他少年之人思想丈夫要憂鬱成病就央了一个人情求大司成給假數月大同成准了子弟三人別了玉香一同回去到家之後少不得三位佳人替丈夫接風之後就問一向在外嫖了幾个女客相処了幾个龍陽比在家的時節快活多少三位丈夫少不得把相処玉香的話陳說一遍又把那三種絕技次節誇張出來只有多說幾句再沒有少說幾

句之理香雲姊妹三个第二日爬起来各述所聞都是一般託事瑞珠瑞玉道我不信婦人之中竟有那樣怪物這等說起来我们三个都是沒用的了這些話還是他们三个通用造出来的見得天下的婦人只有我们不濟好激勵我们用心幹事意思香雲道這樣的事再瞞不得我們相與的人他生平見廣識多若有這一種妓婦他畢竟曉得等他進来的時節大家向一向就是了瑞珠瑞玉道也說得是一日遇著清明佳節三个的丈夫一齊出去掃墓要到第二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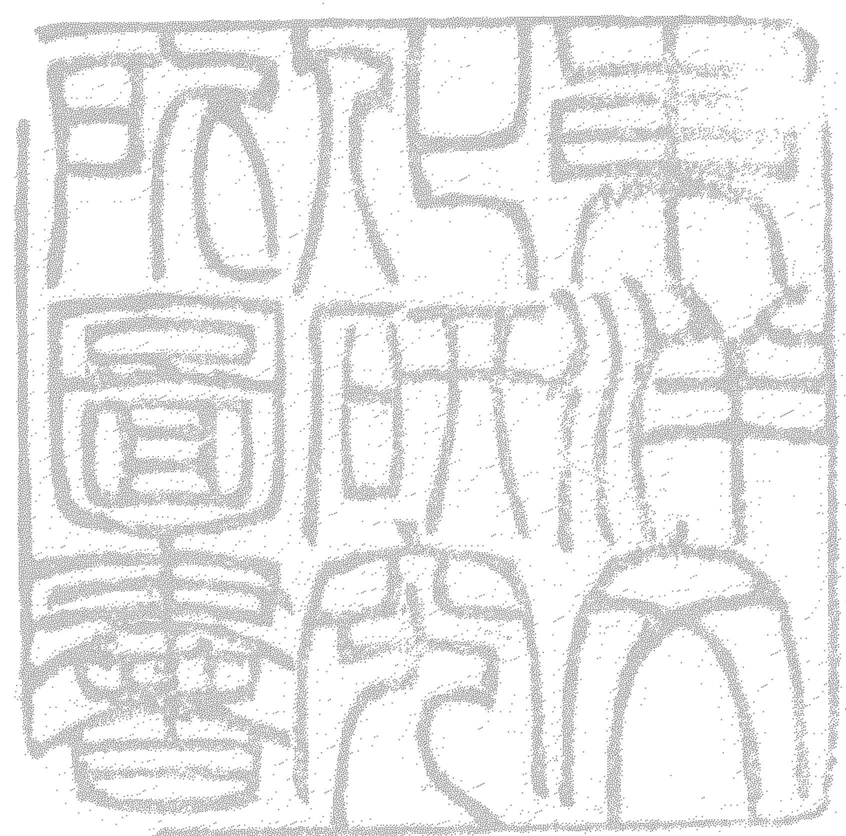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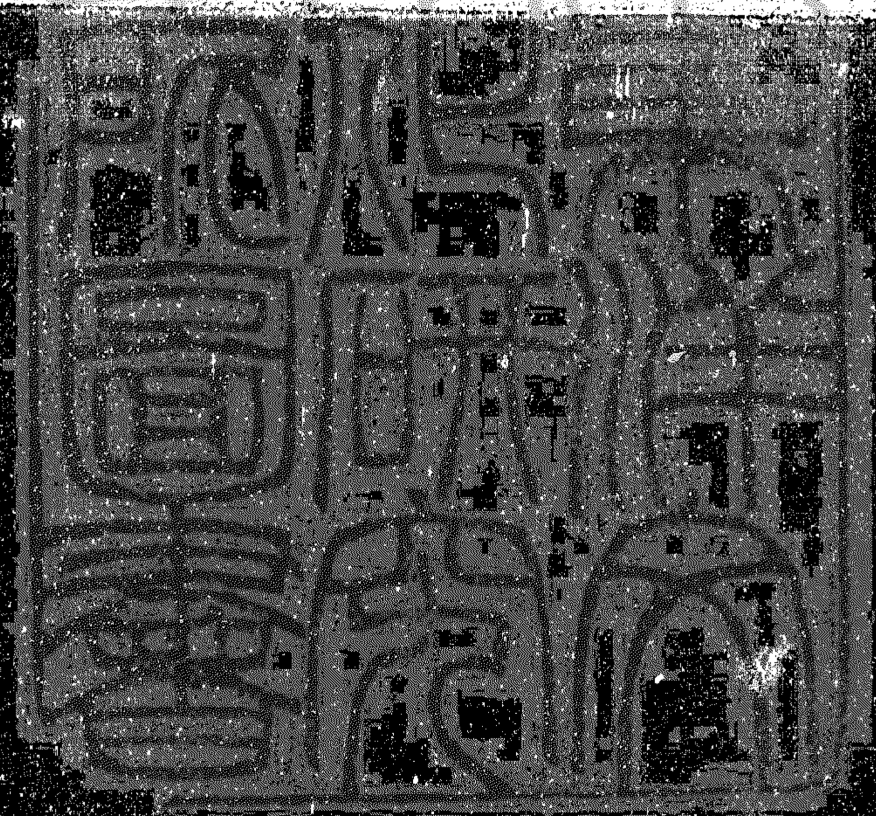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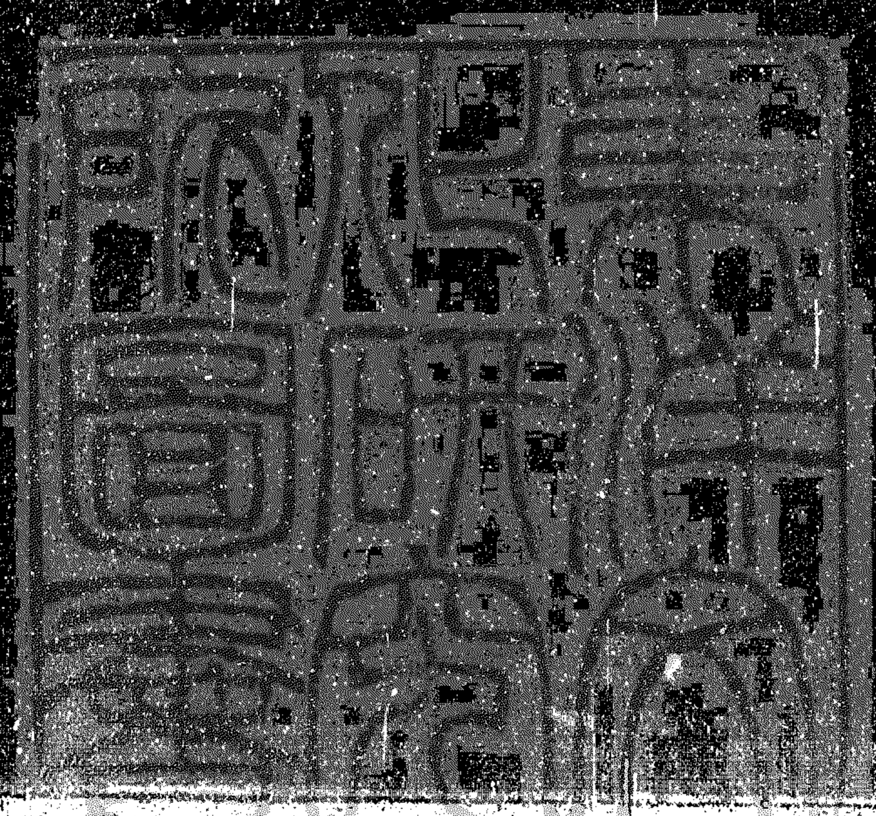
日回来就教了鬟請未央生進去相會一見了面就把這椿疑事向他未央生道天下的事奇〻怪〻何所不有或者妓婦裡面有這一種怪物也不可知這个婦人既在京師我總有一日遇著也待我嫖他一夜若對得我過的人方纔是个真怪物他们那樣的男子那裡試得好婦人出来四个人說了一會宿了一晚未央生第二日出来心上躊躕道他们三个丈夫說来的話如出一口可見這一椿事是真的了當今之世有這樣異人難道好不去會他一會標致女子我雖然相処得多再不曾遇著个會幹事的也是一椿缺典况且我的精血被這四五个婦人也耗得了多正要学个採戰之法滋補一滋補那个妓者既有這許多妙術我只消嫖他一夜把个吸精之法傳授過来就一生一世受用不盡了這樣便宜的事為甚麼不做主意定了就要先回故鄉看一看妻子然後束裝進京去訪那个名妓他這一去不打緊有分教觸翻東嶽洩不盡憤懣之胸搠盡西江洗不浄羞慚之色要知分解就在下回

淫

評

未央生之淫惡已造到極処若使其妻止于偷漢而不至于為娼人心猶不痛快即使為娼止接他客而不及香雲姊妹之夫人心猶不痛快一部淫書看到結頭無一人不報無一事不報稍有風流罪過之人未有不通身汗下者如此淫書不可不多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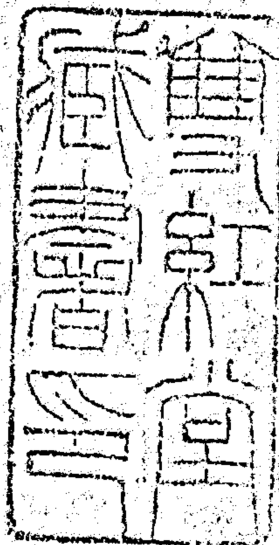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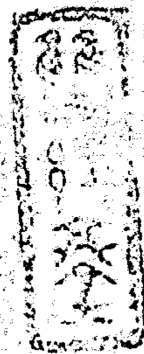
肉蒲團　十九二十回

大尾

双紅堂
小説
96(1/0)



第十九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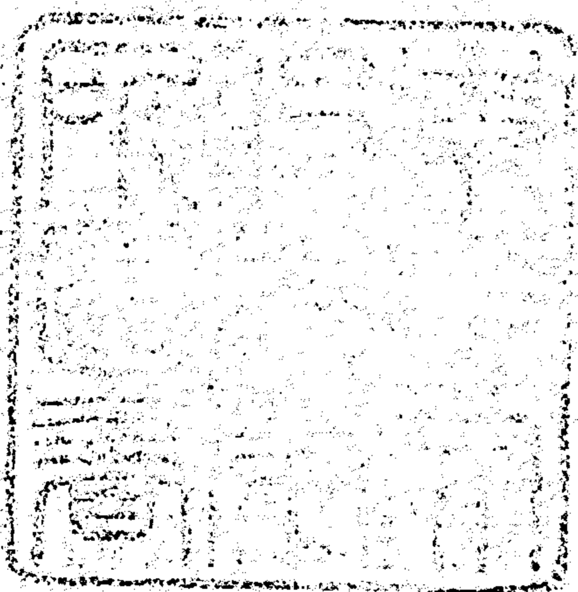


孽貫已盈両処香閨斉出醜　禪機將発諸般美色盡成空

評云

桃黄魏紫本来濃　佛法何言色是空
不到受芳零落後　那知佛眼未全矇

未央生館行之際走去辭別賽崑崙把家中之事文託與他求他照會賽崑崙道託妻寄子的事不是輕易任的寄子容易託妻甚難况是个豪富的人只



2028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好替你料理薪水不能替你防守闺门賢弟去後若是柴米欠缺盤費短少只管来取其餘的事包不淂許多賢弟自家回去分付未央生道小弟所記之事单為薪水不慮闺门闺門裡面的事小弟都分付過了你弟婦是个過来人比初嫁丈夫的不同天下中用的男子不過像權老实罷了他尚且嫌他不濟要跟小弟終身料想男子裡面沒有第二个小弟了老兄不消過慮賽崑崙道也說得是只要賢弟信得過就是劣兄受託也不妨了未央生別過賽崑崙就写

一封蜜扎四首情詩寄别花晨豊香雲姊妹又與艷芳綢繆几夜方纔起身不一日到了故鄉走到鉄扉道人门首献了半日再献不开心上暗喜道原来家中的门禁還是這等森嚴料想没有閒人進去我就再遲几年回来也是不妨的了直敲到晚方纔有个人影在门縫裡面覷一覷未央生看見曉淂是鉄扉道人聽見流水把门開了接他進去未央生走進中堂見過了礼少不淂坐下地来就问起居先候岳丈的台候後问令愛的清吉道人歎一口氣道老夫的身體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倒還粗安没有甚麽病痛只是小女不幸自賢婿出门之後就生起病来睡臥不安飲食不進竟成了憂鬱之症不上一年就物故了說到這一句就放声痛哭起来未央生道怎麽有這等異事說得這一句也就捶胸頓足倍他痛哭起来哭了一陣又問靈柩在那裡如今葬了不曾道人道停在冷屋之中等你回来見一見纔好安葬未央生就教開了冷屋伏在靈柩上面又從新哭了一塲方纔安息你道這口棺木是從那裡来的原来是鐵扉道人見女兒跟人逃走不好說得一来怕鄰舍取笑二来怕女婿討人只得買口棺木回来封釘好了只說女兒病故停在家中既可掩衆人之耳目又可免女婿之追求未央生因他平日至誠料想没有虚詐况且自己出门之日正是妻子得竅之時慾火炎蒸不能発洩憂鬱成病而亡原是理之所有的事所以並不疑心又有自怨自艾之意就請了幾衆高僧做三日三夜好事追薦亡靈叫他早生早化不要怨恨丈夫貪戀女色在陰司吃起醋来做活捉王魁的故事追薦之後仍以游学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為名、別了道人、往京師進発、要学滋補之方、難辭跋
涉之苦、受盡許多労碌、纔到京師安頓了行李、就去
訪問佳人、訪着了住処、就去登門請見、誰想玉香数
日之前、被一个大老官請去睡了数日、只不肯放他
回来、仙娘回覆了未央生、未央生乗興而来、不想盡
興而返、只得回到寓中、候了一両日、又去拝訪仙娘
道、小女昨日有信回来説、今日靠晩纔到、若有佳客
不妨留住了等他、未央生大喜、就送嫖金三十両、隨
他留客、残夜還有多件私禮、待他回来面送、仙娘収

了嫖金、又對未央生道、如今天色尚早、相公若有別
事、去轉一轉了再来、若還没有別事、就在這邊等也
罷了、未央生道、不遠千里而来、止為求見令愛、並無
別事、仙娘道、這等到小女房中坐下、或是看書或是
睡覺、待小女一到、就来奉陪、老婦還有些俗事、要去
料理、恐怕不能相伴、未央生道、不要相拘、有尊事只
管去做、仙娘把未央生領進房中、分付一个小妝教
他一面燒香、一面煎茶、服事、未央生看書、未央生只
要將養精神、好到夜間幹事、就從午前睡起、直睡到

薄暮方纔爬下床來取了一本回書正在那邊翻閱只見紗窗外面有个絕標致兩婦人把他張了一張就慌忙急促跑了開去却像要躲避他的一般彼時那个小姑正在房中未央生同他道方纔張我的人是那一个小姐道就是我家姐々未央生看見那些光景怕他有拒絕之心就不等他進來竟走出去請見玉香起先張了一張認得是自己的丈夫只說有心來把他所以慌了手脚去同鴇母商量要尋去路不想走到仙娘面前還不曾說話就聽見未央生走

出來要尋他相會一發慌上加慌沒了主意只對仙娘說道此人是接不得的不可使他見我說了這一句就跑到仙娘房裡把門窗緊閉声也不則睡在床上亂抖仙娘不知就裡只說他心上不愛所以不肯接他就去回覆未央生道小女又有信來說依舊被他留住還有一兩日不得回家却怎麼処未央生道令愛回家過了怎麼是這等說莫非怪我禮物輕微還要加厚些的意思麼仙娘再三掩飾只推不曾回來並無他意未央生變下臉來道方纔明々白々在

宮子外面張我一張就避了開去怎麽講這樣胡話就是礼物不周不曾招接自古道怪人須在腹相是有何物就同我相會一相會再把別話辭我也是辞得去的何須這等絶人已甚難道見我一面就被我描了樣去不成仙娘咬定牙關只照以前回覆未央生道我方纔看見一个婦人躱在你房裡去了若果然不曾回来待我搜一搜看若還搜不着我嫖也不嫖礼物也不敢竟是這等回去何如仙娘見他的話説得對針恐怕搜出人来不好意思只得把幾句好話挽回他道不瞞相公説来果然来了只因被个作孽的男子一連掏漉了幾夜身子竟弄壞了要將息一兩夜纔好留客的意思相公既然執意要見待我喚他出来就是了何須搜得未央生道這等待我自已去請省得説我来意不誠又要推託就跟定了仙娘立在房門外面一面敲請仙娘道我兒相公會你的意思堅切得緊你就出来會一會罷一連説上幾遍再不見則声未央生道若還再叫一會不見開門我只得要動粗了玉香看見勢頭不好又不得見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絲　加

面之後定要驚官動府如起刑來丈不得是一死不如死在未見之先還省得一場沒趣就解下束腰的線絛挐在凳子之上去尋自盡等得未央生打進房去他已吊死好一會了未央生看見丟出事來只要思想脫身那裡還看吊死的人是何面貌掉轉身來竟走仙娘見他逼死了人一把扯住道往那裡走我和你前世無冤今世無讐為甚麽把我養老送終的人活活逼死正在那邊嚷鬧只見許多嫖客一齊走到都是些公子往常嫖過玉香的連日因人接去不

得相見聞得回來了大家不約而同都來看他見說被人逼死就是自家妻子遇害也沒有這等傷心大家怒髮冲冠都有不共戴天之意就分付管家一齊動手把未央生捺在地下用毒柴短棍打了上千只有致命之处不曾受傷其餘的地方沒有一寸皮肉不被他搥得烏青打得爛打過之後就把鉄鍊鍊了鎖在死人旁要尋地方鄉保同來看過好領屍主報官未央生起先要想逃走所以不看死人此時打得骨損筋傷動撣不得又被鎖索鎖住料想脫不得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是

身落得相他一相看是个甚麽寃家就把人害到這樣地步及至走近身去把他面容頭腦仔細一看就大驚大怪起来心上思量道這个面貌些我亡過的妻子纖毫無異難道天下人的面孔竟有這樣相同的看了又想々了又看々到後面竟越看越像起来想到後面竟越想越見起来方纔悟到病死的話倘有可疑焉知不是跟人逃走丈夫不好說得弄口棺木騙我也不可知況且這个婦人若還没有虧心之事為甚麽見我就躲々到後面見躲不脫就尋起自盡来想到此処已有八分明白了還怕天下的人一般有像到極処的不可不驗个仔細記得妻子項門裡面有一个炙疤是不長頭髪的就把他鴉髻解散分開裡面来一看恰好有指頭大的一塊没有頭髪正在了然之際只見地方郷保一齊擁進房来査問致死的来歴好寫報呈来央生就說縊死之人是他結髪的妻子被人拐騙出来賣與仙娘接客自已還不曉得走来嫖他々自已虧心不敢見面所以懸梁自縊及至鎖在一処細看面容方纔認出来我這

番冤枉、亦不得要到官伸訴、只求早些到官、就見天日了、没有甚麼説得、衆人盤問仙娘、仙娘其実不知就裡、説他滿口胡言、総是支吾的話、衆人道、這个女子是甚麼人賣與你的、若是販稍的人、决不止販這一个、定有幾个婦人、一齊帶來、如今吊的人、雖然不會説話、只消把活的一同、就曉得了、仙娘道、我是一主一婢同買下來的、那个丫鬟現在家裡、叫來問他就是、説了這一句、就起身去叫如意、誰想尋了半日、再尋不着、只説他走了、那裡曉得並不曾走、竟躲在

仙娘床底下、被衆人看見、一把拖将出來、原來也為看見原主慌了手脚、同玉香兩个、一齊躲入房中、看見玉香吊死、未央生又打進房來、知道没有好処、所以鑽在床下、躲過這一刻時辰、再做區処、那裡曉得被人看見、拖了出來、衆人指着未央生、盤問他道、這个嫖客、你可認得他、如意的心上、還要打點不認、怎奈面上的顔色、口裡的声音、竟替他逓起認状來、衆人知道有些原故、再把刺書的話、恐嚇他一番、他就把玉香在家的時節、與某人通姦懐孕、怕父親知道、要

置他于死地只得跟了某人與自家一同逃走誰想某人負心賣他下水的話細々招了一遍與人知道情節就勸他兩下解交不必驚官動府一个逼死自家妻子料想決不抵命一个明中正契買婦人接客沒有問他拐帶之理只是這个使女同原主還要不要若要使贖他回去不要還留在這邊未央生到了這个時候只當是已死之人連自家身子都可以不要巴不得早死一刻也是好的那裡還要甚麼使女就回覆與人道論起理来定該到公堂上去求官府

扻

替我追究一番消々隱恨總是只恐怕氣使出了被人傳播開去名声不雅不如依了列位隱忍些罷這个使女既然做過娼婦也不便帶回由他在這邊罷了仙娘見他所說的話都是真情料想沒有後患就依與人処分開了鉄索追還嫖金打發他出去临去的時節還被那些嫖客教了一頓拳頭指在臉上罵了多少烏亀王八方總走得脫身未央生回到寓処捧傷就発作起来叫天叫地喊个不住睡在床上思量道我起先只說別人的妻子該當是我睡的我的

睡

妻子斷々沒得與別人睡的所以終日貪淫女色要討盡天下的便宜那裡曉得報應之理如此神速我在那邉睡人的妻子人也在這邉睡我的妻子我在別人的妻子還是私偷別人睡我的妻子竟是明做我占別人妻子還是做妾別人占我的妻子竟是爲娼這等看起來姦淫之事竟是做不得的我還記得三年之前孤峯長老勸我出家我再三不肯他就把姦淫的果報細々的說來勸我々還與他強辨說姦淫之事未必人々有報到如今看起來這椿債務再

沒有不還的了難道天公與我有餘寬待別人单々刻薄我一个不成我又說一人之妻妾有限天下之女色無窮若使姦淫了無限婦人就把一兩个妻妾還債也就本少利多不叫做吃虧了到如今打筭起來我生平所睡的婦人不上五六个我自家妻子既做了這椿勾當所睡的男子多則論千少則論百决不止幾十分了天下的利息那裡還有重似這椿的孤峯又說這種道理口說無憑教從肉蒲團上參悟出來方見明白我這幾年的肉蒲團也坐得勾了肉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蒲團上的酸甜苦辣也嘗得透了此時若不醒悟更待何時今日受人這番凌辱也不叫做打也不叫做罵分明是孤峯長老的捧喝假手人要逼我回頭的意思我如今就不回頭也無顔帰故郷了不如做个急流勇退之人寫一封懇切的書寄與寶崑崙教他尋一分人家把艷芳打発出去兩个孩子随他帯去也得留與寶崑崙撫養也得我自家一个竟経括蒼山中尋着孤峯長老跪他一面二十个响頭賠了以前的不是從後求他指透迷津引帰覚路何等不

妙定了主意就要寫書寄與寶崑崙怎奈兩隻手臂都被衆人打傷寫不得字將養一月有餘手臂好了正要寫書恰好寶崑崙有書寄到折開一看説家中有緊急之事教他聞信之日即便起身不可羈留一刻又不説緊急之事是那一樁未央生心上猜疑道不是大人生病就是孩子有災料想没有別事及至盤問來人他只是不説直等問到極処方纔吐露出來原來見他第二房夫人也學令正的故事跟人逃走去了問他跟甚麼人逃走來人道莫説我家不知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就是府上的了頭伴當也不曉得只說未走之先夜々聽見床上有些响動及至起來的時節又不見有个人影一連响了十幾夜那一日清早起來只見重门洞開尋覓二娘竟不知那裡去了故此家主一面緝訪一面着小人前來追尋相公回去未央生嘆曰氣道這个信个來又是一番捧喝了可見奸淫之債斷々然是借不得的借了一倍還了百倍也勾得緊了誰想自己依舊當不過只要家裡有婦人又要從頭還起這等看起來連那兩个血塊也不要認做好東西為知不是還債的種子我也慮不得許多且待見了孤峯再央他商量後事就研起墨來寫一封決絶的書回覆賽崑崙道

淫姤私奔不足為奇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常理也故鄉之事亦復類此自知罪悪貫盈當有此報魔障消除之日即道心発現之期不返江東経帰西土所恨者禍胎未滅猶存二孽于懐中皆累故人延其喘息俟見我佛後當借恵劍除之耳草々復

盡

打発回書去後、就收拾起身起先的意思還要把書笥帯在身邉做个沙弥服事後来想了一想惟恐狭童在側又起淫心不如不見可欲使心不乱竟教書笥跟了来人也発他回去自己単身獨往俗語二句説得好一年吃蛇咬三年怕見爛草縄即未央生打発書笥之謂也

評

作書本意直到此回乃見凡看肉蒲團者別回只看一遍此回與下回能看三四遍者即會看

、、、、、、、、、、

第二十回

布袋皮寛色鬼奸雄齊攛入　旃檀路濶冤家債主任相逢

詩云

不是冤家不到頭　冤々相報幾時休
闢條呉越相逢路　留與夫差勾践遊

却説孤峯和尚自從放過未央生不曾收得他住就時々刻々自家埋怨起来説畢竟是我法力不高婆心不切看了情魔色鬼從面前走過都都不能收縛

任他任他流毒于蒼生肆悪于閨閫此非本人之罪乃老和尚之罪也既不能縛䍐收魔要這皮布袋何用就拿去掛在大门外面松樹梢頭又劄一塊小板寫幾行細字釘在松樹上道

未央生一日不至皮布袋一日不收皮布袋一日不爛老和尚之心一日不死但願早收皮布袋免教常坐肉蒲團

這件東西却也有些古怪自從未央生去的那一日在松樹上掛起掛到如今已是三个年頭一千零幾百日了不但一些不爛反覺得比未掛之先倒硬挣起来未央生走到的時節遠々看見樹林之上懸着一物只說是件衲衣掛在上面晾亮的及至走到门前纔曉得是个皮袋又把這两行小字念了一遍就不覺號啡痛哭起来不消到見面的時節纔磕响頭先把這條木板當做孤峯的法像一般跪在松樹旁邊不知拜了幾十拜然後爬上樹去取了皮布袋下来頂在他面前不住的磕中恰好又遇着孤峯打坐就跪在他面前不住的磕頭從入定之初磕到出定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參

及早當作老早

之後約有三个時晨就像童子拜观音五十三參一參有許多拜數豈止一百二十个响頭而已孤峯走下蒲團一把挽住道賢居士重来賜顧是盛情了為何行此重禮快請起来未央生道弟子賦性愚蒙懊恨當初不曾受得教誨以致肆意胡行把種々落地獄之事都做出来如今現在的陽報雖然受了將来的陰報還不曾受要求老師父及哀憐收在法座之下使弟子懺悔前因皈依正果不知老師父可肯收納孤峯道你既然收我的皮袋進来畢竟看見那兩

這裡和尚道請问賢弟你莫非就是未央生麼頑石道正是然两个人一齊走下蒲團各人賠了个不是然後对着孤峯一来共訴原情二来各陳罪犯孤峯大笑起来道好冤家好对頭一般也有相會的日子早知今日何不當初虧得佛菩薩慈悲造下這條間路使两个冤家行走一毫不礙若別條路上相逢今日就用支不得了你們两个的罪犯原是懺悔不得的虧那两位賢德夫人替丈夫還了欠債使你們肩上的担子輕了許多不然莫說修行一世就修行十世

也脱不得輪廻免不得叔數我如今替你懺悔一番求佛菩薩大捨慈悲倒要看那两个妻子面上寛待你们一分可憐這些婦人都見起得牌坊掛得扁額的只因男子好淫就使他做了淫婦替丈夫還債陽間還了債陰間又不勾帳在男子固不足惜可不難為了還債的婦人枉做一生醜事說了這些話就教他两个跪在佛前自己念起經來替他懺悔懺悔之後頑石又向孤峯道請問師父譬如姦淫之人既有妻子又有女兒妻子還過了債那懷抱中的幼女

也可以赦得他過後來再不還債了麽孤峯摇頭道赦不過赦不過姦淫的人只除非不生女兒就罷了生下女兒來就是个還債的種子那裡赦得他過未央生道不瞞師父說弟子不幸現有两个債種在那邊照師父說來將來定是不赦的了弟子要別師父回去用意剗除了孽根只當生下來的時節一盆水淹死了不曾領起來的一般只怕也没有十分罪過孤峯合起掌來念声阿彌陀佛道如此悪言不該出于你之口入于我之耳那裡有受過法戒的和尚還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在家之人該殺不 父 那

想殺人的道理且不要說出家之人戒殺不戒殺先问那在家之人該殺不該今尚在襁褓之中並不曾壞事你将何罪去殺他若等他壞事之後然後去殺那還去的債又追不轉来了枉下一双毒手總来只是不殺的妙頑石道爲今之計當用何法以処之孤峯道的两个孩子不是你的女児是天公見你作孽不過特地送與你還債的古語說得好一善可以解百悪你只是一心向善没有慱移或者有个回心慱意的天公替你收了轉去也不可知何須用

甚麽恵劍頑石點之頭道師所言極是弟子聞命了就從這一日起断了内顧之憂一心奉佛又過了半年正在禅堂之上與孤峯講話只見有个長大漢子闖進门来頑石抬頭一看原来就是賽昆崙先把佛像参謁過了然後與孤峯行拜見之礼頑石對孤峯道這不是别人就是弟子的盟兄叫做賽崑崙姓常曾對師父說過是当今第一个侠士能于不義之中做得有義之事出来的人孤峯道莫非是那位穿窬豪傑生平有五不偷的人麽頑石道然也孤峯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道這等是一尊賊菩薩了貧僧何人受得菩薩的拜
起就要跪下地去拜還他那裝拜賽崑崙一把扯住
道師父不肯受賊子之礼想是要損出法门的意思
麼歹子賊便是个賊這一副肚腸還比不做賊的畧
好些今日輕造宝山一來為訪故人二來為參活佛
師父若不受拜是絶人向善之路堅人作惡之心可
見天下的人只該做暗賊不該做明賊只該做衣冠
之賊不該做穿窬之賊了如何使得孤峯道這等說
貧僧到不敢固禮了賽崑崙又与頑石見過了禮參

後分賓主坐下對孤峯叙了幾句寒温就立起身來
要與頑石到背後去說話頑石道小弟以前的事都
與師父說過了家中有甚麼隱情不妨面講這尊活
佛是曉得過去未來瞞他不得的賽崑崙聽了這句
話就依舊坐下來與他叙家常之事說自己謀事不
忠失信于朋友不但不可託妻亦且不堪寄子今日
相會甚覺無顏頑石道這等說起來想是家中的孽
障又有甚麼原故了麼賽崑崙道便是這等說不知
甚麼原故那兩位令愛（ムスメ）又不出痘又不驚風好々的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睡在床上、就一齊死了、臨死那一夜、兩个乳母都在睡夢之中、聽見有人叫喚說、他家的帳目都已筭清、用你們不着了、跟我回去罷、及至醒轉來把孩子一摸、就是沒用的了、這樁事着實有些古怪、頑石聽了這句話、且不回言、竟走到佛前去拜了幾拜、又在孤峯面前拜了幾二、然後對着賽崑崙把自已惧怕女兒還債終日憂愁、師父教他一心向善、自有个回心轉意的天公收拾轉去的話、述了一遍、說如今孽障消除、乃大幸之事、老兄該替我賀喜纔是、怎麽說

起負託的話來、賽崑崙聽了這些言語、不覺毛骨竦然、停了一會、又對他道、方纔說的是凶信、還有一个喜信、對你說一說、使你暢快一番、頑石道有甚麽喜信、賽崑崙道覺芳那个淫婦、背你逃走、其實可恨、小弟終日緝訪他、再緝訪不着、誰想被个和尚拐去藏在地窖之中、被小弟無心看見、替你除了這个孽根、你道這一樁事、暢快不暢快、孤峯道、他藏在地窖之中、也可謂極穩的了、為甚麽又被你看見、賽崑崙道、那个和尚住在三叉路口、慣要謀要謀財害命的弟子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打聽他有無數銀子藏在地窖之中。那一夜走去偷他。誰想他睡在床上。與婦人說話。那婦人的声音與艷芳無異。我躲在旁邊細聽。只見說到後面竟把芳子與高徒的名字都說出来。說當初的原夫叫做權老実。雖然粗俗些。倒是一馬一鞍。沒有第二个婦人分他的寵愛。誰想某人替某人做事。把他老騙上手強娶過来。去了自家妻子。終日去走那路。教他獨守空房。況且来到後面精力衰微。應付不過。又到遠処去躲避差徭。不曾家人的死活。這樣薄倖男子。我為甚麼跟他弟子。聽了這些話。不覺怒氣填胸。把持不住。虧得有一口利劍帶在身邊。就掀帳子来。一劍斬下去。把兩个身子。分為四段。然後點起火来搜尋財物。約有二千餘金。都被弟子取了回来。恣意揮霍。濟了無限的窮人。做了許多的好事。請問老師。又你說這兩个男女。該殺他不該殺他。這一主錢財。該取他不該取他。頑石道。殺也該殺。取也該取。只是那兩个男女。該是天殺。不該是賢居士殺。那一主錢財。該是官取。不該是賢居士取。這椿事。痛快是極痛快的

了只是天理王法上還有些說不去只怕陰陽二報終有取不免賽崑崙道人情合于天理只要人情痛快就是天理昭張有甚麽說不去弟子做了一世賊不曾弄出事來難道單為這頂銀子就犯了王法不成孤峯道居士不要這等說天理王法兩件事都是一絲不漏的傷了天理犯了王法的人没有一个不報只有遲早之分報早的倒還輕些若是常這不報忽然発作起來只怕就當不起了那个做和尚的犯了淫色之戒做婦人的犯了私奔之條天公自然會

誅殛他難道少了雷神霹靂定要假手于人去殺他不成就作要假手于人个々有手為甚麽不去假他單要借重你一个難道只有你這双手是殺得人死的不成大權不可假人太阿不容旁落殺人的大事天公不能主持使有罪之人依舊被有罪之人取殺豈有付之不問之理取以將來的陰報定不能免或者比殺良善之人不同罪過畧々輕些也不可知居士這椿營業既然做了一生料想你的大名是没有一个衙門不知没有一个官府不曉的俗語說得

好人怕出名猪怕壯你偷來的銀子雖然濟了窮人
做了好事別人不信只說也有个地窖藏在家中少
不得有个尋着你的日子你往常取得的財物若是
然藏在家中還好送去買食只恐怕濟窮人做好事
的銀子一時追不轉來就有性命之憂了所以將來
的陽報定不能免只怕發作得遲倒要比初犯的罪
孽畧重大些也不可知賽崑崙平日原是有些根器
的人只因性子不好人人惧怕他所以善言不入于
耳如今聽了這番言論就不覺動了悔過之心不消
強逼他竟有个反邪歸正的意思就對孤峯道弟子
所做的事原不是正人君子所為只因世上有錢的
人自家不肯揮霍所以要去取些出來替他做幾件
好事只想為人竟不想着自已照師父說來弟子作
孽多端陰陽二報是不免的了但不知從此回頭可
還懺悔得去孤峯指着頑石道他的罪孽比你還重
得多只因一心向善就感動了天心把還債的女兒
都替他收了回去這是你親耳聽見的話不是貧僧
附會出來的即此一推懺悔得去懺悔不去就知道

了頭石見他有向善之心不勝之喜就把自已三年之前只因不受師父的教訓所以肆意妄行來的報應句々合着他取言不可不以小弟為鑒的話砥礪一番賽崐崙定了主意當日就拜孤峰為師削了頭髪立志若修不上三十年歳家正果與孤峰頭一宗同坐化可見世上的人没有一个不堪作佛只因被財色二字束縛住了不能跳脱迷津超登彼岸所以使天堂之上地廣人稀地獄之中人稠地窄玉皇大帝清閑不過閻羅天子料理不来總是閑天鬧地的聖人多事不該生育女子設立錢財把人限到這般地步如今把兩句四書定他的罪案道始作俑者其惟聖人乎

評

開手処感激聖人收塲处又埋怨聖人使聖人歡喜不得煩惱不得真玩世之書也仍以四書二句為聖人解嘲曰知我者其惟肉蒲團乎罪我者其惟肉蒲團乎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